

民国上海
四才女之
潘柳黛



民国“上海四才女”中最长寿、最幸福的一位。
曾经活跃于南京、上海和香港的知名作家、记者和编剧；
与张爱玲齐名，又失和于张爱玲；
《退職夫人自传》的作者；
邵氏经典电影《不了情》的编剧；
经典老歌《忘不了》的真正填词人。

柳黛传奇

——民国上海四才女之潘柳黛传

LIUDAI CHUANQI 周文杰 著

内容简介

本书拂去了民国岁月的尘埃，勾勒了上世纪40年代海派才女作家潘柳黛的一生，显影了上海、香港文化界的一些历史轨迹。潘柳黛一生个性随和，为人率真，曾和张爱玲齐名，但相较于张爱玲，显得更加多姿多彩。她活跃于南京、上海和香港各大报章杂志，是知名的作家、记者、主编和编剧，也是上世纪40年代《退职夫人自传》的作者、50年代邵氏经典电影《不了情》的编剧、经典老歌《忘不了》的真正填词人。她是民国“上海四才女”之中最长寿、最幸福的一位。本书由潘柳黛晚年好友、澳籍女作家周文杰所撰，是至今唯一一本完整描述潘柳黛的文学传记。

ISBN 978-7-5396-3414-2



9 787539 634142 >

定价：30.00 元

柳黛传奇

——民国上海四才女之潘柳黛传

LIUDACHUANGI

周文杰 著



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黛传奇——上海四才女之潘柳黛传 / 周文杰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96-3414-2

I. ①柳… II. ①周… III. ①潘柳黛(1920~2001)—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371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0775

本书原出版者为台湾大都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中文原书名为《谁是潘柳黛》,授权由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简体字版于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出版人:唐 伽
责任编辑:刘 哲

策划人:刘 哲
装帧设计:尹 晨 周小田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0551)3358718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7.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出现了“四大才女”,她们是关露、潘柳黛、张爱玲和苏青。潘柳黛是在二十世纪末的“张爱玲热”中被推了出来的,但那只是在张爱玲身旁的一个影子而已。自从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首从尘库中发掘出潘柳黛的自传体代表作《退職夫人自传》后,潘柳黛才姗姗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坛,但世人仍不识潘柳黛其人其事。那么要问潘柳黛的全部身影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澳大利亚华侨女作家周文杰的新著《谁是潘柳黛?》(中国大陆简体版名为《柳黛传奇》)则为大家提供了较完美的答案。

周文杰原是南京市雨花台中学校长(高级教师)。她退休后曾编撰《江苏省教育志》,这期间曾写就教育界的蒋维乔、马客谈等名人传记;同时在美国和台湾地区的中文报刊上发表游记十多篇。移民澳大利亚后,十余年来她又在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文报刊上发表游记和人物传记、访谈录等。

有幸的是,周文杰在墨尔本结识了晚年的潘柳黛,因为她们同是 BOX HILL 耆英会会友。她俩性格相投,遂成挚友,从而见到了潘柳黛的不少作品,也得到潘柳黛赠送的作品剪报。这使本书作者对这位曾轰动上海、红及香港、显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新女性主义作家有了较多的了解,方知潘柳黛是一位记者、编辑、专栏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她还曾担任过副导演及客串演员,实在是一位具有多

元化优势和光彩亮点的女性精英。

2001年10月30日,潘柳黛不幸病故,作者以沉痛的心情写就多篇怀念她的文章,发表于澳洲《星岛日报》、《澳洲新快报》、《汉声》杂志等。后又走访潘柳黛生前好友,包括潘柳黛晚年加入的基督教会的神父和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的朋友等。遂于2004年9月,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文坛才女潘柳黛的冷暖人生》这一轮廓性的力作,顿获好评,在张爱玲著作的跟风出版中无疑是一道罕见的霞光,令人耳目一新。难怪该杂志社社长、编辑顾问成露茜在《编辑室手记》中赞扬该文:“对偏好‘文学’性传记的读者也有福了,享誉文坛的女作家潘柳黛在周文杰的笔下又活了过来。如果你没有看过《退职夫人自传》,你总听过《忘不了》这首歌吧!它们都是潘女士的杰作。《文坛才女潘柳黛的冷暖人生》叙述了不少她的故事,从四十年代与张爱玲的过节,一直讲到二十一世纪上了澳洲老人服务宣传的刊物的封面,使我们仿佛看到不同时期的她浮现在眼前。”

2005年1月,周文杰的著作《文坛四才女——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的旷世凄美的人生》出版了。在书中作者情有独钟地给潘柳黛以稍多篇幅,再获好评。是年3月4日,上海《文汇报》以《潘柳黛结怨张爱玲》为题,编者按语称“特别是对很多人所不了解的潘柳黛,更是花了不少笔墨”,赞扬此书。同年,周文杰的这本《文坛四才女》荣获中国第四届优秀妇女读物奖。

但是,作者不顾年过古稀许多,又再度奔波于上海、南京、武汉、香港等地的图书馆及墨尔本大学图书馆,终又从尘封中得到新收获。高兴的是又和潘柳黛的儿女取得了联系,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作者遂在掌握了如此翔实、丰富、厚重的资料的基础上,饱含对故友的思念之情,运用清新流畅的优美笔调,将潘柳黛的生平及其毕生对文学、新闻及电影事业所做的贡献,编著呈现在她的《柳黛传奇》之中。尤其是作者将潘柳黛的亮点及其主旋律,即她的成熟的恋爱、婚姻、家庭的价值观介绍给读者,它不仅在当时,即便对今日的青年一代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柳黛传奇》是一本填补了历史空白的拓荒之作,也是一本宣扬女性主义魅力的优秀产品。

《柳黛传奇》以独领风骚的姿态,跻身于当代中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文学和新闻及电影之林,并享荣誉。



2011年1月于墨尔本

目 录

序 言 /001

四大才女,影响深远 /001

家道败落,乱世新苗 /007

就读师范,雏凤初鸣 /012

漂泊南京,初尝凄苦 /016

《京报》就职,记者生涯 /020

开辟《信箱》,指点迷津 /025

短渡日本,上海成名 /028

直言抒怀,声援弱者 /037

走进艺坛,访荀慧生 /043

活跃影界,赞顾兰君 /048

颂白玉薇,情深谊厚 /051

玉薇北归,柳黛黯然 /056

座谈影片,置评如箭 /061

作家聚谈,说古道今 /065

重评文友,感慨良多 /068

出言辛辣,失和爱玲 /074

纪实报道,展示乱象 /079

小报调侃,意在取乐 /086

舞“热带蛇”,做准新娘 /090

结婚大喜,轰动沪上 /095

婚礼贵宾,友情绵绵 /103

新婚燕乐,抒文自乐 /109

苦涩婚变,喜得爱女 /113

抗战胜利,多岗谋生 /117

《退职夫人》,一鸣惊人 /121

孤身赴港,卖文为生 /124

传承影史,喜谈白光 /129

尖刻调侃,戏谑菁清 /136

小生大亨,好评严俊 /140

两赴南洋,风情万种 /143

电影编剧,名扬香江 /152

编《不了情》,享誉亚洲 /157

客串演出,招获好评 /161

主持影刊,寓教于教 /166

吸引影迷,组织联欢 /172

钟情林黛,心照神交 /178



港影万象,荣入邵氏 /188
主编《嘉禾》,赞李小龙 /196
叫好金钗,影刊留痕 /203
笔下生花,喝彩燕妮 /206
改编《迷惑》,尹氏上映 /209
开辟专栏,为君解结 /212
生性好强,易得罪人 /219
《翡翠》园地,散文如花 /222
香港笔会,荣任理事 /225
支持控诉,代笔成卷 /228
广受好评,美文长存 /230

重组家庭,痛失夫君 /233
别离香江,移居澳洲 /237
享受福利,颐养天年 /240
婚恋指南,发人深思 /246
入基督教,浮华消退 /248
采儿访女,再现生平 /254
斯人离世,余音绕梁 /258

生平著作年表 /262

参 考 书 目 /271

后 记 /273

1952年4月，张爱玲获香港大学复学通知，7月的一天，她冒着烈日乘着南下的火车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并使她一举成名的上海，经过罗湖到达香港，为节约开支，她住在香港半山的一家女子宿舍。有一天，一位熟悉四十年代轰动上海滩的关露、潘柳黛、苏青、张爱玲四位女作家的朋友来看张爱玲，闲谈中这位朋友告诉张爱玲说，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冷冷地回答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显然有些不悦。朋友清楚张爱玲余气未消，马上改换了话题。

张爱玲果真不认识潘柳黛吗？据上海《杂志》1944年公布的《女作家聚谈会》，她们是一道受邀的与会者；据作家柳浪1945年在《大上海报》以《张爱玲与潘柳黛》的撰文证明，她们曾同台演戏，他说：

《古今》、《天地》等七家杂志编辑，将与名演员在元宵节演《秋海棠》于“兰心”^①。女作家张爱玲、潘柳黛亦参加演出，张饰罗湘绮，未知能否胜任；潘饰一老娼子，则颇为适当。——其实张、潘二人，可说也上过舞台，盖丽华前次所演《甜甜蜜蜜》中，最后有二人暂充“临时情人”之老处女出场，一衣清装，一则矮胖，固即影射“彼美”也。

①笔者注：“兰心”为上海兰心戏院。



潘柳黛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似乎都很陌生,读者只能在某些作家撰写张爱玲的著作中见到她的名字,在那些作家笔下似乎又都对她不屑一顾,直言不讳地说她妒忌张爱玲,甚至于讥讽她不过仅仅写过一本《退职夫人自传》而已,等等。那么潘柳黛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

那要追溯到上世纪那一段屈辱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从1937年对中国侵略的那一天起,始终把上海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处心积虑地想长期控制和进行掠夺。有目共睹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侵华战争,进攻上海后遭到驻上海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抗击,战况胶着。后中日双方代表在沪谈判,5月签订战协定。但日本的侵略并未停止,1937年日军又制定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8月13日,日军在上海以租界为依据,向八字桥一带中国守军挑衅,同时日舰炮轰上海市中心区,中国驻军被迫还击,日本海战队即于汇山码头登陆,向闸北、虹口进犯,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由此爆发。这就是著名的上海“八一三”事变。

“八一三”淞沪战争是抗战时期最酷烈的战争之一。日军对上海城乡进行持续的空中大轰炸,大面积地纵火焚烧工厂、民宅和学校,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据统计,上海平民在这次战争中死亡不下十万人,工厂损失达70%,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除租界外的地区全为日军所占领。“中立区”的英、法两租界史称“孤岛”。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军全面占领上海,从此上海处于日军占领时期的殖民地状态。整个中国是在耻辱中救亡图存的,正如鲁迅所说,当时中国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在痛苦中挣扎的上海人民,不得不采取各种生存方式来维持生计。在文化领域,也涌现了一批文人,他们靠卖文为生,在那烽火硝烟的日子里他们既不能公开举起爱国旗帜,也不甘心按日伪调子唱歌,写作只能从生活层面切入,通过那些充满个性的呻吟及散发苦闷心情的作品来求得一丝精神慰藉,既充分表达了人性的觉醒,也促进了新文学的进程。关露、潘柳黛、苏青、张爱玲四位女作家就在其中,她们凭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各领风骚,成了上海滩一道靓丽的景点,也被世人誉为上海四十年代的四大

关露(1907~1982),原名胡寿楣,出生于山西太原,1928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读书,后转文学系。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一夜之间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国民众义愤填膺,遂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关露赴上海投入抗日革命洪流,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上海的工人运动。她的《没有星光的夜》、《哥哥》、《马达响了》、《机声》等诗篇,发表在得到鲁迅关怀的《新诗歌》诗刊上。关露在上海已显露才华,她是诗人、作家,是左联诗歌创作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新诗歌》会刊的创办人之



1936年关露出版有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小说《新旧时代》,译作有前苏联高尔基的《海燕》,亚力克山大洛夫的《苏联最天才的诗人》,伊尔玛·邓肯作的《邓肯在苏联》等等。她为电影《十字街头》所撰写的主题歌歌词《春天里》,由贺绿汀谱曲,“春天里来自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大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贫穷不是从天降,钢铁久炼也成钢……不用悲不用伤,前途自有风和浪……”成为当年上海人人喜欢唱、个个会唱的电影插曲,歌声从上海传到大江南北,歌声传到世界凡有华人的地方,至今还在流传。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在他告别人世前的最后一次晚会上还演唱了这首歌,可见这首歌的魅力。

1939年,关露开始在潘汉年的领导下,深入汪伪敌营,成为一名出色的中共情报人员,历经艰险,背着“汉奸”的黑锅,深入在上海“七十六号”日伪敌特机构与之周旋。后又转入日本大使馆和日本海军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后任主编。她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但不幸的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在后来无情的政

1 笔者注:中共党员,曾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



治运动中她累受牵连,两次牢狱生涯长达十年之久,身心备受摧残。1980年因脑溢血半身不遂,1982年3月方获得彻底平反。9月,丁玲曾带秘书王增如去看望关露,就在这年年底,关露服安眠药悄然离世,享年75岁。终身未婚,最后陪伴她的仅是个塑胶娃娃。

苏青(1914~1982),原名冯和仪、冯允庄,出生于浙江鄞县,南京中央大学英语系肄业,是女性主义杰出作家之一,1935年即在上海《论语》、《宇宙风》等杂志上发表作品,经历过一场半新半

旧的婚姻,虽然是家庭包办,但也属同学,婚后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日子,终因两人性格不合而分手。苏青为独立谋生,作品频频问世,小说《结婚十年》是她的成名之作,曾多次再版。

苏青成名于上海孤岛,直至上海全面沦陷,在上海伪市长陈公博的资助下,创办《天地》月刊杂志,自任主编、督印人,杂志办得红红火火,张爱玲投稿,苏青推崇,从此苏青与张爱玲结下友情并成为好友。张爱玲曾撰文表示“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谭正璧先生曾写《苏青和张爱玲》,将她俩相提并论。胡兰成见《天地》杂志刊登张爱玲的《金锁记》,觉得文章不俗,是一篇佳作,故央求苏青引见,这就是苏青是张爱玲、胡兰成两人的红娘一说的来源。

苏青是位爽直豪放且具有男子气概的女子,不少作品对社会重男轻女的风气和妇女走向社会所受到的歧视和苛刻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对妇女渴求得到男女平等,尤其是女性在情爱和性爱中的大胆流露,使她的作品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和魅力,在当时苏青有“大胆女作家”之称,也有人骂她是“性贩子”云云。



年轻的苏青

解放后,苏青一度在尹桂芳越剧团做编剧,她的处女作《屈原》在上海公演时受到好评。1955年受胡风集团影响入狱一年半,出狱后,在上海黄浦区文化馆工作直至1975年退休,晚景凄凉,贫病交加,于1982年病逝,享年69岁。

苏青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84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做出《关于冯和仪案复查决定》,内称:“……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了交代,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纠正,并恢复名誉。”苏青的小女儿含着泪水接受了这份公函。五年后,苏青的骨灰由女儿崇美和外孙带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安葬,意味着孩子们将永远陪伴着她。

张爱玲(1921~1995),笔名梁京,出生于上海,就读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是一位多才多艺、学贯中西的女作家。1943年在《二十世纪》英文杂志发表散文《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并附她自己绘的插图十幅。同年她带着作品《沉香屑》拜访《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得到好评,认为她的《沉香屑》风格颇像英国名作家毛姆(Someyset Maugham)。接着《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均在《紫罗兰》杂志发表,同时期她又在《古今》、《杂志》、《天地》等刊物发表作品。她的成名作《金锁记》曾获著名评论家傅雷的好评;她的《倾城之恋》被改编为话剧,由上海名导演之一朱端钧导演,由名演员罗兰、舒绣文等演出,共演八十场,场场爆满,轰动上海滩。张爱玲顿时成为上海一颗闪烁的文坛新星。从1943年5月至1944年底仅一年半时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八部、散文四十多篇,总计五十多万字,成为上海最多产的年轻女作家。

张爱玲与大汉奸胡兰成的乱世情缘也是世人关注的焦点。1952年张爱玲移居香港,继续她的写作生涯,她的《秧歌》、《赤地之恋》问世,均是反共作品,同时也写了不少商业片电影剧本。1955年移居美国,第二任丈夫甫德南·赖雅(Ferdinand



潘柳黛出生于军阀混战时期的北平（今北京）。这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城市，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名城之一，曾做了六七百年的都城。早在战国时期，燕国曾在这里建立都城，这就是“燕京”的由来。到十世纪形成了辽国的陪都，1153年金代在这里建中都，并建豪华宫殿。以后元代重建为大都。后经明、清两代的不断地扩建，再经宣德、康熙、乾隆等皇帝的提倡，吸收了各地许许多多的文化精髓，形成了旧北京的特色。存有许多古迹，故宫、天坛、社稷坛、太庙、明陵及园林、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五园（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后称颐和园〕、静宜园〔后称香山〕）等，形成了这个美丽的城市。

北京在世界都市中，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南北方向的“中轴线”的都市，起点是永定门，向北依次经正阳门（前门）、中华门、天安门、故宫端门、午门、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钟楼。钟楼是全城报时中心。这条“中轴线”全长7.5公里。

整个城市布局均为东西或南北对称排列。如天坛在南，地坛在北；日坛在东，月坛在西；太庙在东（今人民文化宫），稷坛在西（今中山公园）。城垣布局也一样对称，如城东为东直门，西即为西直门，东南为崇文门，西南为宣武门。紫禁城的安排更讲究对称，东门为东华门，内为文华殿，西门为西华门，内为武英殿；城垣四角对称修建，有遥相呼应的四座角楼。

从明朝起数百年来,豪华的皇家宫殿、神圣的坛庙、庄严的衙署、秀丽的园林及繁华的街市、风格独特的四合院(住宅)均依附着“中轴线”及两侧展开。然而这座美丽的城市却灾难重重,历经了戊戌政变、军阀混战、八国(英、美、德、法、俄、日、意、奥)联军的侵华战争、义和团运动,直到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一场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古老的北京城有了新的起点。

就在这个跨入新世纪的一年,在东城钱粮胡同有个四合院,广亮的大门外有带“八”字形的影壁,门楼为卷棚筒瓦顶,大门两侧有抱鼓形门墩。院里住着一个满族(亦称旗人)后裔较殷实的潘姓人家。一个小生命诞生了,这天是1920年12月2日,天空正飘着雪花,接生婆照例要说几句吉利话:“少奶奶,大雪瑞丰年,今天生的胖妞,准是大贵人。”

这个胖妞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成名的潘柳黛。据她回忆,当年,曾祖父曾是清朝官员,属正白旗,家中曾悬挂曾祖父影像,穿着官服,端坐在披有虎皮的大椅子上,在京城是显赫一时的官场人物。祖父是一位官商,因去世较早,故他的父亲逐步成了一个纨绔子弟,虽国学基础尚好,也曾经商有道,但在祖母去世后,染上鸦片和赌博,同时在家庭之外另有相好,偶尔还会逛逛妓院。她的母亲是一位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颇具文化素养,是一个封建时代温顺典雅的好妻子,一心相夫教子。婚后也曾度过一段美好温馨的时光。当她发现丈夫慢慢染上鸦片,又悄悄步入赌场,她曾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好言相劝,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在苦口婆心仍无法扭转局面之后,尤其见丈夫又背叛家庭另有了新欢,从此她母亲心灰意冷,精神备受折磨,性格也发生了扭曲,夫妻经常争吵。

潘柳黛出生的那天,她父亲还在离他们家一条街的相好家的烟榻上躺着。当张妈推门进去说:“少爷,太太今天生了。”他头也没抬问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张妈回说:“是女的。”她父亲一听张妈说是女的,只哼了一声,继续躺在烟榻上慢条斯理地忙着在胸前的小油灯上用烟杆调理他的烟泡,尽管潘柳黛已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父亲心目中还是男孩越多越好,显然听了张妈的禀告一肚子不高兴,当天他也没回家。几天后,他给女儿取了个名字叫思琼,两年后她母亲又生了个妹妹叫琼英。

小时的潘柳黛聪慧、调皮，由于她的长相酷似父亲，自然就多少得到父亲一些宠爱。父亲虽然时常在相好家鬼混，但毕竟有时还住在家里，他一般从不过问小孩，唯对潘柳黛不同，有时会把襁褓中的潘柳黛抱在怀里，喃喃地说：“嘿！三姐还真像我哩！”这是一个父亲的自豪。4岁的潘柳黛已机敏过人，能说会道，见到父亲回家，首先扑进父亲怀里，然后又忙着给父亲拿酒杯。她不懂这不是吃饭的时候，所以总引来家人的大笑，她顿时领悟到这笑声是对她的嘲弄，她会撒娇地叫一声号啕大哭，这时家人个个会来哄她，立刻她又会破涕大笑。这给家人多少添了一些乐趣，她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胖妞。她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八哥小嘴。她之所以见父亲回家就拿酒杯，是因为父亲有两次饮酒时抱着她，不时夹点小菜给她尝尝。有一次父亲又抱她饮酒，用筷子蘸点酒在她的小嘴里，这时她只是被酒刺激得皱皱小眉头，迅速拿起父亲的酒杯往地下一掷，似乎对父亲来了个报复。父亲不但生气，却高兴地叫好，得意地说：“瞧！姐有个性。”若干年后，潘柳黛是酒宴上的女英雄，大杯白酒能一饮而尽，她的酒量让男士也刮目相看，这大概与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分不开了。

潘柳黛和男孩一样顽皮，那年，她读小学二年级，夏天家里搭天棚，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

北平四合院消暑有钱人家都要搭天棚，那个年头尚没有电风扇、空调等电器设备，夏季搭天棚是遮烈日避暑，有专门做这种生意的叫“棚铺”，生意红火。棚铺的营业范围有两大项，一是包搭红白喜事搭棚，即结婚、办寿、出丧都要搭棚招待客人，那是一种半透明瓦搭棚。一是搭天棚又称凉棚，用芦席搭成。大棚要用四种材料：上乘的芦席、杉篙、小竹竿、粗细麻绳，均由棚铺负责，一般入夏后包搭棚，入秋后按时包拆，搭棚时不付钱，拆了棚后再算账。四合院搭大棚棚顶比北屋屋檐要高一米多，这样既遮住烈日又能通风，一般院中天棚棚顶的席子是可卷的，即从下面用滑轮拉绳卷起来，晚上清风徐来，又可眺望星空。棚铺多有固定顾主，搭天棚的工人叫棚匠，他们是经过专门训练，不仅身强力壮，且心灵手巧，一手抱一根三米多高的杉篙，一手攀高，能爬上十米高也不在话下。

有一年，儿时的潘柳黛居然乘棚匠正忙时不注意，和棚匠一道爬上房顶了，



女孩怎能上房?其实她上房后向下一看自己也吓哭了。棚匠吓得一个劲儿向主人道歉,并小心翼翼地把这位三小姐从房上背了下来。那天,她被母亲狠狠地揍了一顿,母亲总希望她别忘自己是大家闺秀,希望她成为一个淑女。可她总是大大咧咧地喜欢与男孩顽耍。

从前过旧历年,北方有个习俗,就是家家都要包饺子,为什么要吃饺子?据说过年要 eat 好一点或请客炒菜,北方不同南方烧煤炭或小炉子来得方便,北方烧的是一种大锅,最大的锅能容两百斤水,小的也能容几十斤,用这种锅炒菜当然不方便,于是就创造出吃饺子的办法来了,把猪肉或牛肉、羊肉、鸡肉剁碎,把白菜或韭菜剁碎和在一道,再用面包裹起来做成半圆形,称之饺子。然后,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煮,既方便又好吃。潘柳黛不仅喜爱吃饺子,她还能在全家吃饺子时,讲饺子的谚语民谣,什么“饺子两头尖,吃了便成仙”。她的顺口溜常把家人逗乐,可是母亲不喜欢,常指责她不稳重,因为这些顺口溜当年多出自民间所谓下三流之口,女孩是不能说这些俏皮话的。

潘柳黛刚入中学,面临着家庭经济发生急剧变化,父亲的生意已逐步在赌博中转入他人之手,为还债和抽鸦片烟,他父亲又瞒着母亲典出一套东门跑马地的豪宅,家中生活来源只能靠祖传的三套房子的房租收入来维持。母亲又气又恨,和父亲狠狠地吵了一场。母亲为节约开支,只好把两个多年的用人辞了,家务事全由她和两个姐姐来分担。这时哥哥进入高中,大姐已就读师范,二姐刚初中毕业考进了助产学校,两个姐姐不仅不要交学杂费,而且学校还供应伙食,大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这似乎给母亲带来一丝慰藉。

潘柳黛父亲的相好见他油水已差不多了,也就悄悄搬走了,后来是一个邻居告诉她父亲,这个相好是跟一个阔老头去了湖北。这样,她父亲不得已颓丧地回到了家中,他也不忏悔,似乎自己是大男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脾气越来越大,母亲当然不能原谅他,于是家中吵架便成了家常便饭。记得听潘柳黛曾风趣地说过,她长相酷似父亲,母亲由于对其父亲的憎恨,有时也难免会把莫名的怒火发泄到她的身上。有一次她父亲和母亲吵架之后,为一件小事母亲竟用鸡毛掸帚打她。潘柳黛是一个强脾气,觉得自己没有错误,既不抗争也不求饶,她不哭也

不叫，动也不动地任由母亲抽打。直到张妈为她求情，她母亲才住手。所以，几十年后潘柳黛还会诙谐地感叹说：“我是一个没有充分得到过母爱的小姐。”

在初中的潘柳黛学习并不用功，但凭着她那临时抱佛脚的本领，每次平时测验或月考、大考¹，她的分数又总能挤进前十名的行列。母亲对她也好许多。由于她喜爱阅读小说、诗歌、杂文，所以国文尤其作文成绩在班级中更为突出，这样潘柳黛也逐步获得母亲的欢心。

父亲从不过问儿女的事，对潘柳黛却有些例外。1934年他一度赴上海做生意时，曾带着潘柳黛前往，这样潘柳黛在上海一所女子中学读书约一年的时光。潘柳黛对这个冒险家乐园，既新鲜又好奇。后来父亲生意失败了，回到北京不久，潘柳黛已面临初中毕业，迫于家境日益衰退，她父亲把祖上遗留下来的最后两处房产悄悄地抵押出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

/

1 笔者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学生除平时的小测验外，每月考一次称“月考”或“小考”，期末考试为“大考”。





潘柳黛面临着衰败的家庭，哥哥已进了大学学医要有大笔开支。看着母亲一脸的无奈，虽然她同时报考了三所学校，而且都被录取了，为减轻母亲的焦虑，她还是毅然主动地选择了河北省立高级女子师范学校。那是1936年，并不是她热爱教育事业，纯是因为师范不仅免收学费、杂费，还能免费提供伙食和免费住宿，同时她也渴望住校能自由生活，可以摆脱母亲的管教。母亲毫不犹豫地同意她的选择，一是减轻了困境中的家庭负担；一是因为做教师比较清高，对女孩来说更为合适。

潘柳黛在师范的三年仍不够用功，但成绩不差，国文成绩尤为突出。刚入学不久，她见《新北京报》中秋征文，漫不经心地写了一篇小小说《中秋》，大约五六百字去应征，结果中选了，这是潘柳黛文学生涯中的处女作。当时领了五角钱稿费，这年她才16岁，她把领来的五角钱买了一大包糖果请同学们吃了。她高兴，同学们为她高兴，老师也为她高兴。之后，两三年内她也写过几篇，但自己不满意，不敢拿出去发表。老师劝她多读点书，就这样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星期假日她很少回家，因为家给她的温暖实在不多，她待在图书馆、宿舍贪婪地阅读《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醒世恒言》等，及近代名著《家》、《春》、《秋》、《雷雨》等，她更喜爱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对唐诗宋词尤其朱淑贞、李清照的诗词格外偏爱，对外国名著《邓肯传》、《战争与和平》、《怎么

办》、《安娜·卡列尼娜》、《莎士比亚戏剧集》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潘柳黛不仅喜欢文艺作品,涉及数理的书也喜欢浏览。她的复述能力很强,喜欢把书里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同学们听。勤读书,读好书,这使她开阔了视野,激发了创作欲望。

不仅如此,潘柳黛的表演天才在这所师范学校也得到了充分的展露。全校周末常常举办同乐会也叫游艺晚会,有一次她和几个同学排练了一个《卖报歌》的踢踏舞。这是用脚前掌有节奏地快速地擦地提起再擦地的动作而组成的舞蹈,有一定的难度。尤其多人齐舞靠的是整齐,不仅上肢动作整齐,脚踏跳的声音必须一致,才能听得出皮鞋底和舞台地板“嗒嗒、嗒、嗒嗒嗒”的节奏声,再配合队形变化和上肢动作。她导演的踢踏舞获得了一致好评,不仅舞姿优美,她的服装设计也令人惊叹。那个年代学校很穷,表演的服装根本没有经费去制,她就用校服代替。当年的校服,女生上穿大襟阴丹士林^①短袖衫,袖子得过肘;下穿一条黑裙子,裙子也得过膝。她把女生黑绸裙子进行改造,把裙子腰部缝两根带前后连上,使裙腰落在胸部,原来的黑裙就变成了件连背心的短裙了,内穿件白色衬衣,衣袖上贴些金纸剪成的花边,再用红色半硬纸贴上金纸剪的花边制成个腰带,在黑色背心连衣裙上也贴上一些金色纸花和红色纸花,在舞台灯光下,金光闪闪,显得分外优美、华丽。当同学们赞不绝口地夸奖潘柳黛的设计时,潘柳黛却说:“穷凑合呗。”还真是穷凑合,只花了买了金纸红纸的几角钱,这一下潘柳黛又一次出足了风头。

别看潘柳黛个头不高身材略胖,她在学生中属于多才多艺的一个,每次演出台上总能见到她的身影,不是唱歌跳舞,就是朗诵,或参加话剧演出。壁报上时不时刊登她的散文、诗作。再由于她为人直率又谦和,加上她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时常来一点小幽默,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她善于叙事,常把一件普通的事说得趣味盎然,她说话和做人都属于爽朗型的乐观派,和同学在一起随时都能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同级(即同班)的同学也都喜欢她,比她高一班的同学也喜欢她。这样,潘柳黛在这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中,除体育成绩平平外,成了校园内

① 笔者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流行的一种蓝色布。

公认的、令人羡慕的、风头十足的高生生了。

就在这时,1937年7月7日,驻丰台日本帝国军队诡称演习中“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向城西卢沟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抗击。日本政府决定增兵,调关东军及驻朝鲜日军各一部进攻北平(今北京),同时调日本国内陆海军一部进攻天津。至30日,平津陷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开始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

潘柳黛于第二年即1938年在河北省立高级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有几所小学要争聘她任教。省立高级女子师范是一所较有名气的学校,毕业生总是有些学校来校预约聘请,尤其是才华出众的学生,各小学争相预聘。这时她考上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但一年后她为分担家庭重担,在未完成学业的前提下,她离开学校独立谋生了。最初在北平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后转入河北宝坻县立小学任教(宝坻是一小县城,早已划为天津市管辖),时间都很短。不久,她经过一位老师介绍,转入顺德简易师范任教,有四十五元的薪酬。那比小学薪酬高了许多。

顺德简易师范学校是清一色的男教师,连校长在内仅有十五个教职工,因为那个年代妇女大多被困在家庭里,能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女性寥寥无几,步入社会的女性则成了令人仰慕的新潮,成了时尚的佼佼者。潘柳黛从跨进校门,即引来众多的目光。学生的年龄大都在她之上,有的学生甚至二十四五岁了,不少学生已经当了父亲,这时的潘柳黛只是身材中等、个头矮矮的19岁的小女生而已。开始学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对她也很不礼貌,甚至有个学生在她身后做了个和她比身高的鬼脸,逗得同学哈哈大笑。潘柳黛是个聪明人,从众人的笑声中,她意识到定有学生在她背后有了恶作剧的小动作,她装着没有看见,一是避免了自己的尴尬,二是让学生好下台阶。她是做学生过来的人,颇懂得学生的心理,学生最佩服的是教学过得硬的先生,她担任的是国文课,所以,那天她努力备课至深夜,把教案设计得很周到,还在宿舍里演示了一遍。

第一堂国文课讲述的是朱自清的《背影》,她那清脆甜美的京片子,悦耳、动听,一遍课文朗读,立即把学生带进了朱自清与父亲离别的意境,细致的课文分



析,也激起学生对父亲的一往情深。这一堂课她得到了学生的认可、赞美。下课后她被学生团团围住了。这时她稍有点紧张的心情终于舒缓下来。教学获得学生的好评,也获得了校长的赞许和同人们的友善目光,这也大大鼓舞了她任教的信心,这时她似乎爱上了教育事业,深深体会到“教书是一门艺术”而不是教书匠。

潘柳黛很想在这所学校好好地干一番。但事与愿违,不久,她受到太多人的注意,常常能接到向她求爱的信,有的来自校内,有的来自校外,既有未婚青年,也有已婚男士。倒不是她长得特别漂亮,在那个年代她属新时尚的一派,加上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吸引着众多的男士。她深感一种莫名的压力袭来,毅然决定离开这所学校,离开她所喜爱的学生。

在方先生^①的指点下,她决定南下南京。那是1940年的深秋,潘柳黛穿着阴丹士林旗袍,外罩一件白色毛衣外套,提着一只藤编箱,她虽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当她离开生她、养她的北平的时候,却有些依依不舍,鼻子有点儿酸了,眼前似也一片模糊,原来泪水溢了出来。她见街道路边落满了干枯凋零的梧桐落叶,一股莫名的凄楚涌上心头。

^①笔者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统称老师为先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火车分快车、慢车两种，而快车又分特快、普快。除外，火车还分头等车厢、二等车厢、三等车厢。北京火车站乱哄哄的，只见日本宪兵举着刺刀进进出出。潘柳黛在妹妹的陪同下提着行装挤进了三等车厢，坐了下来，妹妹下车后，不一会儿火车启动了。火车奔驰在向南方行驶的轨道上，潘柳黛眺望窗外移动着的树木、田野，想着令她悠然神往的南京。她清楚这不是一座一般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它是四大故都之一，是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金陵，在这块土地上曾有大大小小十个朝代建立过自己的都城，历史上建都在这里的王朝，无不是看中南京的地理优势，她想起诸葛亮曾赞叹地说过：“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

南京又是以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城市风貌而享誉中外。她记得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称赞南京：“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又写道：“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潘柳黛合上眼睛随着思路联想着南京的沧桑，那三国鼎立，群雄逐鹿；那烽烟滚滚，六朝兴衰，王朝的迭代，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孙权在原楚国金陵邑故址上，利用西麓天然石壁做基础修筑了石头城，成了东吴水军江防要塞和城防据点，把原本几座分散的小县城建成了这座都城，并逐步发展成长江中下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又不能不说是孙权的功劳了。

后来是明太祖朱元璋精心地设计，修筑城墙，营建皇宫。他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修建了南京城，使南京成了全国著名的都城，也成了世界著名的最大的一座砖石城，有了“高坚甲天下”之称。可到了晚清，帝国主义的入侵，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却给南京加上耻辱的名字。太平天国曾在这里引起世界上的震荡；辛亥革命潮流也在这里奔腾迂回。她想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接着革命浪潮波及全国，各省宣布独立。各省代表由汉口移师南京，就建立新政府及总统人选等问题举行公决，孙中山先生众望所归，高票当选，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可仅仅九十天，孙中山为顾全大局不得不卸任总统职位，中国历史又走进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的死胡同。直到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南京成为统一后的中华民国首都，时隔十年，却被日军占领……

这时火车一声长长的鸣笛，把她从历史回顾中惊醒，火车鸣笛是告诉乘客火车到了南京的浦口轮渡码头，在这儿乘客要滞留上几个小时，因为轮渡要从长江北岸把火车一节一节分批带着乘客登上轮渡，再由轮渡把一节节火车分若干次送往长江南岸。潘柳黛感到分外新鲜，她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第一次欣赏雄伟的长江，波涛翻滚，第一次见到火车坐轮渡的壮观。当轮渡启动后，她看到窗外白茫茫的浪花，不由得紧张起来，似乎大江要吞噬她了，她见车上的乘客和她一样害怕，又觉得好笑，好一阵子她才平静下来。车到达下关车站，她目睹南京下关车站的杂乱与北方并不两样，她百感交集，有一点她是喜欢的，那就是虽是深秋了，却似乎没有北方那么刺骨的寒风。她跳上马车进了城，在鼓楼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了。

她明知道南京有明孝陵、中山陵、灵谷寺、玄武湖、莫愁湖、鸡鸣寺、栖霞寺、夫子庙等名胜古迹，也很想一参观游览，但她此时此刻却没有心情，因为她最迫切是要去找方先生，因为方先生答应为她找工作。方先生是她的河北师范学院国文教授，是一位颇得学生尊敬、爱戴的老师，他一年前受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聘请来到南京任教。

第二天，她赶到方先生指定的地点去找他，谁知方先生留下字条，因为他的

在北平的夫人生病住进医院，所以他回北平去了。这一下让涉世不深的潘柳黛傻眼了，不知如何是好。从方先生住处走出来，她呆呆地站在路边，抬头看到凋零的枯树，觉得自己就像枯树上的一片落叶在空中飘动，从未有过的空虚、迷茫和无助一股脑涌上心头，对自己独自闯荡增添了一份愁肠。

但她是一个不服输的人，顷刻，她从失望中觉醒，从报贩子手上买了两份报纸，返回旅馆看看招聘启事中能否找到一席之地。

终于在《南京晚报》上她见到了一个家庭教师的招聘广告，感到一丝慰藉，她认为这是目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了。第二天她按报纸上的地点找到丹凤街唱经楼，这是一所小公寓，主人是农业银行的襄理，两个孩子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潘柳黛很顺利地被录用了。待遇优厚：三石粳米一个月^①，每天教课两个小时，教语文、数学两门课。从此，每天上午她在旅馆房间里备课，下午四时去上课，晚上和主人共进晚餐。不久她发现主人似乎不介意她的教学，而是喜欢同她聊天，凭着女性的敏感，觉得还是离开为好，她决定告别这个职位。然而工作并不是那么好找，她经历了一段失业的折磨。她在后来的一篇散文《前年》中叙述了这一段凄苦的日子。她写道：

前年，那是我初到南京的时期，住在城内的一个家庭里。

那家的主人，日子倒像很平安安定，虽然我是一个单力顶了的人，能够忍受孤独，但是总希望有一个妻子，孩子。

当时的物价自然比现在要贵若干倍。所以我也早饿死了。我每日计算着我最低生活的开支：早一花（两角）钱，吃一碗大饼油条；中午与晚上吃一碗廉价的面条，也还过得去，等待我的命运的来临。

以之，我是不大与那家主人谈，因为太穷了。太穷的人，就像天上的乌鸦一样，看见乌鸦总不易使人高兴，那么我又可等待八民呢？

那家女及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手，一个儿子手，给了我家里我的几封信。家里的骨肉，在信中或问家信，或问生活情况。他们说：“南方养不活你，那么就回来吧！”

①笔者注：一石为一百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因物价波动，便以米来计算工资。

潘柳黛的这篇散文朴实无华，真切动人。

又过了一段日子，潘柳黛知道方先生从北平回到南京，她决定前往求助。方先生热情地接待了她。当潘柳黛向他诉说了近况，只希望能有个工作解决生计时，方先生告诉潘柳黛他有个朋友正在南京办报纸，要潘柳黛写两篇散文给他，再等候他的消息。这段求职经历，潘柳黛终身难忘，她不止一次和朋友们聊天时谈起这段艰辛的往事。

①笔者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付小豚如同今日的付小费

②笔者注：燕子矶为南京北郊著名景点，因形似飞燕凌空而得名。矶是三面环水，一面连陆地的临长江山丘，海拔二十八米。山崖壁立，险峻异常，是游览胜地，也常有人在此轻生。

约二十天过去了，她有些沮丧失望，但又觉得不能去催方先生，这点分寸她是掌握的。一天傍晚，终于接到了方先生的电话，要她去南京《京报》社报到，真是喜从天降，她顿感到全身热血沸腾了，兴奋地跳了起来。她感谢方先生的指引，感谢报社的接纳，更对自己的写作才华充满自信。她抑制不住地自语“好了，再也不要为生计发愁了”。正如她在《前年》那篇散文最后写道：“我由老乌鸦变成了喜鹊。”

原来南京《京报》是一家小报，社址在南京朱雀路（今为太平南路）邀贵井14号。笔者2007年曾走访这座老巷，想看看当年潘柳黛新闻事业起点的报社旧址，很感遗憾，除巷口大楼外墙上尚挂着蓝底白字的“邀贵井”三个大字，下有中文拼音外，已找不到14号的门牌。据当地80多高龄老人指着一座四层大楼对笔者说，这就是14号，汪伪时期是一所报馆，但名字记不得了，早已被拆光，后来这儿是服装厂大楼，现正是红十字医院扩建范畴。

《京报》是1940年8月刚刚问世，这是南京一批文人创办的，该报力求避开政治话题，以贴近民众生活为主，坚持趣味化、平民化的办报方针，尽量让报纸成为现代通俗文学、市井文学的基地，给予群众一点精神食粮。所以《京报》一问世就获好评，得到南京群众的喜爱，销路极好，零售三分，订一个月九角，订三个月两元四角，订半年为四元五角，订全年则优惠为八元



当时该报正拟扩大版面，需要增加工作人员。发行人见到潘柳黛的两篇散文，觉得文字清新流畅，见地独特，又是好朋友的推荐，二话没说，立即在表上签了“录用”二字。就这样，潘柳黛于1940年11月，获得了《京报》见习记者的职位。这不仅是她南下后谋得的第一份社会职业，更有意义的是她从此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并且逐步获得文学人生的坐席。

潘柳黛跨进报社，第一位顶头上司便是采访主任金雄白（1904~1985），他笔名朱子家，上海人，曾任上海《时报》记者，代理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处秘书，创办过大白新闻社，开设过律师事务所。后任南京《中报》副社长。

《京报》于11月份扩版，增添了《新都会》栏目，潘柳黛即成了《新都会》栏目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她努力工作，走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深入实地，接触群众，贴近生活，如在南京采访了长寿老人、演员、三百年前马祥兴菜馆，及菜市场，用访谈录、随笔、杂记、诗歌等多种体裁，描绘了在底层群体的生活原貌。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采访，字里行间流淌着她体察民情、鞭挞当时黑暗社会的声音，从社会贫富悬殊的感慨中，投给弱势群体的一份真情。这时潘柳黛才是一个19岁的少女。

京报社办公地点靠近夫子庙，步行二十分钟即可到达。这儿自古以来是民居密集的地段，两岸商店、酒楼，鳞次栉比，而戏院、舞厅、妓院也都集中在这一带，以致形成了“六朝金粉地，秦淮笙歌处”的喧闹之地。潘柳黛经常出入在这一带采访，有时步行，有时乘上马车或人力车。

夫子庙是座建于宋景祐元年（1034年），位于秦淮河畔的供奉和祭祀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宇，而这所庙宇曾多次毁于兵火，同治八年（1869年）重建，可抗日战争中又被日军焚毁。左侧不远处是江南贡院，潘柳黛是第一次见到贡院。

她想起朱自清的父亲曾经当过江南阅卷¹，他曾说过，考生入场时都有送场的，人很多，门口闹嚷嚷。天不亮就点名，搜过夹带²，大家都归号。似乎直到晚上，

1 笔者注：古代考场的工役人员。

2 笔者注：作弊工具。



潘柳黛的这篇优美散文，是她进入新闻界后，以自己的风骨、情操和直言不讳，把在日本蹂躏下南京的畸形社会，通过夫子庙的画面展示给读者，发人深思。潘柳黛又一篇有正副大标题的文章：《徘徊在庙前的报童们，偶尔的顽皮掩不住真挚的天真——“看两份报吧！”好似在求乞，我们应当怎样来教育他们》，她这样写道：

（此处为潘柳黛原文的模糊影像，文字内容无法辨识）

潘柳黛还以她女性主义的天性给予了舞女深深的同情。一篇《舞女生活——



潘柳黛入《京报》不久，该报又增添了《京报信箱》、《现代家庭》两个栏目，潘柳黛不仅是记者，同时被委任为这两个栏目的主笔。说来好笑，当时潘柳黛只是个未婚女孩，却为那些因恋爱烦恼、婚姻不幸、家庭破裂而困惑、苦闷的，向报社敞开心扉要求帮助的人，解答得头头是道。她以诚恳的态度、女性的温柔，既给予同情、理解，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又给读者指点迷津，她成了求助者的知音。如一位想入赘¹又怕为亲友所笑的读者写道：

¹笔者注：招女婿之意

须尽一子之责，舍下家道虽贫，自己努力何难不致立业成家？但又思该女性情温和，善解人意，为人宽厚，性情豪爽，相貌体态均较好，又使敝人不能自拔，辗转思维，却碍于家无万金之产，独具慧眼，定即赐下准确之途一则，感荷不尽，一切有渎清神，附笔致谢。

专此即颂 撰棋敌 周家雄顿首

潘柳黛以《为了爱，不妨入赘；为了钱，笑骂由他》为题答复如下：

周家雄先生：

一般传统的观念是，只有女人才会嫁到男家，男人是永远应该传种接代的。但你说老实话，入赘与嫁人在现时代里还不是一样婚姻问题的解决？“男，男，男了”这话是好的，但我们有时男人并不一定要依靠岳家，是因为自己喜欢他家女儿，才肯他家结果；因为她是独生的姑娘，所以才不方便让女婿当家，所以这事父母同意，只要守贞节，又何必有什么不必要的非议呢？

至于说到奉养父母，那也容易解决了，你依旧可以尽儿子的责任，因为你并不是寄居女家。假若依我的意思，我以为你不妨到女家去住，但在物质方面，却不要接受他们任何援助。你仍想像其他入赘太太一样，但为了你爱她，所以，你可以答应等你们生了一子之后，送一个给他们，如此于“情”于“理”我认为都能站住脚了，你以为如何？

柳黛又一封答复读者袁坤培的，题为《年轻人，不能太荒唐》，摘录如下：

袁坤培先生：

年轻的人，往往太容易荒唐，自己是有妇之夫使君，而偏偏还要招蜂引蝶，这错误的确应该自己担任。关于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只有“不再继续”，好者是第一封信，即便她一字板板再严苛点，也不会就开除她，况且王功

再一封答读者杨西河的信^①写道：

潘柳黛对求助者的解答，讲究为人之道和正当的婚恋。她的解答既吸引了读者，也博得同行赞许，因为这时她还是个未婚少女。

几年后，上海《海报》刊登人可的《潘柳黛之真面目》一文，赞潘柳黛“初隶白下^②报社，主编《妇女周刊》及青年男女《信箱》二版，对男女间爱恋之事，解答独具见解，一时遂有红记者之称”。

^①笔者注：白下，南京历史上的称谓。



潘柳黛在《京报》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位朋友要介绍她去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华文每日》综合性的半月刊去担任中文文艺助理编辑。她有点矛盾了，因为南京京报馆已经把她从见习记者改聘为正式记者，也加了薪水，她的大名已频频出现在报纸上，怎好意思一下子离去呢！但朋友的好意似乎又无法推却，况且那是外国，薪水又高一个台阶。面对着巨大的诱惑力，潘柳黛拿不定主意了，于是她去找那位为她介绍工作的方先生，想听听他的意见。她很想方老师建议她不去，谁知方先生相反劝她不妨试一试，这时的她也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就这样匆匆踏上东渡扶桑之途。动身前夕她给北平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不是商量，仅是通知而已。

那是1941年12月的冬天，天上不时飘着雪花，潘柳黛与同行者刘小姐，在上海乘“大丸号”轮船去了日本。茫茫大海，一望无际，她是第一次漂洋过海，有点新鲜也有点胆怯，大浪翻腾，海船的颠簸使她呕吐不止。她开始后悔不该远行，她盼望早点到达，但她深知那是无济于事的。才上船还不到一小时，她只有在翻肠倒肚的煎熬中寻找乐趣。她按照好心人的指点“越吐越要吃”，她开始贪婪地品尝着船上供应的各色日本小吃。几十年后有一次她和朋友聊天，她说起那次东渡洋相百出的故事，她告诉朋友：“因为小吃全是免费供应，所以我就吃了吐，吐了吃，同舱的人看我表演，把

他们笑得前仆后仰。”接着她又俏皮地补上一句，“想起日本小吃，至今还会流口水哩。”

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华文每日》半月刊，潘柳黛出任文艺助理编辑，她负责的是中文文艺稿件。在那儿她努力学习了一点日语，以应付日常生活之用。在日本虽然收入多了一点，但开支却很大，她对这陌生的环境产生了恐惧。报社离她住的地方很远很远，她是住在大坂与神户之间的坂神，宿舍简陋，有电车往来，却很不方便，因为电车间隙时间较长，来回常常要花去近四个小时。虽然她曾对那盛开的樱花喜爱得如痴如醉，然而水土不服，经常生病，这似乎又将她抛进漂泊异域的孤独境地。她想到祖国的沦丧，想到父母生活的困境，她同主管谈了她要回家。

正巧这时《华文每日》要在上海办刊，他们要她回上海。那是1942年的秋天，潘柳黛经过海浪的再次颠簸，没完没了地呕吐，她在疲惫不堪中，终于到达了上海港口，这个在她少年时期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城市。

上海，这个闻名的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之一，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有着“东方巴黎”之称，它是许多人都向往的地方。潘柳黛也不例外，尽管从1843年到1943年这一百年来，上海一直是个被帝国主义瓜分的通商口岸，城南即当年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区、华人区和闸北区被英美的公共租界和邻接的法租界切割了，边界有石碑。在这些“治外法权”地带，公园里曾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牌，直到1928年，才被废除。

当轮船正在听从指挥慢悠悠地驶进港口时，潘柳黛则站在海轮栏杆旁眺望着这一个世纪来西方入侵后留下的印记，这个曾不止一次在画刊上、在文字中见到的外滩。这个“十里洋场”的中枢，这个面朝黄浦江的一条堤。这个不仅是港口，也是当年英国殖民势力的视窗，是美国势力的视窗，如今又是日本势力的视窗了。她望着外滩既矗立着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在英国流行的、新古典风格的，也被称为新希腊风格的建筑，那是1852年英领馆大楼（1873年重建）、海关大楼（1927年建）、汇丰银行（1923年建），汇丰公司的宏伟大厦是当年世界上的第二银行大楼。她也见到了美国这个代替英帝的新兴国家所建的带有纽约色彩的三十四层高的国际饭店，有二十二层高的四行储蓄会……





在外滩那些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几十幢高楼，全展示在她的眼前。她清楚还有教堂、咖啡馆、电影院、舞厅、跑马场……

她走下海轮，顿时被漫步在外滩的穿着时髦的行人所吸引。她清楚上海的发展，除外国入侵的影响外，当然这也包含着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所推动的变革而造就的这个国际大都会。其实，她从少年时代随着父亲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上海。

在上海她继续为《华文每日》任文艺副刊编辑，并执笔《今日影坛》的特写。《华文每日》问世不多天就停刊了，潘柳黛也就失业了。这时她回南京在妹妹家小住，想在南京找个合适的工作，因为南京她毕竟比较熟悉，也有些朋友，然而现实让她失望。在南京她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她幸得秦墨晒先生介绍而转业沪上，之后，她相继进入上海《罗宾汉报》、《平报》和《文友》杂志，不久转入上海《海报》任记者、编辑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在这期间，潘柳黛除任报社记者、编辑工作外，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报纸杂志如《新北京》、《中国文艺》、《平报》、《文史》、《文友》、《语林》、《春秋》、《杂志》、《人间味》、《大众》、《力报》、《海报》、《作家》等发表作品。主要有散文、诗歌、随笔、杂文、短篇小说等，如散文《梦》、《石榴花》、《离恋之歌》、《昨日之恋》、《黑瞳》、《春从我家起》、《我家》、《我结婚了》、《雨》、《酒》、《热带蛇》、《前年》、《小娘》、



年轻的女记者
作家潘柳黛

《天堂里的紫色画卷》、《风化区漫步》、《夏夜风》、《梦见母亲》、《未是草》、《无弦琴》、《海风》、《秋兴集》、《风言风语》、《醉酒》、《穷》、《“吴苑”风光》、《坐车子的烦恼》、《错认了苏州的秋海棠》等；中、短篇小说有《魅恋》、《恋》；诗歌有《站在街头》、《在我心上》、《流云》、《低诉》、《无题》等；杂文有《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等，还有名人访谈录，如访问“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及电影演员顾兰君、白玉薇等。她的短篇小说《魅恋》在上海《力报》连载四十五天。她在上海已被誉为颇有名气的女记者、女作家了。

潘柳黛目睹日军和伪政权统治下,上海人民不仅是在恐怖、暗杀、逮捕、混乱中度日,还有米价直线飙升,饥饿恐慌笼罩全市,抢米风潮是一波接一波。伪政权虽有维持市面所配售的平价米,那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上海不仅粮食不足,其他蔬菜、肉类也一样供应不上,煤炭、电力及一切原料奇缺,经济陷于瘫痪状态。因此,这一段时间里她的作品多以隐蔽、深沉的手法,从身边琐事着手,切入社会的阴暗面,把笔触总是投向弱势群体,给予他们同情和爱,颇受欢迎。如散文《梦见母亲》写道:



“……”

“……”

“……”

“……”

“……”

“……”

是的,是什么事情让潘柳黛如此黯然无生气呢?说到底,不就是在遭受日本铁蹄蹂躏下的那片土地上,物价飞涨使那么多人挣扎在饥饿线上,有那么多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产生的苦闷和无奈嘛!

潘柳黛在另一篇《无弦琴》中写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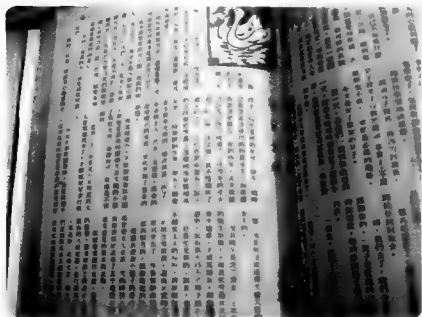
“……”

“……”

“……”

“……”

“……”



10月的稿和材料寄来吧！

潘柳黛在《风言风语》专栏的语丝中写道：



潘柳黛以犀利的笔触抒发感怀，在幽默和诙谐中含着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含着一层苦涩和沉重，把当时知识分子郁闷的心情散落在字里行间，从而引起共鸣，很受读者青睐。正

如当年作家十园在《忆文友柳黛》一文中写道：

柳黛女士，许久不见了！但在各种出版物上，时时可看到新颖的作品。我看见柳黛署名的作品，几乎都读过的。这也不能说是疏忽了！柳黛以北国女儿，而富有南朝的气派，她的最长处，是用轻松的笔调，抒写忧郁的情感，无论识与不识的，读到她的作品，都起了一种同情心。在南京的文友中，常常听见谈起她的。因为她在南京有相当时间，她的爽朗而洒脱的作风，多留着优异而深刻的印象。有人说她到上海后，似乎起了风格的变化。我说，变更形迹和表面，不变的是为文的心。不过和她是没有比较接近的机会。记得共同参加过两次大宴会，一次是《中报》罗社长邀集鸡鸣寺景阳楼的雅叙；一次是中国作家联谊会存在主义的聚餐，同席的都是执笔杆儿的文友，柳黛是女学生的姿态出现在交际场中，她的词采，她的歌吟，以及她所写的稿件，都得到好评。说者谓柳黛写文章的大胆，等于她饮酒的豪爽。这种风骨，在君子门中，也不容易多多遴选出来。有一天，如果菴君说：“柳黛是一个少女，社会上对于她的一切，是容易引起惊异而赞叹的呀！”我希望她以后的作品，减去些凄黯苦闷的色彩，多寓活泼文明而积极的人生观上进展。

潘柳黛为什么会有凄黯苦闷的心态？除了她本身独闯天下带来的艰辛外，她面对的又是一个黑暗的社会，作为迈进作家行列的年轻人，她只有用心声来发泄了。另外，与潘柳黛曾熟读南宋朝女词人李清照和朱淑贞的多忧怨常感伤的词也不无关系。

1943年的上海物价上涨，有人在报上披露：“去年购买普通皮鞋一双，计值两百二十元，今年换双鞋底，计值三百二十元；又去年制长袍一袭，计五百元，今织补破洞几个，计值一百五十元。这种涨风，真令人可怕。”加上交通不便，民怨沸腾，潘柳黛在她的《海风》语丝中也揭露深刻，她写道：

[illegible]

間有一條旧棉絮的卧在街头的浪浮。同行称

在四马路遇见这样一件事：

潘柳黛在《风言风雨》专栏中又写道：

$\frac{1}{2} \left(\frac{1}{2} \right)^n = \frac{1}{2^{n+1}}$

此文通过对董天野的赞扬，反映了潘柳黛关怀桑梓故里之情、对华北受难同胞的一片赤诚的爱心。再如在《文化人的镜子》一文中，潘柳黛又写道：

4 11

志不作楚囚，黄也引先

努力”的版

一红青绿制，在“发

其文中有一段写道：

……据我所听说的，是有人请他画一张画，答应“润从丰”，可以送他几

「父如子，子如父」，這是一句老話，在社會中，父子
不平等，父如子，子如父，這是一句老話，在社會中，父子
不平等，父如子，子如父，這是一句老話，在社會中，父子

[illegible]

乃是他们都是同病相怜的穷文人,请看潘柳黛在该文中的一段自白:

我们都是百无一用卖虾、糊口的人,一不能黑着心做杀人不见血的囤积商;二不能狠着心做无法无天的强盗,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累不停休的结果,不过喝一碗薄粥而已。

不难看出当年知识分子的那份艰辛。



潘柳黛在上海广结人缘，社交面日益拓宽，开始跨进影剧界。她曾采访过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

荀慧生(1900~1968)，名词，号留香，早年艺名白牡丹，河北东光人。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首届京剧旦角名伶演员评选活动，梅兰芳以一出《太真外传》，尚小云以一出《摩登伽仕》，程砚秋以一出《红拂传》，荀慧生以一出《丹青引》，一同当选，被誉为“中国四大名旦”，或称“京剧四大名旦”。

时年27岁的荀慧生，其所以能成为“四大名旦”之一，成为艺术大师，实属难能可贵，因为他既非梨园世家，又无权贵支撑，而是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被卖到戏班学唱河北梆子，11岁改唱京剧，全靠自己摸索刻苦奋斗成长。他演花旦、刀马旦，功底深厚，吸收梆子唱腔、唱法和表演艺术，对京剧传统技法有所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称为“荀派”。他一生共演出三百多出剧目，以演《金玉奴》、《红楼二尤》、《钗头凤》、《荀灌娘》、《还珠吟》等著名。建国后曾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河北梆子剧团团长，著作有《荀慧生舞台艺术》、《荀慧生演剧散论》，并将常演剧目编为《荀慧生演出剧本选编》。1968年因肺炎病故，享年68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2007年1月24日，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时间播出的《荀慧生》28集连续剧，由著名导演夏钢导演，由



荀慧生长孙荀皓任执行导演。该剧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位历尽坎坷仍锲而不舍的荀慧生；一位被金钱、权势、美女包围，而独树一帜的荀慧生；一位不畏强暴，具有民族气节的荀慧生；一位为京剧艺术精益求精，勇于改革、创新而奋斗一生的荀慧生。

上世纪四十年代正是荀慧生对局势动荡不安，而郁闷烦躁之时，潘柳黛以《平报》记者的身份，走近了荀慧生，对他进行了采访。事后她以醒目的标题写成《一朵褪了色的牡丹！访“半老佳人”荀慧生》访谈录，其中她写道：

我从前在马路荀慧生的寓所，已经是下午八时半了。投过名片，在楼下等了十分钟，他方才将我请上楼去。暮岁耄耋之老，我却准备好了的，准备着即使荀慧生果然有什么“架子”时，看在“四大名旦”的面儿上，我也不必要以新闻记者的特殊耐力来忍受。

走上一楼，只见一个很老的胖老头，正低头看《荀慧生》，瘦骨嶙峋的公子迎上来的荀慧生的姿态，实在是非常潇洒的。

“这儿陪着了您半天话，所以现在我得等您，别客气，请随便坐吧！”他一边做着请我坐下的手势，一边这么说。

谈天谈得非常惭愧，由于自己生活没有什么爱好，一向就不大喜欢看电影和看戏。比如看京剧的片子吧，我常就会不知不觉睡着了，因为我认为与睡觉太在睡去天天的电影影片，看那些不知什么人的表情，实在反而不如幻而一个是我吃些咖啡、聊聊天的好。至于看戏呢，后排嫌看不见，前排又嫌拥挤，要人，况且还可坐得太长了，也非为而不为。为了娱乐，而惹来这许多麻烦，自然要弄得我什么兴致都没有了。

不过，电影虽不大看，戏虽不大看，所谓“红角儿”的大名，总是知道几个的，像如谭鑫培、程砚秋、梅兰芳、尚小云、筱桂花呀，话里里自己以对 AB 制而却笑看着 AB 制灯漏于康康的“红角儿”的招牌呀！那么又何况出过洋钱过金的（梅、程都到过国外）举世闻名的“四大名旦”呢。我的性格一向就不大喜欢交际，因此尽管我有着许多和艺人谋面的机会，但我却常常毫不珍惜

地将它放弃了。因为我已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是不足以增加荣誉的废话说得太多了，还是言归正传。……

“那么荀老板对于粉墨生涯的兴趣，究竟如何呢？”

“谈到兴趣，”他微微地笑起来了，“学戏的孩子，以我如今日的年龄来说，当初大都是一贫如洗的清寒子弟，家父母想不出用什么方法使孩子能够不挨饿不受寒，那么最简单的一条路子，就典给师父学戏了，而且要是命运好，将来一过成名，还可以有一点希望。”他仍然踱着悠闲的步子，我坐在单人沙发里静静地听。

茶房给我端了一杯茶来，那边桌上的盘盏都摆好了。

“荀老板还没有吃饭？那么请不要客气吧，我们可以随便地谈，不要因为跟我谈话，把饭耽搁了。”

先是不肯，之后告过罪，他们就坐在那边吃饭了。

我吸了一口茶。

“荀老板是戏剧界的前辈了，而且又是‘四大名旦’之一，你对于男性唱女角，或者女性唱男角的意见怎样？”

他停了想了一会儿：“像戏，当初自然完全是师父的意思，不过我想如果要凭着极好的天赋的话，这大概也没有什么关系吧！不过，我听说在外国仿佛并没有这样的制度。”但是我告诉他，我说就拿日本来说，他们演古代戏的优伶，也有男伶扮女角的，像有名的花柳金太郎等就是。

“然而，他们的地位，大概不会像中国伶人这样低吧！”他有一点怅惘似地说，“戏子总是被人看不起的，虽然小至一个称呼——我本该先跟你道个失礼，你一定不会多心的——小至一个称呼也有很大的分别，比方有三四个人在一块，介绍别人时都是张先生李先生，而今绍到我们总是王老板赵老板，‘先生’两个字，如今已用得很多了，但我们就连这两个字也得不到。一般人都都在说‘提高戏子身份’，初听起来，似乎是好意，但仔细想一想，叫我们唱戏的难过极了。因为由于‘提高戏子身份’这几个字看来，可见得在没提高之前，‘戏子身份’一定是低的。”

对于侃侃而谈的荀慧生，我一方面惊服着他的口才和见解，一方面也引起我极大的同情，因为同是浪迹江湖卖艺糊口的人，但谁见过有人对石挥叫“石老板”，有人对陈云裳叫“陈老板”呢？“老板”虽然绝不是坏话，但总不如叫一声“先生”、“小姐”高贵中听吧。因此我好像不得不以同情的语气来说两句，同时也不得不将下面的道理，略加解释给他听：“也用不着这样想，所以叫老板而不叫先生的缘故，还要归罪于过去唱戏的本身，因为据说有许多人实在是不乐意别人叫他老板以外的称呼，以为不叫他‘老板’就是不承认他是个‘角儿’。至于谈到‘提高戏子身份’的话，自然也还是因为中了封建时代余毒，认为唱戏的都是下贱职业，同时过去有一般戏子所给人的印象，也的确太恶劣了，所以双方面都有着误会，双方面都应该担负责任的，”像开辩论会一样，将室内的空气弄得有一点沉闷起来了。

稍微停了一会，还是我打开了僵局。

“那么荀先生有多少学生呢？”

“学生并不多，徐东霞、童芷苓、毛世来、张丽君、吴素秋，其实吴素秋还是我的干女儿哩！”

“这些高足中间，荀先生最得意谁？”

“他们都很聪明，都很好。”

“真的，”我突然想起来了，“对于如今京朝派坤角到上海似乎必贴《纺棉花》这出戏才能走红，荀先生有什么高见发表？”

“这个——”他笑着将眉头皱起来了，我知道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但他却是聪明的，“这个很难说，戏院老板希望赚钱，而角儿自然也愿满堂，非贴这出戏，不能卖十成，那么这出戏的流行，自然难怪的了。——我可以放肆地说一句，谈到唱与能唱，还相差不知几许呢。”

看看手表整七点了，我另外还有一个约会，谢他供给我许多资料，并且送我两张照片，在现在一片“捧过房女儿”声中，能够抽出笔来写一写这位迟暮“美人”——单指舞台上而说——也不无换换口味的意思吧。

归途上，太阳还未压山，不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由这句诗，使

潘柳黛与荀慧生的一席面对面的坦诚的交谈，告诉人们荀慧生不仅是一位艺术大师，而且还有令人敬重的人品。正如文学家萧军曾说过：“荀慧生他的人品、艺品都是一流的，表面上看他很随和，其实他的个性很强，绝不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这叫‘绵里藏针’。”

潘柳黛由于是新闻记者，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多有接触。有一次她和画家江栋良谈心感到“收获很大，并且谈到曹涵美，谈到黄也白，谈到远在边川的叶浅予、黄尧等动态”，潘柳黛原本对电影、戏剧并不十分热衷，同样是职业对她的驱使，她走进了上海的电影界。

她先后在多种场合，结识了电影公司经理张善琨，编导马徐维邦、郑小秋、王引、舒适、岳枫、屠光启、方沛霖、刘琼、陶秦等，演员龚秋霞、顾兰君、周曼华、白光、王丹凤、李丽华、顾也鲁、陈燕燕、黄河、殷秀岑、韩兰根等。她经常去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上海卡尔登电影院去看中外电影，去天蟾剧场看演戏。她对电影这门综合艺术开始了研究，常常从艺术的高度，以独特的视角与风格来评述电影明星的演技。她对电影明星顾兰君赞赏尤佳，早在南京《京报》任记者时就写过一篇《一个年轻的女人薄命花顾兰君》。

顾兰君原名顾小蝉，1917年出生在上海，有个姐姐叫顾梅君，姐妹俩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喜唱京戏，并是颇有名气的票友。后进明星公司为演员，姊妹俩同台表演都很出众，尤其姐姐顾梅君当时在上海已小有名气，后与明星公司导演徐欣夫结婚。有人认为顾兰君成名是靠导演姐夫提携，一度把顾兰君称“小姨明星”。其实顾兰君曾在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前程》等十余部影片中跑过龙套，由郑正秋导演、蝴蝶主演双胞胎姐妹的影片



《姊妹花》中，顾兰君仅 16 岁，出演个配角小丫鬟，即显露她的演艺才华，颇受好评。之后，她又在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的左翼影片《上海二十四小时》中与赵丹合作，这是顾兰君第一部较有影响的作品；又在《路柳墙花》、《落花时节》中出演较重要的角色，在《金刚钻》、《生龙活虎》中担任主角，后来得了个“金鱼美人”的雅号。

1938 年，新华影业公司经理张善琨推出《貂蝉》古装片。顾兰君主演貂蝉，金山演吕布，顾而已演董卓，魏鹤龄演司徒王允，极获好评。张善琨并将《貂蝉》挤进大光明（是西片头轮影院），既为国产片扬眉吐气，又获了最佳票房，顾兰君成为上海影坛一姐。后该片运往美国，曾在纽约最高贵的大都会歌剧院首映，当时纽约市长赖格第和各国外交使节均出席了首映式。放映后一派好评。放映收入两万美金全部捐给中国大学作为教育基金。

1940 年，顾兰君与李璠结婚，后分手，再与廖云十结婚，随夫经商。

1950 年，顾兰君以惠昌公司名义请秦瘦鸥编写《婚姻大事》歌颂新中国《新婚姻法》的剧本，由徐昌霖执导，顾兰君担任女主角，这是顾兰君告别银幕之作。晚年的顾兰君热心社会活动，是上海市静安区政协文艺委员会主任、艺术学校校长。1989 年 10 月静安区举办艺术节时，突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 72 岁。

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影坛群星争艳，潘柳黛对这位曾是上海著名的“小姨明星”倍加赞赏，曾撰《杂谈顾兰君的演技》一文，其中写道：



散文的表现力还不够紧凑,她是一篇身临其境的动人的小说。

年前,我为《华又每日》执笔《今日影坛》的特写,原定计划,是每半月刊载一人,我第一个就找到了她。当时有人奇怪,问我为什么不先找陈云裳或李丽华。但是我说我是个新闻记者,我应该说公正话,论演技实在是顾兰君驾乎众人之上的,只可惜她的条件没有她们好,如果她有陈云裳的漂亮,如果她有李丽华的年轻,如果她再有她们“得‘嫁’而‘不’”的诱惑力量,那我敢担保她可以疯狂了每一个爱好电影的人。

从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来说,“神似女郎”葛兰泰嘉宝长得并不美,而小范朋克则“救妻救家”得克弟酸,也终究嫌嘴太大了点,但她俩却拥有千千万万的心,这一方面固然也有西洋人欣赏艺术的心理比我们来得“简单粗暴”,另一方面自然也是她们演技出神入化的缘故。

潘柳黛又说:

说到可笑的艺术欣赏者,王五是抱着“饱口福”的心理。因此第一个倒说,皮黄中的野狐禅“梅花三”之类,也是为迎合观众吃口福心理,才做“奶”唱来一番外之词,而与一般人,居然也不管这出戏的艺术价值如何,竟白纸黑字,大书特书,“戏如戏”,什么“反哺鸟成”,来与再来一句“借我失眠皮”。戏真不知他们除了“不偷唱打纸”外,还有什么不可解的心思没有?好了,再说“假唱打纸”时!台下大笑的人更多了,因此打住。

从潘柳黛的这篇评论,不难看出潘柳黛对人对事的坦率,对那些庸俗的不良现象大胆地给予抨击,是不留情的。

梅兰芳是中国京剧泰斗，他所创造的“梅派”影响深远。抗日期间他蓄须停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令世人敬仰。上海名伶白玉薇是他的大弟子。而白玉薇和潘柳黛有着一段令人羡慕的情谊。

白玉薇，原名雪彦，她父亲曾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商人，由于另有所爱，玉薇出生六个月即寄名于长期居住中国的美国人阿林敦(Arlington Lewis Charles)为女。阿林敦来华时不满20岁，进中国水师，曾参加1884年中法马尾战役，战事结束后进中国海关，旋入邮政局任邮务司。1920年退休后居住北京，从事写作。著作有《中国戏剧史》、《青龙过眼：一个在中国政府机构服务的外国人五十年的经历》、《寻找古北京》等。由于阿林敦热爱中国，能操流利华语，能读中国经书，还收了一些中国过房女儿，白玉薇是其中的一个。白玉薇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英语娴熟，擅弹钢琴，后入北平戏曲学校学艺六年，又拜梅兰芳为师，从而奠定了她戏剧表演的根基。她才华横溢，除京剧外，她能写清新、流畅的散文，因此上海人对白玉薇喜爱至极。

潘柳黛怎么和白玉薇结为好朋友的呢？从她的《我与白玉薇》一文中便清楚了，她写道：



颂白玉薇，情深谊厚

我忘了我是个从事于新闻事业的人，她也忘了她是个舞台上的优伶，在这样的心情之下，由于性格上的某一点吻合，我们很快地做成好朋友了——这只是不到两个月的事情。

在2月28日的上午，何章先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问我今天有没有兴致到兆丰公园去玩，如果去，就请我到他家吃午饭。我抬头看了看钟，已经十一点半了，初次到人家府上去，就要叨扰吃饭，总是不大好的事，况且我还要去约琼妹^①，因此吃饭的事我谢绝了，逛公园的事，我答应他两点钟来，谁先到谁等，就在溪畔的桥头。

吃过午饭十二点半了，去找琼妹。琼妹住得很远，坐电车也要好些时候，到她那儿以后，又被居亭主人X太太拉住了，自然我是不便不通人情的，为了应酬X太太，我直到两点一刻才出发，在路上我抱怨琼妹：“假如你能认识路，用不着我来接你了，浪费这么多时间，去晚了，要被人骂不守时刻的。”在当时我以为至多不过何章伉俪罢了，我是想不到有白玉薇的，因为何先生在电话里并没有跟我提起。

跑进级司菲尔公园，我的步子很急促，琼妹在后面跟着走，正当我一心一意地往桥头跑时，突然山坡上有人“潘小姐！潘小姐！”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停住脚步，一看正是何章先生，在他旁边还有一位小姐，这小姐不是何太太，然而看起来是面熟的。

“我来给你们介绍吧！”何先生说。但没等何先生介绍，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抢着说：“这是白玉薇小姐对不对？”

所以我猜是白玉薇的缘故，一则因为在报上早见识过她多少张玉照，一则也是因为前次何先生到上海来跟我提起过两回。

白玉薇诚如报纸所说，打扮得很朴素。一件羊毛的方格子的夹袍，一个短的黑绒线马甲，长统的绒裤，裹在短腰袜子里，隐约可以从开衩里见到。

一向我对于艺人们没有崇拜的心理，这自然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艺术修

①笔者注：潘柳絮之胞妹潘琼英。

养的缘故。尤其由崇拜而达于“迷信”，什么要电影明星的签名照呀！什么跟唱戏的合摄一张照片呀！什么在戏院门口等着话剧演员卸妆以后，以睹庐山真面目呀！这在我都觉得是无聊而可笑的幼稚举动——自然还是那句老话，也许因为我自己是个没有艺术修养的人。

当我执笔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为坦白表明我的情感，那么我就应该提到，在第一次跟白玉薇见面，我只不过仍是随便敷衍她而已，因为在我自己对她没有真正的认识之前，我是不愿轻易忘掉她是个“唱戏的”。无论朋友们怎样地推荐。

何先生是老摄影家了，自然今天的精彩节目，又是照相。我虽然不大喜欢跟生人一起摄影，但大家都兴高采烈的，我也就不得不将就一下了。

何太太来过一次，又回去了，回去送她的小宝贝，做了母亲的人，为一女牺牲自己的享受，就好像是应尽的义务一样。

我坐在大石桥上谈天，我的话谈得很随便，我的谈话的态度也很放肆，因为琼是我的妹妹，何先生是我南京时的老朋友。只有白小姐是不认识的，但我想对于她，我写不著太客气了。时间很快过去，差不多四点钟时，白玉薇辞走了，她说她要去有一个朋友。我们定仍继续玩下去，直到何太太又来了以后。

这次谈话，我的印象很浅薄，因为我的战栗太深，我想不到梅戏子竟无聊的。当时虽然白玉薇对人很周到，很和顺，但我想，说不定这也许是社会环境使然，为了唱戏为学文的江湖气。第二天，何先生来看我了，开口他便笑着问我：“对于白玉薇的印象怎么样？”

“还好。”我心里说，真是忠臣。“那么就常跟她一块去玩吧！况且你们还是同乡呢！”

“好的！”

“可以到天蟾舞台去找她，我想她一定愿意跟你交朋友。”

“嗯！”——等我明天给她打个电话叫她出来吃瓜。“我又到何先生王上的唱戏了，现在此时，天一亮，因为吃瓜的时候可以说天，可以吃茶也



8





潘柳黛与白玉薇的情谊，在当时上海《东方日报》一篇以护龙为名的《报人印象录——潘柳黛神龙见首》^①文中亦有证实，该文写道：

与女士相识，一见若旧交相识，勾身世相厮磨之时，女士

白玉薇因上海演出结束，要回北平了，潘柳黛有点伤感，她在《黯然篇》栏目中以一篇《怀念北归的白玉薇》随笔，既叙述了她们深厚的情谊，又刻画了她黯然的思乡的心态，一种漂泊异地的凄凉。其中她写道：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在白玉薇走后，我再次踏进天蟾舞台的大门，心里实在是不胜其伤感。一同的走廊与和我与她共徘徊过的小径，小径上和我与她共坐过的长凳，以寂寞深地怀念起她的音容笑貌，台上的戏剧，对我便全然引不起一点兴致来了。

我与白玉薇结识，只不过是前五个多月的事。在《黯然篇》第一稿我和白玉薇的相识，曾充分地表白了我对她的理解与倾慕，这以后我们曾互相游宴，到“新雅”吃过茶，到“萝薹”饮过咖啡，到一个已经想不起名字来的小食品店里由于她的竭力推荐，呷过一客赤豆汤。而且非常可笑的，是我们之间的清淡，好像竟不愿再有第三者来打扰的趋势了。也许就因为我们还都很年轻，那样坦白的谈话，是不便为外人所知道的吧。

我还记得有一次晚上，“天蟾”散戏后，玉薇约我一块出去。本来我的意思是预备到皇后咖啡馆的，但因为皇后已经打烊了，同时玉薇又告诉

我，她在广州是不能喝咖啡的，所以我们也又到那家小食店去吃了赤豆汤。吃完以后看看手表上的时间，已经将近一点了，但是之间亲密与坦白的谈话，使我们都非常兴奋。两个人都不想离开，也都不想回家睡觉。于是，谁也没有征求对方的同意，我们就从容地假借养菊往马路去了。

从联合都路一直往北走，步子非常悠闲，心情也非常兴奋。两个人像做梦一样，默默地走。“玉薇”：“今天，我打破了闷寂。”“你说生活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是失去超脱的苦闷，是形容不出的烦恼……”说完她叹息着，我也叹息着，于是我们的手便握得更紧一点。

从广东东转弯我们出现在上海路的人行道上。路上的人像晨星一样稀少，玉薇突然问我：

“你相不相信？”“……不”我忍着眼泪说。“那为什么你写的东西，常常带着那样凄婉的灰色彩呢？”“……他们也是美的！”“那么你的人生观的理念是……”“玉薇……我想我们不说这样的话了。”我用请求的语气，打断了她所给我的课题。这个恬淡的心情，被这时的情景渲染得十分伤怀了。一条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笑夜，风在这里的可怜地在颤动着，我们的脆弱的情感，被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侵蚀。终于走到“天棚”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目送她匆匆铁门，向自己开着街车回头。之后，因为两人都忙于衣食，便有一个相当时期没有见面。

前一些日子，大概是一个半月吧！我到她的住所找过她一次，但她没有在家。又打过两次电话给她，她也没有在，而且她也没有回音给我。虽然我知道她，是由忙碌而疏忽了。这一层，但我之于她，却几乎由抱怨而发生反感了。当时我想——曾经的，总是那般的，即使她在，难道连打一个电话给我的功夫都没有吗？——以后有的朋友再到我提起白玉薇或跟我打听白玉薇的消息时，我便涌起一种好像负疚被揭的感觉。因为我珍惜着我浪费了“时间”，似乎对于失去笑夜马路上徘徊着的友谊，全然像梦一样使人碰也不肯提摸了。我与她保持了相当时间的熟识。突然在某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它来得非常偶然。她并不是问我她是谁，但用不着猜，我当然知道

的,那是阔别多日的白玉薇的声音。在电话里,她告诉我“天蟾”合同已满,她要回去了,问我什么时候方便,预备到我的报社来看我。但我不能给她一个确定的时间,除非我说请你立刻就来,所以告诉她,还是等一二日之后我来看你吧!

隔了两天,我到“天蟾”来了,是为看李玉茹的《辛安驿》。正在我往楼阶上跑时,迎面碰见白玉薇了。那天,她戴了一副眼镜,完全是女学生的装束,她告诉我她将回去了,又告诉我明日将应梅花馆主之邀,与兹少泉灌《小放牛》的唱片。最后还是说希望在未走之前,与我能够盘桓一次。于是我和她说等星期日吧!星期日我可以休息,那么让我约三两个熟朋友一块儿玩一玩。

但是,我实在是非常任性的,因为被某种情感所支配,星期日那天我竟一天没有出门,而且对我所要约游的两个朋友,根本就连提起也没提起。这不是我对朋友的不忠实,也不是我故意报复玉薇。如果一定要我承认是我的错误,那么这正是我情绪上的感冒。

然而,就在星期日午后四点钟左右,我在办公室翻阅报纸的时候,从平报馆玉薇给我打来了电话,她责问我为什么失约,害她自己到这儿来找我。自然我除道歉之外,是没有话说的。还是汤修梅与黄也白先生帮忙解了围,决定明天下午大家一起玩一玩。我将电话挂断了,心里是极其空洞的。

明天,我的事情很忙,出席了某个集会之后,又去参观董天野氏的人像速写义卖。赶到平报馆,已经五点十分了。

在那里,白玉薇向我亲热地表示了与我相聚的愉快。我为这温馨的友谊感动着,忍受着情绪上所起的寒热。

是昨天决定的事:我们一起到“锦江”去给她饯行。汤修梅、周小平、黄也白、陈叔可,除我和白玉薇外,还有一位隐居着的“小女伶”泰玉梅:是玉薇戏校同学,我们请她做陪客的。

那晚上,我实在并没有喝什么酒,但是我却醉了!醉了之后的情感,更形脆弱。思恋着北方的家,对着这位将回故乡的朋友,我为我被放逐的命运

潘柳黛的这长篇随笔在《海报》连载三天，此文不仅写出了她俩的情谊，更凸显了因故乡人离去而产生的思乡情结，她思念故土北平，想念远在那儿的父母。尤其是随笔最后的结尾，说出了漂泊在异乡的游子的心声。

潘柳黛又在《秋叶篇》专栏的短文《家书》中，流淌着浓浓的乡愁。她写道：

徒然，反而加重他们对我的“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老境堪怜的亭上双亲，我又何忍使他们为我负担多少透不过气的沉重？

当年报纸亦有文谈及：白玉薇“北行以后，二人鱼雁尚通，且刊之于报章，读者亦未尝以其琐屑而少之，最近白有南来讯，女士乃作《教我如何不等她》之文张之，缠绵悱恻，读者无不动容。瘦鹃¹和之，益深弦外之音，若干年后，窃意必有述而颂之者”。



¹ 笔者注：即周瘦鹃

日本侵略军十分注意控制沦陷区上海的电影市场，用电影宣传它的“大东亚政策”和所谓的“和平亲善”，目的在于麻痹、毒害、奴化中国人民。早在1939年，日本就派了一个叫金子的人到上海来控制电影业，于是就托人找到上海电影界头面人物张善琨出来合作，成立了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推张善琨为董事兼总经理，但是主导权却控制在副董事长日本人的手中。

“中联”是日寇占领时代上海唯一的制片公司，拥有一千三百多名员工，包括走红影星周璇、李丽华、陈云裳等，著名导演卜万苍、朱石麟等。负责“中联”的日本人为笼络人心，深知只有拍摄没有政治色彩、不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影片，在沦陷区的观众才愿意接受，而那些滞留在沦陷区的名演员、导演也才愿意“合作”。再从市场角度看，当时面临物资紧张、物价飞涨的局面，电影虽是文化，也是商品，必然要考虑票房，所以坚持拍摄娱乐片。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实现张善琨和其他从影人员的原意，即在和日寇合作上，只是为了保存住上海的电影业，而拒绝为占领军的政治宣传机器服务。但既在日寇统治下，也是身不由己，必然也要听从一些主子的指使，如果张善琨等人在拍片中过分强调对抗日寇的宣传主题，则势必遭遇杀身之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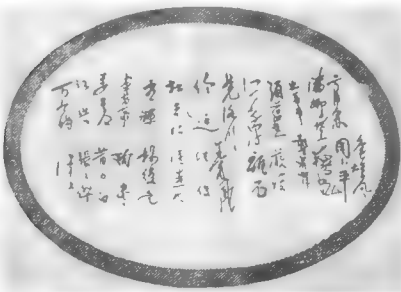
从1942年5月至1943年4月，在伪“中联”五十部影片中，三分之二为恋爱家庭纠葛的题材内容，但也



拍了几部为日寇效劳的影片,如《万世流芳》及和日本合拍的《万紫千红》等。时任上海《文友》杂志记者、编辑的潘柳黛,应《平报·新天地》文艺副刊之邀参加了



1947年5月,《平报·新天地》文艺副刊刊登潘柳黛等对《万世流芳》的集体批评文章。



1947年7月,《平报·新天地》文艺副刊刊登潘柳黛等对《万世流芳》的集体批评文章。

1943年5月8日在上海金门大饭店举行的电影《万世流芳》的座谈会

电影《万世流芳》，是张善琨屈于日寇压力下的作品，这是把林则徐禁烟故事作为《万世流芳》的主题。以林则徐如何禁烟，如何与爱国的中国军民痛击英国侵略者的故事为主线。同时，根据野史，当然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的，尽可能地淡化反侵略的主题，扭曲林则徐的光辉形象。影片有较大篇幅是林则徐的初恋情人张静娴如何协助林则徐宣传禁烟，如何组织“平英团”抗击侵略者和儿女情长的情节等内容



张静娴在《万世流芳》中饰演林则徐的初恋情人张静娴

日本人原以为摄制《万世流芳》可以借清算英国侵略中国的罪恶，做反英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以配合日本正在太平洋上和英美作生死存亡之战

为加强对《万世流芳》的宣传，《平报》举办了座谈会，应邀出席的各方知名人士有：离石、江洪、杨复冬、穆一龙、郭小枫、汪俊、麦耶、罗汉、邓芑桥、张文熙、潘柳黛、尧洛川、金辉、周小平、秦瘦鹃、柳雨生、黄也白等

座谈中多数衍赞美之句，但时任《文友》杂志记者、编辑的潘柳黛则坦诚地批评这部影片，说：“我觉得戏对于角色的交代，好像不够清楚。譬如林则徐到了广东，接着张静娴来了，张的胞兄、表兄也来了，还有叶利阿妥及玛利安娜，也都到了广东。这样的巧合，可算‘神来之笔’”。陈云裳的面部表情太过火，看起来不大舒服，李香兰的化妆，缺少活力，因为我知道她本人并不如此。她那过分戏剧性的化妆，会失去了真的美，对于她的歌喉，不胜倾倒。袁美云、姜明都很成功，主要的他们是不像演戏的演戏。”

虽然潘柳黛的批评只是毛皮，并未涉及主题，实质是一种迂回的对《万世流芳》的异见，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7月30日《平报》又一次在金門大饭店,举办了《万紫千红》电影座谈会。除上述的名人外,还有时任《新中国报》记者的徐迟及导演方沛霖、编剧陶秦、演员严俊等人参加。在众人发言的一片赞扬声之后,潘柳黛一本正经地开口了,她说:

“谈到影评,我是纯粹门外汉,但正因为是门外汉的缘故,所以反而更可以接近一般观者的意见吧?因为不会长篇大套地说话,所以只随便提出几点,算做讨教也好,算做批评也未尝不可以。许多好听的捧场的话,都有人说过了,那么就让我说几句杀风景的吧!刚才有人提起说严俊饰的李永乔上小餐馆推门时的滑了一跤,非常精彩,这一点我认为值得怀疑,因为假若只用一次,是可帮助的,而每次进门,每次滑一跤,就不知是不是硬穿插进去的低级趣味了。最少我想也许是鞋子上有一枚特别钉子,这钉子便使他滑跤,否则别人怎么不呢?再有王丹凤的国语太坏——我应该声明,京片子并不是国语,但那样连咬字都咬不真的国语,却实在较之于严俊和李丽华,不止要相差五年,而且实在有再训练、再出发的必要。方沛霖先生说王丹凤是宁波人,好像应该原谅的,其实这话根本不通,因为陈云裳是广东人,顾兰君是扬州人,她们却都能说很好的国语,而且我们既苛责于李绮年的‘广东国语’不行,那么又怎能因为王丹凤是‘宁波国语’而加以谅解呢?严俊饰的李永乔的个性太模糊,因为看完这部片子以后,使人不能决定严俊的‘定型’,是纨绔子弟?是有为青年?因为以前半部来说,完全是个有钱的浮滑少年,后半部则颇知大义。再有,在演员的支配上,姜明与周起互相调换一下,也许更好,周起在办生日时那一句‘今天可不是六月六呀’,一百万分要不得。为贫民请愿,李丽华的当众讲演,我以为不如改作‘复制’来得轻俏动人。好了,说到这里。”

潘柳黛从来就不怕得罪人,她的发言也常引起众人的注意。作家护龙写道:“余初见女士于金門饭店中,同席未交一言。女士每发一言,四座辄倾听,余甚诧异,以为伊何人斯,乃若是之能惊座也。邻座其君言于余曰:此潘小姐,报界之红人也。”

作家聚谈，说古道今

1944年3月16日下午2时,上海新中国报社邀请了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蓝业珍、关露、苏青(当时以笔名多寡为序)在新中国报社内举行了女作家座谈会。报社主编鲁风¹及记者吴江枫主持会议。

鲁风首先说明开会意图。他说：“近来文艺作品在出版界最为蓬勃，尤可注意的是女作家非常多，作品水准也很高，这在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来说，实在是可喜的现象。我们觉得如果邀请几位女作家做一次聚谈，对于文艺创作问题，听取女作家们的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主持人先后为聚谈会出了八个题目，女作家们一面嗑瓜子，一面侃侃而谈，会场十分活跃。

当记者问潘柳黛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时候,她尚有些腼腆地说:“提到自己写文章,那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兴趣的。开始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有一天居然会靠卖文为生。一想到我第一篇作品的发表,我就觉得可笑,因为我的第一个作品,不是发表在什么定期刊物上,而是一个小型报纸的征文,好像是《新北京报》,我写了一篇短短五六百字的小小说,应中秋征文,中选以后领到五色线稿费。这是上大学

會談聚家作女

1 笔者注：即刘慕清，中共地下党员，左联作家。

以前的事了,我只有十六七岁,但第一篇作品与我第二篇作品发表的中间却隔了两三年。第一篇作品以后虽然也写了几篇东西,但都写得很坏,连自己也不能满意,所以就不敢拿出去发表了。”

聚谈会谈及第二个议题:你喜欢哪些女作家的作品时,潘柳黛说:“我非常喜欢李清照和朱淑贞的作品,虽然她们各人有各人的风格,但李清照作品的清丽、朱淑贞的缠绵,就是直到现在也令人向往不已。她们都有着超人的想象,尤其在那样的封建时代里,女人根本没有地位,而她们却都能挣扎在文学的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一席的占有,也完全是以文学本身的价值换来的。实在,像她们那样成功的作品,就是在当时男性作家群里,也该是不可多得的吧!谈到现代的女作家,在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读冰心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她的作品的内容跟我的生活接近的缘故,甚至于使我常常盼望着我家的金鱼缸里也开一朵并蒂莲,之后我入了中学,冰心的作品对我就没有力量了。我开始对黄庐隐和丁玲的作品发生极大的兴趣,因为冰心的作品内容,往往是我体验到的,而庐隐和丁玲作品的内容却是我要追求的。”

在记者问及喜欢读哪一位外国女作家时,潘柳黛说:“我因为对外国文没有什么修养,所以不能直接阅读外国书籍,但读了赛珍珠的《大地》和邓肯的自传,对于她们著作的魄力,是非常佩服。”

议论写作取材范围时,潘柳黛说:“我自己承认我对于写作态度相当忠实,凡我属意的题材,我大概都敢下笔去写。”在谈到怎样写时,她颇诙谐地说:“我是很没出息的,大概以所见所闻取材,有时也不免制造一点,至于纯粹幻想的,那是三四年前的取材方法了。”

当记者问她们读书和消遣时,潘柳黛是这样说的:“我大概什么书都喜欢读的,对于旧文学的诗词歌赋,我有着很深的爱好,有一个时期,我还拼命读史书。不过读书没有长性,是我最大的缺点,而且又会忘记,一本较厚的书,后面还没读完,前边就已经忘记了。谈到消遣,我好像什么都喜欢,也什么都不喜欢的样子。”

记者最后又问女作家们对流行的文艺作品观感如何时,潘柳黛毫不掩饰地说:“目前流行的文艺作品,实在也只是‘流行的’而已,就好像目前时兴的女人服

饰一样,有了它,看得眼花缭乱,没有它,又觉得不无寂寞之感”当记者吴江枫问“潘柳黛女士的小说自己认为最满意的是哪一篇”时,潘柳黛谦虚地说:“我对于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能够十分满意的。但我在两年以前写过一篇《梦》,长不过六七千字,然以结构和技巧来说,总还算是比较满意的。”主持人鲁风问她“写的东西很多吧”,她颇不好意思地说:“因为人的疏懒,又常常患着仿佛周期性的‘情绪感冒症’,所以作品产量不多。”

1945年4月,新中国报社又在上海华懋饭店¹举办了上海女作家与朝鲜舞蹈家崔承喜的会晤,到场的那天,关露穿着淡黄色旗袍,王朔穿着鲜艳的苹果绿旗袍,潘柳黛穿着孔雀蓝旗袍,张爱玲身着桃红色的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色背心,缎子绣花鞋。会晤主要内容由崔承喜谈舞蹈,会晤时间不长。

雜誌



¹ 笔者注：又名沙逊大厦，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20号，今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半个世纪后潘柳黛在和几个老朋友聊天时，朋友向她问起女作家座谈会的事，潘柳黛仍然记忆犹新地说：“是有一次，其实那时女作家不少，除我们四人外还有汪丽玲、施济美、丁芝等，她们与我都是很熟悉的朋友。”

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潘柳黛在香港时,应香港《上海日报》之邀,写了一篇《记上海女作家》,她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十四年前上海的文友。潘柳黛写道:

和程育真还在大学里，就是描写小花小草，写，

[illegible]

公司做宣传。和孙耀离离婚后，由于又碰上女生家风起云涌，所以张宛青也改行卖文，出过一本《刺刺女界》，写得倒是非常刺激，但可惜销路还是并不太好。张宛青的写作冲劲儿高，只是近于粗制滥造，所以不久就“戒微”了。后来一直保持盛名，历久不衰的，好像还是当时跳人像透“王大名”那样，调侃自己为“四大女作家”的萧军、张爱玲、曹湜和关露。

天晚，一个诗人，其时在上海的一个报社当处女作藤子的编辑。我叫做女市的诗，她抗战未战，还写第欧根尼，却忽然消失了。据说是投奔延安去了。大汗解放以后，诗人曾在报纸上写过她的芳名，好像是在北京已经出了几套的文艺官儿。现在说出她作品的产量不算丰饶，然而风格却十分清一。诗写得太天晚，太未凉，老处女的心意已经形成，她常常苦若无人地自我陶醉，使苏青等认为她是一个怪物。

一九三一年春天，新中日报那时上海文化界人士苦闷大所在。那时老百姓多，许多利士大夫，在跑着博取蝇头微利的生涯；而这一行文人又心不甘，手不释卷，挣扎于上海，虽然在事业上弄好了，并没有白什么收获，但总归有了一点，因此，客客气气，你指我让，互相推让，十分相和。可是，一到冬天，大家一窝蜂地往北京跑，花枝招展到北平了，可有人，一受了一夜，回来时这位关小姐不知在哪家的花园里，写个“一枝红杏出墙来”，还有一人，花，一定要“一枝独放压群芳”他抱着一枝桃花捧上火车，捧到上海去，而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

[illegible]

出重围去。而游春团的其他人却已登上了火车,却又遍找不到关露哪儿去了,只好猜她落在后边没赶上车,有人猜她也许写脏,到厕所去了。甚至有人猜她,根本忘记了它。是乘这火车回上海,而还住在古老的沧浪亭。在大家猜疑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忽然有两个日本宪兵来找他们了,原来那小组被包围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情况之下,忽然像迷途的羔羊一样。一时手足无措,哭了起来。看热闹的人见她一哭,更越聚人越多,不自顾惜。弄得路局上的警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也走了过来。一问之下,才知道她是文化团的。女作家,和团体失掉联络,被人包围了。那两个宪兵才又大帮她把那个游春团的负责人找来,也算为她突破重围,救了驾。但这时,关露受辱作何!梨花一枝春带雨,粉粉残脂褪,就是手里捧着一枝梨花,也被那些人抓去,早弄个“红粉飘香”,面目全非了。

“连那几枝丹香的残干,关露也以卷卷备至,一心一意地把它捧回了家……”

后来关露半路离开了“四人小组”,所谓“写大女作家”只剩下三个了。

潘柳黛在这篇文章里用了较多的笔墨谈了苏青,她写道:

“苏青是杭州人,家里世代书香,父亲是庚款英国留学生,丰仪甚都,称得起一个‘美男子’,只可惜很早去世了。她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所以在她母亲那里,住住。到她在描写许多婆婆妈妈的事,便是受了专跟老太太生活在一块儿的影响。

她的丈夫是姓李的,身材矮小,是她的小同乡。苏青从乡里中学毕业以后,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的女文系,可是还没有等到毕业,就因为在她结婚后怀孕,自动退学了……”

①笔者注:抗日胜利前夕,关露离开上海前往苏北根据地。

我和苏青认识，是在她《结婚十年》已经发表，以“退职夫人”身份，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靠写作为生的时候了。她那年大概是只30岁，自己在静安寺斜桥弄里顶下一间公寓房子。当时好像只有一儿二女和她住在一起……

苏青离婚以后，由于她的写作，使她享受到盛名，所以一时追求她的男人很多。这里边有富商，有巨贾，有文人，有政客。当她风头最劲时，周佛海为她出资创办《天地月刊》，使她领到了大量的配给纸，而和银行去做押款生意。陈公博除了为她顶下了一二层楼的一层公寓房子，并且还每月给她一笔固定的生活津贴。直到胜利以后，陈公博逃亡日本，那笔津贴才算停止。而一二层楼的公寓房子，后来被苏青顶出了，她因为害怕有关当局找她的麻烦，所以脱货求现，只顶了一千块美金。这在苏青说起来，她是吃亏的，但是不幸就连这一千块美金，后来也没有了，因为不久她失窃了一个手皮包，那手皮包里藏着现钞、手表、戒指、小金块和十二层楼公寓房子的顶费。林林总总，算起来大概值一千五百元美金以上。

这对于苏青的确是个严重的打击，她平日刻苦耐劳，视钱如命，不图忽然一下子这些钱财就都离她而去了。“我要多少日子才能再省出这笔数目来？我要少制多少新衣服，少吃多少东西，才能再存下这个数目？”苏青含泪欲啼，痛不欲生地向她的好友们发着牢骚。

尽管苏青的文章写得先疏、豁达，但谈到胸襟和魄力，究竟还嫌不够宽大。举一个例子说，我在上海时因为在一家报馆里做事，和许多百货公司、时装公司的老板都有一点认识，所以买起东西来，常常承他们优待，替我打个折扣，价钱总比卖给别人时便宜一点。不知怎么这事被苏青知道了，有一天她特意来找我，说是要让我陪她去买一件皮大衣。“你要买什么皮的？”我问她。“黄狼的好不好？耐穿一点。”“这样阔气？好的黄狼价钱很贵呢。”我说：“不要紧，我不一定要买太好的，反正是男朋友送给我的。”她笑着说，倒是非常坦白，一点也不隐讳我。

可是当我把她的话信以为真，真的陪她从造寸走到贯一，再走到西伯

潘柳黛在《记张爱玲》一文中说：

在当时，苏青、张爱玲和我本来都是很熟的朋友，时相往来的……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裸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点打扮中。我和苏青不禁力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喝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不随便，相形之下，显得很窘，问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也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装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张爱玲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张爱玲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张爱玲

“我那时……”潘柳黛说，手舞足蹈地讲，讲得……（此处文字模糊）……他是在……

……（此处文字模糊）……她在那时，会……（此处文字模糊）……

潘柳黛认为：

……（此处文字模糊）……（此处文字模糊）……

潘柳黛与张爱玲的失和，起因是胡兰成狂热追求张爱玲时的一篇《论张爱玲》的文章。原来张爱玲在苏青创办的《天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封锁》的小说，这时各报刊对张爱玲的作品好评如潮，正如老作家柯灵所说：“有些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自此，张爱玲在上海崭露头角。胡兰成当时阅读张爱玲的《封锁》一文后，顿觉此文不俗，于是央求《天地》杂志发行人、主编，原来就是朋友的苏青引见。他自信自己是善于在红粉佳人中周旋的人物，果然在他们见面后，胡兰成即博得张爱玲的仰慕之情。

胡兰成原是汪精卫伪政权宣传次长，专写卖国求荣的政治评论，他更懂得政治上的造势，这时需要有点文艺来粉饰太平，挥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说张爱玲的文章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除外，更大肆赞美张爱玲的贵族世家，说她身染“贵族血液”，等等。



据后来潘柳黛告诉朋友们,那时张爱玲刚出名,他们一批文人认为张爱玲思路敏捷,文笔流畅,选题新颖,才华出众,很有前途。但对张爱玲渲染自己的贵族家庭,文坛众人都不以为然,但均未作评论,认为她尚年轻。这时见胡兰成如此吹捧,潘柳黛曾告诉朋友:她“那时年轻,也心血来潮,以戏谑的口吻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以幽默的姿态,把胡兰成和张爱玲大大调侃了一番”。

潘柳黛自我调侃:

潘柳黛当时也没有料到这篇文章一发表,引起轰动。正巧潘柳黛的文友陈蝶衣主持大中华咖啡馆改卖上海点心,他果然以潘柳黛女士笔下的“贵族排骨面”上市为海报,还以“‘正是论人者亦论其人’为我文之结尾”。

陈蝶衣原名陈元栋,是当年上海资深报人,由于当年在报馆年龄最小,大伙喊他小弟弟,上海“弟弟”谐音“蝶衣”,故而他写



文章取“蝶衣”为别名。他曾是上海《万象》杂志最早的主编,后又主编《春秋》杂志。1933年即在上海创办《明星日报》,并和冯梦龙、毛子佩发起“电影皇后”的选举,使当时红星蝴蝶当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电影皇后”。

陈蝶衣以写歌词闻名,他一生写有三千多首歌词。他的《凤凰于飞》、《情人的眼泪》、《我有一段情》、《南屏晚钟》、《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等歌曲,经常为新老歌手所翻唱。在香港编剧达五十多部,并一度 and 潘柳黛在邵氏公司同为编剧,又和潘柳黛同是香港笔会会友,是潘柳黛常有往来的好朋友之一。

陈蝶衣编剧的《小凤仙》、《秋瑾》电影均获过大奖,他在香港先后完成五十多个剧本。2007年6月,他还参加了东方卫视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群星耀东方”晚会,2007年10月14日在香港化蝶而去,享年99岁。中国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是他的长子。

那年,潘柳黛和陈蝶衣在上海对胡兰成的商业炒作进行了一次公开挑战和抨击,是一次不谋而合。固然有不少人拍手叫好,但也招来不少麻烦。首先胡兰成、张爱玲从此不再答理他们了。

后来张爱玲到香港住在香山半山一家女子宿舍,熟悉当年上海四大才女的人去看张爱玲,告诉她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没好气地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显然余气未消,之后,不久,这话又传到潘柳黛耳里,潘柳黛也不示弱,正巧香港《上海日报》向潘柳黛约稿,请她写篇《上海几位女作家》,潘柳黛就在这篇文章的一节《记张爱玲》中,浓墨重彩地将在上海她和张爱玲的矛盾重新抖了出来。

后来,对《记张爱玲》这篇文章贬褒不一。有人说潘柳黛妒忌张爱玲,有人则夸奖潘柳黛正直敢言,因为张爱玲并非完人。张爱玲对潘柳黛的调侃未予回应。之后,张爱玲去了美

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恩怨也自然消失。

步入古稀之年的潘柳黛,在与笔者聊天时谈及她的往事时曾说:“在上海时我写文章,也得罪了一些人,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经常有人打电话来威胁我要我小心,甚至谩骂,你们猜怎么骂?”笔者哑言,接着她说,“对方问我:‘你是潘柳黛女士吗?’我回说是呀,他又问:‘你是不是潘金莲的潘呀?’你们猜我怎么回敬他,我说:‘不错,我是潘金莲的潘,我也知道你姓王,你是王八蛋的王对吗?’然后我用力把电话一挂。从此倒也安稳了一些日子。”

事隔半个多世纪,在她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仍然对自己的机智、胆略感到骄傲。



1944年，时任《文友》杂志记者、编辑的潘柳黛，负责随笔栏目，栏目文章短小精干，颇获好评。有一次主编未征得她的同意，在该栏目插了一篇文章，这一下惹怒了潘柳黛，于是引起了一场风波。

4月某日，上海《东方日报》刊有《潘柳黛一怒辞〈文友〉》一文，其中写道：

潘柳黛不愧风趣人物，会写，会讲，就是脂肪太多一点，体格已经超过“环肥”而成了臃肿状态了。《文友》特派记者，由郑吾山、潘柳黛也好，由郑吾山、潘柳黛担任一部分。这一栏的风格和潘女士的体态不相称，一反大块文章的作风，而专取短小精干的稿件，颇为读者欢迎。最近大家盛传潘女士离《文友》之说，据说某次郑吾山未得潘女士同意，在潘的部分插入一些稿子，潘女士大为不快，提出抗议，结果，旁人调解不果，潘女士只好离开了。同时潘女士为了上海太够刺激，所以决定开到大埠，碰碰运气，目的地闻为蚌埠，蚌埠某机关任女秘书！

离开《文友》杂志的潘柳黛已不再愁失业问题，说潘柳黛到蚌埠某机关任女秘书，那是谣言。她对报刊谣言深恶痛绝，也讥讽尤加。正如她后来在《海报》上

《风言风语》专栏语丝中写道：“闭门家中坐，‘谣言’天上来。生当斯世，夫复何言？”另一则写道：“据云上海为世界三大谣言中心之一，吾人日处‘谣城’，实乃幸甚幸甚。”又一则写道：“仿佛谣言本身便有一种美感，所以造谣就是‘创造艺术’，造谣言的人就是‘艺术家’。”接着又写道：“我便常常遇见这派艺术家，对他们，真是要多头疼有多头疼。”

离开《文友》杂志，她迅速转入上海《海报》任记者、编辑。不过，说她去安徽某机关任秘书也未必是空穴来风，因为她毕竟去安徽蚌埠作了一次采访。回沪后，她写了一长篇纪实报道《从上海到蚌埠》，在《海报》副刊连载八天。她把沿途所见所闻翔实地作了记述，让读者从一个侧面见到当年日伪时期社会的痕迹。其中她途经南京小住十余日，写道：

慧麟正在走红的时候，正是事变后一年，新贵如云，富商齐集的当儿。因之时势造英雄，曹慧麟乃一擢而红，如今虽有半红的歌女在秦淮河畔跳跃着，但是若想找出一个顶尖儿的，不只现在找不到，就是三两年以内，恐怕也很难了……南京物价说起来大体都比上海为低，三四个人在凤凰餐厅吃饭，不过花两千元左右。点心最贵的价钱，好像只有十块钱一客……

我认为南京比较贵的倒是黄包车的价钱——这自然是以一般物价做比较说——好像要比上海贵一点。而且在南京坐起车子很讨厌，路不好走，都是石子铺的，车夫又走得慢，人坐在上面摇来摇去，五脏六腑都弄得搬家了。以前我曾说过，在南京生活，吃过饭以后不必吃咖啡，只要坐上黄包车在街上跑一趟就够了，管保帮助消化。但如今我不敢这么说了，我只觉得颠簸得很难受，甚至把心都吐出来的样子，因此这一次在南京，我没有怎么大出门。

又一段写道：

从前谁都知道五洋杂货、绸缎布匹购买起来都是上海比较便宜，但如今这情况也改变了，除非是上海本地制造的东西，如果外地运来行销的大概就都比上海贵了。即以苏绣的被面来说，南京中央商场去买，用不着加捐，五千几就可以买到了，我虽不知上海的行市，但我相信这价钱在上海十之八九是买不到的。因为生活在上海，开销很大，就以一片店家来说，在南京用十个店员，十个店员都吃一万几千元一石的大米，都吃五元十元一个的大饼油条；若是在上海，那么十个店员便要吃三万几千元一石的大米，二十元三十元一个的大饼油条了。以此类推，“一大百大”，因之上海物价的漫无限制地飞涨，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在南京一住住了十几天，几次遇到节电，有时在城南，有时在城北。有两回晚上到《中报》去玩玩，看见他们在点着洋蜡烛编报。本来过夜生活的人就很难有好看的面色，再加上烛光像鬼火一样，有几位同事乃更加显得面无人色了……在报纸上看到了上

上被不经意沾满了的油渍,不禁叹了一口气。再登上马车,回到南京颐和路,我竟仿佛已经旅行回来了。在马车的颠簸中,我合上眼睛,轻轻地推开了我的疲劳。

30号那天,真的北上了。车行是九点钟,八点多钟踏上车子,便已经满坑满谷。一打听才知是车子昨夜进站,今早天没亮便有人“使心弄计”抢着上车了。不得已,只好降而求其次,好容易在三等车厢里找到几个座位。三等车的乘客,真是闹忙得很,嘈杂,紊乱,倾轧,谩骂,座位上坐满了人,座位的扶手上也坐满了人,走道里的人们像插销一样地立在那里。跑单帮的女人用着尖锐刺耳的声音在叫嚣着,直到九点钟车开了,人们才暂时平静下来……

一路倚着车窗,吃吃看看,听听说说,还不算怎样寂寞。沿途下去的乘客很少,上来的人却很多。到两点多钟,车已快到蚌埠了,走道上还装满了人。当要停在蚌埠站前,我们便已经决定不从门里挤出去,而从视窗跳了。想不到如今旅行还要先学会张生跳粉墙的本事,真是十年以前说给谁也不会相信的……

三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荒地的蚌埠,虽是安徽的省会,但究以开辟的历史太短,所以一切都还不能臻于至善至美的境地。然而,到底这里是南北交通的要道,物资运输也往往以此地为枢纽。因之蚌埠的年轻来说,有此局势,也总算是年来都在突飞猛进的进展中了。

蚌埠的市境很小,人口约有十万多,民性率直,风格近于北方。但一般说起来,因为文化程度较低,所以虽没有南京和上海人的狡狴(其实南京人比上海人老实得多),却也没有山东人、河北人的周到有礼。他们的头脑单纯得很,就举一个例来说:在蚌埠乘黄包车用不着讲价钱,单程一次起码三十元,路远一点四五十元也就够了,十之八九不会有什么争执的。但是车子拉得很慢,一路横阔直撞,仿佛随时都有发生不测的可能,当时我就想在蚌埠坐黄包车,不仅应该带市民证验过血型就算了,好像还应该先有写好遗书的准备才行。不然,车夫既健步如飞,车行又不按上下道,很容易惹祸招灾。不过夜行还好,每辆车子都装有明光耀眼的电石灯,即较之于上海,

也是气派非凡的样子。

蚌埠的生活指数很低，大米才卖一万几千元一包，相当于上海的一石四斗。牛肉六十元一斤，长生果五十元一斤，秤为十六两。生活比较简易，所以治安非常良好……但蚌埠的水很坏，有着大量的沉淀，喝到口里，咸涩不堪下咽，日子住久，喝得习惯了，才比较好。居民的饮水，据说都是从淮河挑来的，挑到家里自己用明矾澄滤……

在蚌埠只能谈生活，不能谈享受，生活固然是简易的，但没有什么娱乐。电影因为电力不够，所以不能映演，因之也就根本没有影院的开设。戏院倒有两三家……有两家大旅馆，一家是维新，一家是东方。东方开设在车站附近，行旅比较便当。维新在二马路，是蚌埠繁华的中心……但维新的光线很暗，人一进去，就好像走到轮船的三等统舱里一样，有着一一种奇怪的令人欲呕的气味……蚌埠没有什么动人的名胜，一座小南山公园（现改为中山公园）便是蚌埠的唯一风景，站在山上可以俯瞰全景。因为不大加以修饰的缘故，所以也就像乡下姑娘一样，乱头粗服，几乎全仗天赐了，还有一个小蚌埠，在淮河北岸，其实这里不算风景区，因为在铁道未建设前，蚌埠原以淮河北岸为中心的；之后，为了地利之便，南岸日趋繁荣，于是北岸才荒凉了。

淮河的水流，相当湍急，几乎每年都有汛滥之灾。罗先生就任之后，曾经大事修堤，但因为水流污浊，工程又极浩大，人力财力有限，因此短时期内是不容易建筑完成的。沿岸的土地十分松软，河中舟船很多，有许多渔人都是以船为家，食于斯，卧于斯，小孩子们根本都难得上岸的。蚌埠的居民生活，大都偏于营商，所以也比较富庶。再加之南北交通要道，外埠客人的来来往往，因此造成花市^①很盛。我在蚌埠，曾经有两个朋友为满足我的好奇心而给我叫来几个蚌埠有名的妓女。在没有看见她们以前，我便想，根据本地人的打扮这姑娘也许是十分乡气的。但等到一见，才知道是我猜错了，她们竟是非常时髦。即便拿到上海，走在南京路上，也不能算做怎么

① 笔者注：花市即妓院。

个一家咖啡馆老板请炼师娘娘吃点心，师娘说：“可惜我非水晶肚皮，若是师傅竟给你做广告，将我今日吃下去的东西，分门别类，展览一番，众‘望’所归，必与生意兴隆也。”老板笑谓：“果如斯言，敝店必每日客满”“扣铁门”无疑，盖“老饕”之意，不在点心，有名如炼师娘的肚皮，总是值得一看的。

其实咖啡老板也是一位金石家，展览师娘之水晶肚皮，固可赚一笔大钱，若再于此水晶上镌以“金闺国士之腹”数字，岂不更妙？

昨聚于霞飞路卡尔登咖啡馆，座上有金闺国士周炼霞夫妇，乃晚萃公以事先行，居然很放心的样子，其时座间吸烟人物正多，竟不怕唱“吊金闺”。可见晚萃公到底在邮局任职，宏量！宏量！

某夜，五男五女作商游，路经巨鹿路采奇里炼师娘娘闺前，时某甲忽发奇想，谓何不站在窗下唱一曲“恋歌”，叫几声“炼师娘”？若得炼师娘白绿窗探首而出，岂非大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铸情”情调乎？

若是一路行来五男中忽失一人，岂非“吊金闺”尚未唱成了“桑园寄子”吗？身未在场，心有此想。

潘柳黛在《语丝》中还写道：

看《结婚十年》，发现苏青小姐也是“爱娇派”盖又字里不时唱起“‘呀’字调”也。

风·只曾批评我《风言风语》火气太重，其实“火烧红莲寺”，也有“火烧红莲寺”的好处。

朋友劝我，赴“治事之所”时不妨“有女骑车”，可免每日“劳民伤财”之苦。然而余骑车尚未臻“出神入化”之境，以粤园路底至报馆的距离，怕是一半儿我骑车，一半儿车骑我也。

①笔者注：炼师娘为周炼霞，女词家、画家、作家，素有“金闺国士”、“大美女”之称。

在《南》，他已写，所以一提及我便比黄荷姐还子，即使那是因为他只看到柳枝，没有想到柳树的缘故。

当然，小报上也有调侃性的赞美潘柳黛的小文，如作家周小平曾以《美的柳黛姐》为题，写道：

今天市路上，在塘步镇原家，由小各“小报”，认识了潘柳黛小姐。在“第一个戏线”，我发觉了她的笑点，为一般女——时没有的美丽。那时我并不知道不久之将来，上海滩上，至少是文艺界上，要有一个不平凡的女士——“四大姐”——因为一个具有特殊笑点的女人，定会吸引男人们的注意。——正如《史》中，在一个极长的路程，我看见了柳黛姐（那时我们已修得早（新）住在人力车上，——那时的会时，对小姐更美丽了——更好看了。看一个美丽的女人与卷着一幅名贵的字画，是——一种地解渴。因此我曾站在我的脚下。然而《史》友人们传下，说——兄在报上说我称赞柳黛的美是“小点”——我子在和答，因为爱美是大性，爱美是大性，各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了解。譬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等，就是美，了解不同的明性。美是没有什么标准的固定的物性，它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时而异。——过报的《史》水与到，说——弟说姐入说，在外国不专攻了音乐和舞蹈的戏，没有开始又集而以在卷上——正正正——因为弟说和弟说字上，说——弟说弟说，不是可以研究小点——弟说“美”是有时明性吧！前大在报上，弟说，兄的文章，说他与柳黛姐在“银都”同夏，同地玩了一千七百金（做这大兄的柳黛姐“不赖漂亮”，说柳黛“漂亮”就是“美”吧！兄——只说空和审美，——“美了”尚未“过腔”，他终究也找到了柳黛姐的笑点而站到我这边来了。

①笔者注：原名陆小洛，报人、作家，后为香港《大成》杂志主编，曾在—报道中称：陆小洛在美国谢世，亦海上文人之一，当年在《罗宾汉》报时代，潘柳黛喜以国语呼之为“潘小溜”者也。

舞热带蛇，做准新娘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位高个头瘦瘦的青年向潘柳黛走了过来，这就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授李延龄。他们淡淡地寒暄，但彼此都被吸引，之后他们从谈《红楼梦》到论莎士比亚戏剧，是那么投机，观点竟然也一致。这时他们像所有男女青年一样搭上了爱的帆船，这时潘柳黛发表了一篇散文小说《热带蛇》（又名《弄蛇记》）的妙文，引起了轰动。之中有这样一段：

……，他……了一口，原来十分健壮的，一……，使……变得极其脆弱了。不知自己到底是怎样一种矛盾的感情，竟会那么热烈地喜爱起这条蛇来。虽然有朋友跟我说：“要……一点，蛇是有毒的。”然而我不听，我只好对他们笑一笑，……蛇婉婉地围绕着我，已经使我迷……是一条具有非常魅力的热带蛇呢。当那蛇……眼睛，轻轻地舐我的手背时，我……话都不愿意听，我只想怎样才能使蛇……对它的爱抚。明知道蛇是狡猾的，但我已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最有能力的舞蛇人，我要用我所有的智慧、耐性，来调理这在别人眼里看……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我的……我的嗜好以及我自己的许多习……一条蛇。那一天，我给……，发去一封信，信里写到了我的近

这一篇散文小说,把一个初恋人的心态,那种陶醉,那种狂热,描绘得入木三分。

从此,潘柳黛在上海得了个雅号:“弄蛇的女人”。

不久,文亨先生的一幅名为《钢笔与口红》的漫画出世,画笔纯熟,线条流畅,形象逼真,画的是当时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三位女作家,一位是事务繁忙的苏青,一位是奇装炫人的张爱玲,一位是弄蛇者潘柳黛。而那幅《钢笔与口红》在上海传开了,至今仍在不少写张爱玲、苏青等的著作中转载。

潘柳黛的另一个中篇小说《魅恋》,在上海《力报》连载了四十五天,又引起轰动。记者、作家老凤(朱凤蔚)在他的《阖第光临》一文中,提及“本报自也白兄,三山五岳,各路英雄英雄,大家应召而来,各显神通,真是名作如林,精彩百出,声势之盛,无以复加,也白兄拉角手段,高人十倍,足以自豪。王小逸兄之《关关新语》,恢复从前‘鸾和散辑’笔法……潘柳黛小妹子之《魅恋》为1944年新派女作家中之标准小说,至少可并苏(青)、张(爱玲)鼎足而三……最不容易者,为吾家《阖第光临》于力(报)舞台,老朽当然是摇旗呐喊一名班底,不过大妹子周炼霞,小妹子潘柳黛、娇女白玉薇三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角,今悉被也白兄罗致,这面子真是十足加一……”

潘柳黛的中篇小说《魅恋》问世,开始的一段她写道:



文亨先生笔下的上海文坛女作家

从订婚到结婚是任何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感情生活的升华，也是美丽人生的重要驿站，潘柳黛与李延龄自然也不例外。

1944年12月在《力报》刊出的题为《潘柳黛结婚期》的调侃短文，这是出于作家老凤手笔。文曰：“妹子潘柳黛小姐，……复由南京到蚌埠，前后差不多一个月，才回到上海，累得‘热带蛇’盼望着头颈长似丝瓜，秋水欲穿。柳黛回到上海，突然宣布，近期内，将与‘热带蛇’举行结婚典礼。四姊妹咖啡馆邀宴之夕，我遇柳黛，询其结婚确讯，她完全承认，我问她：‘到底日期几时？’她说：‘不是今年年底，即在明年新年初头！’……柳黛是喜欢热闹的，我们这一群，吃起她的喜酒来，是准够大大地闹她一场，她才快活。”

老凤即朱凤蔚，系报人、作家，他的小文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潘柳黛的友谊。

1945年1月10日，上海《力报》首先以醒目的黑体字标题写着：《柳黛今日作新娘》，又在内容提要上写道：“名记者兼女作家潘柳黛小姐，与‘热带蛇’李延龄先生，定今日下午三时于新都饭店举行婚礼。你看她满面春风，一团喜气，笑得连嘴都合不拢来。弄蛇好手毕竟不凡！”并刊登了潘柳黛半身照片一张。

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有全国闻名的四大公司，它们是先施、永安、新新、大新。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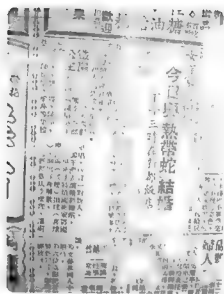
新公司位于先施公司之东,在浙江路、贵州路之间,楼上就是著名的上海新都饭店。

这一天在新都饭店六楼的大厅里,张灯结彩,满厅宾客,音乐声伴随笑声更显得一派喜气洋洋。这正是潘柳黛与李延龄在举行隆重的婚礼。曾有副标题为《细柳画黛眉,迟龄传绛帐》、正题为《潘柳黛弄蛇典礼,展开在新都楼头》的文章,据记者路德曼报道,其结婚证书:第一行写有“李延龄,系江西省庐陵县人,年28岁,年、月、日、时生”第二行写有“潘柳黛,系河北省北平县人,年25岁,年、月、日、时生”另一行写:“今由平襟亚、赵鹤鸿先生介绍,谨定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一月十日下午三时,在上海新都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恭请罗君强先生证婚,阴阳而演八卦,夫妇始肇五伦,天地氤氲,万物化育,男女好合,九族基成,榴原多子,草亦宜男,既种三世姻缘,应结百年眷属,此证。”

接着文章子题《幽鸟相逐，尽得风流》写道：



行。”临时把“中旅”演员汤琦拉来任司仪，节目未开始前，由新都饭店周副主任义务报告，黎莺、朗音、丽蓉三大歌星先献《不变的心》，丹琪再唱《喜临门》，那算是婚礼的前奏曲了。

非常别致，此番婚典，并无男女候相。司仪“新郎新娘入席”，场子里掌声雷动，但只见穿上青西装的那条“热带蛇”急匆匆奔了出来，“三步改作二步行”，而柳黛呢，也是喜气洋洋地由汤修梅、何章等保驾登场。普通的新娘子总要装小脚，柳黛却豪爽得很，站到她的岗位上，粉绢儿掩住那红嘴唇，禁不住地笑。有人说：“那莫非是1945年的新《纺棉花》^①。”

证婚人在南京，由金雄白代表证婚，他在“证”过“婚”以后，发表谈话及感想道：“我记得去年曾同罗君强先生谈起了关于潘小姐的婚姻大事，罗先生告诉我，潘小姐喜欢‘热带蛇’是因为李先生一下子可以看四五个钟头点书本的耐性子，于是罗先生觉得很奇怪，其实这是潘小姐之所以离不开‘热带蛇’的要点了。”

王效文^②也是一个风趣人物，请他说几句，他看一看新郎新娘，就得出一个哲理，他说：“人说李先生太长太瘦太温柔，而柳黛是太胖太矮太豪爽了，怎么好相配呢？我却说非是，他们是相共不同个性的好奇，便有了一种非常正确的爱慕，至于生理方面的尺寸问题，恕我不是医学家，不敢瞎七八搭了。”

女画家周炼霞，也给人推上台去，她的演说姿态，让我们想起“甜姐儿”黄宗英，也是京片子，她说道：“李先生太长，柳黛太矮，他们共同养出来的小国民，一定是不长不短不瘦不肥，最合乎标准尺寸的。”停了一下，又笑笑，“说起来，柳黛要叫声我阿姐，如今我又多了个妹夫了！”——多么艳丽的笑，她是今天女宾中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一朵花。

婚礼完毕，穆一龙、康正平、秦泰来、孙文杰四位摄影家的镜头开始活跃，柳黛拍照时，双脚挽花，还是禁不住地笑，那条“热带蛇”的新郎，却装得

①笔者注：深受群众喜爱的京剧名。

②笔者注：此人是一个律师。



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给潘柳黛带来无比的欢乐、甜蜜，带着众多名人的祝福，她同所有女人一样珍惜婚姻超过自己的生命。



一场别开生面且又热烈隆重的婚礼，有那么多知名人士赠送的银盾、诗词、油画、印章等。参加婚礼的著名人士，大多已经作古，但他们与潘柳黛的绵绵情谊，长留住话。

潘柳黛的结婚介绍人平襟亚，笔名网珠生、秋翁等，斋号襟霞阁。江苏常熟人，家贫，读私塾数年，聪慧好学，后赴上海卖文谋生，常在《时事新报》及《七襄》杂志发表杂文。并与大文人郑逸梅等相识，后成好友。同时平襟亚奔走于老名士廉南湖门下，廉南湖正是当年上海兴起的股票市场的一家交易所董事，初到上海的平襟亚炒股发了大财，从而使他住进洋房，坐上汽车。但他不沉迷股票，仍喜笔耕，他收集了许多有关诉讼不公案例，完成他的刀笔诉状文章，刊登于周瘦鹃主编的《礼拜六》周刊，连续刊出，颇受欢迎，偶尔停一期两期，即有读者来信询问，请继续刊登，可见群众的喜爱。平襟亚将文章汇编成书，这是他自费出的第一本书《刀笔菁华》，上市后一销而空，《报人外史》说：“《刀笔菁华》一书，正、续两集，民国九年辑以来，每年二三版年，总计二十年来，销数别说《啼笑因缘》望尘莫及，且已造成上海出版界高纪录。”

平襟亚创办了共和书局，又创办了小报《开心报》，在该报上刊载了一篇女作家的生活琐事，被女作家吕碧城看到，认为是对她的莫大侮辱，以毁坏名誉而告上法庭。平襟亚逃至苏州改名为沈亚公，躲在家中，动笔



写成长篇社会小说《人海潮》。关于吕碧城诉讼案,有两种说法,一为吕赴欧美,而作罢,一说后经友人调解双方和解。平襟亚回到上海,办起书店。接着他的《人海潮》、《中国恶讼师》、《巨大秘密》等书出版。由于业务扩大,他将书店改为中央书局。

上海沦陷时,平襟亚的中央书局遭到查抄,因出版抗日书籍,他被捕入狱。他的《敌宪兵队二十八天》一文中记录了这段经历:

平襟亚好学,中年入上海法学院读书获法学学士学位,开业律师,因此他又成了上海闻名的大律师。又创办《万象》杂志,他在《铁报》、《海报》等报均有专栏,其文均为信手拈来,却件件精品。也是敢于吐露真话的文人。如当年胡兰成正炒热张爱玲具有“贵族血液”时,《光化》杂志披露张爱玲曾给《万象》杂志老板平襟亚一封信,张爱玲说:“如果有有益于我的书销路的话,我可从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的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报的人代我义务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气氛的……”平襟亚看到张爱玲的信后讽刺道:“她只要书能多销,她只要赚钱,什么……祖父、祖母的历史‘香’、‘臭’,任人宣扬都不计较。那我为什么要做她的义务宣传员呢?任说……‘流贵族血’,在她认为有‘相当效果’的一回事。”

抗战胜利后,平襟亚把他威海卫路楼下一间房,让给郭沫若、袁雪芬等作为开会之用,他和郭沫若、许广平、田汉、洪深、安娥、严独鹤、朱凤蔚等进步人士接近并合影,因而曾被国民党当局觉察,受了许多麻烦。解放后任上海文史馆顾问,“文革”浩劫亦受波及。

平襟亚是在著作、出版、报纸、金融、法律等方面都是有建树的人,享年逾八十。

平襟亚和潘柳黛是要好的朋友,潘柳黛在《海报·风言风语》语丝中写道:“与秋翁^①昆仲伉俪小坐杜美花园,名歌手梁萍小姐客串《阿呀呀》及《王昭君》二曲,歌时鸦雀无声,歌毕掌声雷动。”一篇语丝证实了她和证婚人平襟亚夫妇是常

①笔者注:平襟亚笔名。

有往来的朋友。

若干年后，在潘柳黛墨尔本 BOX HILL 的家中，来玩的朋友正在看台湾的《皇冠》杂志，扯到发行人平鑫涛是平襟亚的侄子时，潘柳黛她曾讲了平襟亚的一个笑话，说的是当年平襟亚怕老婆的故事：她说：“平襟亚有个相好，安排的住处只有我们几个好朋友知道。一天，他陪这位新欢游杭州几天，回家打开门锁，发现屋内满房红木家具等物品全搬了一空。他是聪明人，知道小偷没有那大胆，也不必报警，他明白这是他老婆干的，因为他老婆历来提防他有艳遇，终于探听了这个住所，后来他只好乖乖将新欢打发了。”

亲密好友周炼霞，又名周紫宜，有“金国国士”之称，江西省吉安县人，1909年出生，从小随父到上海，后拜吴兴画家学画又同朱孝臧学词，又随蒋梅笙（蒋碧薇之父）学诗，有女诗词家、画家之美誉。

周炼霞曾与陆小曼一道去观看艺海回澜社举行的张大千的扇面画展。1952年，周炼霞在上海博物馆担任短期工作，适逢另一位女画家江南苹也在博物馆任职，周炼霞写打油诗调侃曰：“你是长工我短工，短长同在一楼中”，幽默风趣。周炼霞是上海中国国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分会会员，曾与瞿蜕园合著《学设浅说》。1980年她移民美国加州洛杉矶，与分别三十年的丈夫徐晚苹团聚，2000年在美逝世，享寿91个春秋。

当年周炼霞与潘柳黛交往甚密，潘柳黛多次在散文中调侃其夫妇。如1944年她在《海报》的《风言风语》专栏中写道：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晚萍公 司老板若要娶个 小姐，那才叫天大的事

又一则：

①笔者注：晚苹时任邮政局高职，喜穿邮政制服出入社交场合，而不愿穿西服，周有意见也无奈何

周炼霞在当时的文坛画苑中,属公认的大美女,故朋友喜欢开她的玩笑

潘柳黛还有一位出生北京的同乡,是学问高深的文友柳雨生,又名柳存仁,当年也是上海各小报的知名作家,曾在香港任职,后转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长期致力于道教史、明清小说及中国古籍研究。著有《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英文)、《伦敦图书馆的大众小说》(英文)、《外国的月亮》等。

柳先生已退休多年,现已是一位



90多高龄的著名的澳籍华裔学者，居住堪培拉。笔者曾对柳教授进行电话采访，他因年事已高，语音低沉，对当年上海老朋友潘柳黛仍有一点印象，他说：“当年我和夫人曾参加过潘的婚礼。”当笔者问他送潘柳黛对联事，他说记不清了，但他又说：“几年前见报纸刊登的讣告，方晓得她也在澳洲。”柳教授于2007年给笔者夫妇寄来签了名的《道教与道术》及《外国的月亮》两本著作。

潘柳黛举行婚礼时，前来祝贺的朋友中，年龄最高的要数当时69岁的著名小说家包天笑。他1876年出生于苏州，曾中秀才，后是“南社”前辈，他办刊物，培养小说家，著作等身，享有通俗文学大师之荣誉，备受尊崇。1946年移居香港，1973年在香港法国医院去世，享年98岁。

由于潘柳黛喜爱绘画，自然交了不少绘画界朋友，女画家吴青霞即是其中之一，她曾赠送潘柳黛、李延龄喜庆画一幅，在婚典上吸引了众人眼球。吴青霞原名德舒，号龙城女史，1910年生于江苏常州。自幼习画，12岁即参加当地书画展，1936年她的作品即在加拿大展出获荣誉奖，1956年其作品入选在芬兰举行的世界女子画展，1984年她的作品又入展巴黎法国国家秋季沙龙。吴青霞传略已被收入英国的《艺坛名人录》和《世界著名妇女传记集》。现为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意大利欧洲学院院士、上海画院画师。出版有《吴青霞画集》等。

参加婚礼的上海名流，还有一位集编导、制片于一身的著名电影制片商张善琨，1907年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从1935年在上海创办新华影业公司起，到1952年在香港恢复新华影业公司，由张善琨主持拍摄的影片达六百部之多。有“上海滩电影大王”之称。

张善琨是潘柳黛交往最多的朋友之一，并且是后来电影事业的合作者。潘柳黛曾在她的《妇人之言》一书中，记叙了在上海时张善琨曾给她说过一个故事：“张善琨说：某人自杀，临死前留遗嘱与其家人外，并分致遗书与其挚友，书内且附诗一首留念。潘问：此人是做什么事的？曰：军人。潘说：怪不得，如果是写稿家，我敢担保他一定连一个字也不肯写的。”

1946年5月，张善琨、童月娟夫妇到香港，1948年与李祖永合作创立永华影

业公司之后又创长城、远东。潘柳黛到香港后,由她编剧的《歌女红菱艳》电影,即由张善琨的远东影业制片厂制片。张善琨之后在香港重创他在上海时的新华影业公司,了却了心愿。1956年7月,因拍片劳累而客死于日本,年仅50岁。

还有潘柳黛在南京《京报》相识的南京《中报》作家傅彦长等均参加了她的婚礼。



带着众人的祝福，潘柳黛像普通女人一样沉浸在爱河里，也像普通女人一样倾注心血深爱着她的夫君，虽然他只是个“穷教授”，但她更欣赏的是他拥有出众的才华。她很满足，因为世上哪有理工科教授又精通《红楼梦》、莎士比亚的？她骄傲地在心底对别人说，没有，没有，只有她的夫君李延龄。她认为这是他最好的光环，他在她心目中是全才，是天底下最好的丈夫，她为拥有他而自豪。小家安排在威海卫路成都路口。

《语林》杂志向她约稿，她便写了一篇《我结婚了》，不过她不是炫耀她那盛大的婚礼，而是写她对婚姻独特的看法，她写道：

便等于告诉人家说：“今后我同乙结婚了，乙同我，不怕地不怕地在一起过日子。”乙同甲结婚：“甲同我，今后两个人是在一起过日子。”乙同甲结婚，甲同乙结婚，这是两回事，在婚姻制度中，乙同甲结婚，甲同乙结婚：“甲！这真是荒唐，一个朋友！”乙同甲结婚，乙同甲结婚，这是两回事，对于那一幕无聊的结婚仪式，因为婚姻关系也，性关系只是甲与乙间的事，正用不着大张旗鼓地招摇。如果偏要说婚姻关系是婚姻制度里的一个节目，男女所以要结婚，完全

外间不得而知，有之仅是不相干的传言而已。兹向女士索得短文二章，确系婚后所作，女士琴瑟之好如何？此处便是答案了。值得推荐的两文短语意长的作风，令人留有余不尽之感。《厨房私语》为同人所妄拟，请作者原谅。

她的《雨》是这样写的：

外面在下着雨，这还是今年第一次的雨，你坐在我旁边向我絮絮地说着带有几分酒意的醉话，我望着窗外房檐上一点一滴地滴着的雨点。

你将瓜子靠近了我，一颗瓜子壳落在了我的腿上。我以为你在嫌我不注意于你的说话了，故意这样做的，但你却轻轻地为我捡下，去丢在桌上的盘子里，且向我轻轻地说了一声“对不起”。

其实我还是明白的，明白你并不完全出于无意，因为虽是你嘴里在掩饰着，在向我道歉着，但你眼睛、神色却已经告诉了我。

于是我问你：“要不要，我给你煮一点咖啡吃？”你说：“不，过一会儿再说吧！”我，今天拿红茶改成咖啡。“于是我为你剥了几粒瓜子。我将瓜子肉递在你手里，你向我笑了一笑，一粒一粒地吃掉了。

又一篇题为《酒》，她写道：

已经答应过我，说是从此不再吃酒了，但偏偏在今天你又吃醉了酒。医生嘱咐过我，同时也跟我说我，你患有心脏病，不可以做激烈运动，也不可以吃刺激食品，许多常人能办的你不可以，但你偏不肯听话。

每当你又吃醉了酒，都要有三五天的不舒适，你总好像借着酒力设法在折磨着你所爱的人，你会说出许多半真半假的使人听了不高兴的话。我因你在酒醉，总不想多跟你计较，然而口头上虽然让你几句，在心里却总是郁结着的。

——你喝醉了酒，脸上都是红白红白的，眼睛闭得很紧，使我看起来害



可,这些在丁荫楠以后,我都忘了,连她的“当时”我也记不得,只记得,一起酒来,你却又不记得了。

虽是不常有吃席的情形,“我看,你酒醒已经不止三三三三三”

潘柳黛的这两则小品文,向一切关心她的人们展示了婚后不悦之情。婚后他们的小家,也常有各方名流光临,潘柳黛一向好客,一次她请客人吃烤鸭,她风趣地写了一篇《怪鸭》:

今日在我家吃烤鸭,为《第拾红》^①。“这是鸭腿,我替主人敬你。”^②“然后我再捧一第拾易文^③。”“这是鸭翅,我替主人敬你。”“然后我再捧一第拾……”“这也是鸭翅,我替主人敬你的。”“然后又捧一第拾……”“这一次鸭头,我代表客人敬给贵客的。”“还要再捧去说,相公!”“不过只普通鸭子而已,又不是怪鸭,哪儿来这么多腿?”

她的调侃把客人逗乐了。

①笔者:著名影星。

②笔者注:原名杨修歧,报人、作家。是李延龄圣约翰大学同学,后在香港与潘柳黛同为邵氏电影公司编剧。

③笔者注:影星上官静华。

潘柳黛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有朋友告诉她，说她所深爱的李延龄曾和另一女人有一段恋情。潘柳黛不相信，认为上海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喜欢编造许多小说上都写不出来的奇怪的故事来耸人听闻。她深信说她心爱的人的恋情是编造的故事，她也从来不去向李延龄核实。她爱得非常单纯，不大考虑到一个人的出身、财产和他过去的历史。尤其她不喜欢像一般女人整天疑神疑鬼地怀疑丈夫外面有了相好，甚至悄悄地翻阅丈夫的衣袋，查一查有无两张电影票，她对他是信赖的。当一天李延龄与相好的事实终于败露在潘柳黛面前之后，潘柳黛一下子傻了，她曾说：“我常想：爱情没有真假，就是真正的刻骨倾心，不幸有一天不再相爱了，那么回思以前，也照样会有似梦似真的感觉。若是能够相爱，即使爱是一个漫天大谎，如果这谎永远不被拆穿，如果能够永远在对方甜言蜜语的哄骗里生活，直到老死，那么在当事者岂不也就够了？”潘柳黛决定离开他，但她又经不起他的苦苦哀求。李延龄如实地告诉潘柳黛那一段不该有的恋情，潘柳黛被他的真诚感动了，但她对李延龄说：“我的条件并不苛，我只要‘一对一’的爱情。”李延龄满口答应，这样他们又和好如初了。

他们过了一段平静而美好的日子，双双进入社交场合，亲亲热热地在雨中散步……但不久李延龄突然离她而去，潘柳黛意识到这是他对婚姻的死亡宣判，一种心酸，一片苦涩，顿感茫然，找不到出口。但她咬咬

牙没让泪水溢出来,她认为既然相爱已失去光泽,最好的出路是把这段情送进坟场了。她从婚变的旋涡中坚强地走了出来。当时上海《力报》刊有《柳黛近况》报道:

柳黛自离婚以来,好久没有露面,她的公子李延龄,要出外游历,她为了想过一个时期安静生活,因此一时迁居到别的地方,她每月发给她零用钱,平时在友人处可她很早就会见了,因为6月日本报有《“报界”林带书》的自传,现在则可窥悉于此事的经过,她说,报上所记,全不是真的回事,李延龄是个地主,绝对是事实。并没有任何外间的谣传,《“报界”》没有子何不实,因为她现在已恢复一年以前的生活,静养,内出,余下时间,她一心料理家务,她不必各在寂寞静的生活环境中,写成一幅“李延龄”画,他们怎么活泼,明快的,若不是一个大肚子对她有行动,她劝解,她喜欢同一班书朋友在一起玩。为了带带地作一报章,她从下周起,又将为本报长期执笔了。

潘柳黛是个坚强的女人,还属天生的乐天派的那一类人,她俨然抬起了头。

朋友见她腹部逐渐隆起,怀疑她是双胞胎,她风趣地说:“多多益善,两个‘接龙’,三个‘打亨’,四个‘麻将一桌’,五个可成‘沙蟹’之局焉。”可谓妙语如珠。

当年《海报》又发表白驹的《潘柳黛待产妙语》一文,写道:

名女潘柳黛女士近之大腹便便,甚为出丑,爱子日前招媒人相室,安心待产,所以更不可不察也!昨在友人,曾三三低,见其大腹,子不钱个大人,但一胎,据云:书是留了待借来。谈及腹大,她说:“不可以双胎。夫一女怀胎,若然,他日所产者勿论其为男为女,便此女不可高至生时,夫一可得天女,子女亦可成多壮男,斯人必在妾身,子不子也!”“子不子”等语,如此可知,双胎尚有三女女子,其子“子”“子”“子”,子不子“子”“子”“子”!

潘柳黛说：“我那时在苏州，因为清乡的工作，绝不是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像《文友》杂志那样，又染成绿颜色一样的使人容易明白。尤其我去了，地域上的陌生，说不上也许会使我感觉迷惑而打折扣。……”

作为报社、杂志记者，在那特定时期难免不涉及政治新闻话题，潘柳黛也写过应景报道，但在有些报道中尽可能地回避政治，如她的《写在清乡两周年》，一开始她就写：

……为视察两年的清乡工作而被派遣到苏州时，因为清乡的工作，绝不是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像《文友》杂志那样，又染成绿颜色一样的使人容易明白。尤其我去了，地域上的陌生，说不上也许会使我感觉迷惑而打折扣。……

接着她又较详细地介绍苏州市容，然后才谈及伪专员。听他们吹嘘所谓的清乡成绩后，潘柳黛讥讽道：

……苏州市容，……每天倒也可以有个四……

①笔者：指《文友》杂志。

②笔者按：指日寇占领时期。



不难看出潘柳黛的良苦用心。

重庆复员大军对她的围攻,还因为她的文章多见于小报,属“身边文学”,又称“市民文学”,统属“海派”范畴,是消闲、娱乐居多,当时被污蔑是低级恶俗的读物。其实以“世俗”见长的文章,最能体现城市的风土民情,深受群众的喜爱。这种大众化的文学是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构成的新文学体系,亦是当今公认的现代文学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由于在上海沦陷区的作家们并没有犯什么罪,所以复员大军也只好匆匆收场了。

抗战前的上海《夜报》,于1946年5月12日复刊,改名为《新夜报》,由资深报人,时任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潘公展任董事长,《新夜报》另创两版时事文艺综合性副刊,取名《夜明珠》,潘柳黛受邀任《夜明珠》副刊主编。在复刊号的前言里,她写道:



1949年29岁的潘柳黛

、批评、支持、鼓励。更不用说当时许多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朋友，更不用说那些读者、影迷、粉丝们。甚至那些为朋友所给的——那些惠赐作品、《夜明珠》和那些欣赏《夜明珠》的朋友们。除此，如果一定要再让我们找出一一点《夜明珠》让人喜爱的名作，那么也许就是胡风先生的了，他和胡风，他们是我们永远爱了！我们继续给《夜明珠》的朋友们，继续给《夜明珠》以热爱和批评！

在《夜明珠》副刊上，潘柳黛发表了文友苏青约一万多字的小说《九重锦》，连载十二天，其主要内容描写抗战前后，一个职业女性的心路历程。不久，又发表苏青用新笔名“鱼月”写的随笔《月下独白》。而潘柳黛她自己的短篇小说《恋》，连载十五天，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一对恋人的感情纠葛与缠绵无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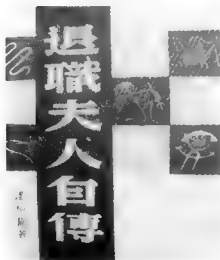
随着抗战胜利的喜悦，上海各行各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而以报道时事政闻为主要任务的公私通讯社更是拔地而起，这当中阵容最大的通讯社要数中央通讯社，登记注册的记者便有冯有真、胡传厚、陈香梅等四十多人。此外，有大光通讯社、大中通讯社、商业新闻社、华东通讯社、大公通讯社、大华通讯社、中国摄影社等。潘柳黛是仅次于中央通讯社、拥有十四名记者的大光通讯社的专业记者之一，当时她的同事有茹辛、徐逸鹤、邵协华、陈奋克、周浩然、朱之江、黄庆芳、程乃申、张筠、吴国华、陆青绮、沈石坪、江霆。

潘柳黛像以往一样，仍然是个活跃在社会视野中的一位公众人物，她与历史悠久的《申报》副总编辑卜少夫、《前线日报》曹聚仁、《神州日报》陈东平、《辛报》总编陆小洛、《铁报》总编辑汤修梅等都是常有往来的文友。



《退職夫人》，一鸣惊人

潘柳黛在和一股莫名的干扰进行抗争的过程中，潜心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退職夫人自传》，1948年由上海新奇出版社出版，1953年香港新奇出版社再版，2003年北京新世纪出版社三版。这是潘柳黛的代表作。全书共二十四节——《我与我家》、《寡妇式的初恋》、《变》、《不贞的处女》、《贫困与挣扎》、《我的小爱人》、《“鲁女子”的冲动》、《一吻难忘》、《有女“怀秋”》、《上海的诱惑》、《热带蛇》、《不怕老婆的男人》、《娼妓和仆妇》、《郎心如铁》、《在死亡线上》、《被弃于人群之外》、《罪与罚》、《文妖》、《俘虏的投降》、《乐园如梦》、《恐怖的晚上》、《文明人的野蛮》、《告“小”还乡》、《东南飞》、附录四篇——《离恋之歌》、《我结婚了》、《洞房私



潘柳黛的代表作《退職夫人自传》封面，1948年，新奇出版社



《退職夫人自传》2003年新世纪出版社再版封面

语》、《站在街头》(长诗)。从章节结构的连续性,从人物和事件细腻的描述,形成这本书的特色,不愧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

2003年《退職夫人自传》再版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在编后记中写道:

笔者曾与潘柳黛谈起《退職夫人自传》这本书,她说那是一部文艺作品,有她的影子。潘柳黛在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出了主人公从复杂的家庭变迁,及自谋生活的艰辛历程,逼真地展现了主人翁的性格,及恋爱、结婚到分手的心路历程。实际是以他们夫妇为原型,以自身的婚恋史为蓝本,创造了一个凄美的爱情小说,文笔清新,描绘大胆。这反映了作者在争取经济独立中获取自由的意志,在婚恋中袒露了最幽秘的创伤和欲望,那些不经意的描绘向读者展示了作者的品格,不仅仅是她的好学、深思,还有她那顽强、真诚和善良的心。正如当时有论者所指出的:“潘家柳黛小姐,却是个敢说敢为的新女性。她有一支玲珑剔透、犀利如刀的笔,她有一枚热情奔放的心,有一颗如姜伯约一样的大胆,所以她的作风,不特脱却旧女性桎梏,亦为时代女儿所望尘莫



潘柳黛

及。”

两年后，潘柳黛在她的小品文《自说自话》中风趣地说：

「为了要成名，我无日不以，作一个『爱时爱俗』文章好，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俗』字不好听，但『多听』好听了。我于是『善听』造口，以我『多听』的文章替『多听』说话。『多听』大生其『多听』气，后个朋友大生其『多听』气。我说：如果说我『多听』说『多听』不好的话，萧伯纳、海明威等『多听』的话，也不见得『多听』。我高呼，前一个朋友听了又扬眉，『多听』。」

同时期潘柳黛还有一本《搜肠集》问世，可惜遍寻无着。1948年潘柳黛被聘任上海《上海月刊》编辑（还有编辑王小逸），主编为漫画家江栋良。

潘柳黛从1942年末只身到上海，前后八年始终坚守在报刊的文艺副刊的记者和编辑的岗位上。1950年，潘柳黛又孤身闯荡香港，开始了她卖文为生的新征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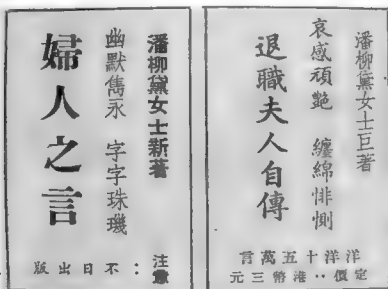
潘柳黛以讨债为名闯过了深圳罗湖关口到达香港后，她见香港只是块弹丸之地，这个被无能的清廷割让给英国一百年的小岛，有蔚蓝的海，有深橙色的山，有她从未见过的亚热带的奇花异木，还有那浓浓的殖民地的色彩，那一股畸形的洋泾浜似的民俗人情。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到处充满商业气息。她记得有许多多名人曾先后在这小岛逗留，有蔡元培、苏曼殊、邹韬奋、梁漱溟、许地山……

但她感到 1950 年的香港远不如上海大都市繁华，她顿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凄苦之感。由于这儿举目无亲，广东话对她又如此陌生，能否闯出一条路来，她似乎有些信心不足，她留恋北方的大饼、油条。为了省钱，她住进香港北角新都招待所，她觉得又将重新拾起十年前的流浪者生涯了。但香港能吸引她的是，这一个自由港。之后，她发现不少她熟悉的上海文友金雄白、黄也白、陈蝶衣、沈苇窗、张善琨、易文等。还有电影导演屠光启、陶秦、严俊等。演员有李丽华、白光、周曼华、韩菁清等也先后来到香港了。

潘柳黛在香港首先幸运地遇上了《新报》发行人罗斌，罗斌向她约稿，而且给予她较优的稿酬。这一喜讯，顿使她的生活得以安定下来。

从此，潘柳黛开始了她的职业创作生涯，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个女人懂得什么，只好摇笔杆——卖文为生。”于是，她在斗室内伏案日以继夜地“爬格子”，

1952年她的二十一万字的《明星小传》由香港新奇出版社出版。1953年又由香港时代出版社再版。接着香港时代出版社又出版了潘柳黛的《妇人之言》小品集，及再版了长篇小说《退職夫人自传》。时代出版社当年刊出的广告是：“潘柳黛女士



巨著，《退職夫人自传》，哀感顽艳、缠绵悱恻，洋洋十五万言，定价港币三元。”又一则广告是：“潘柳黛女士新著，《妇人之言》，幽默隽永，字字珠玑，注意：不日出版。”潘柳黛的三本书，竟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同时期，潘柳黛的《一个女人的遭遇》一书，由澳门园园出版社出版，约二十万字。这是一本以她的一位亲戚为原型的长篇小说。

《妇人之言》一书是潘柳黛赴香港后的新作，这本书是她运用小品体裁，剖析潮流话题，在那言简意赅的字里行间，让你嗅到男人和女人的气



香港女作家白云天在李文庸编著的《中国作家素描》一书中，写了《潘柳黛此生最尴尬的事》一文，其中有一段对《妇人之言》书的评价，她说：

香港女作家白云天在李文庸编著的《中国作家素描》一书中，写了《潘柳黛此生最尴尬的事》一文，其中有一段对《妇人之言》书的评价，她说：

香港女作家白云天在李文庸编著的《中国作家素描》一书中，写了《潘柳黛此生最尴尬的事》一文，其中有一段对《妇人之言》书的评价，她说：



《明星小传》是潘柳黛赴香港后所著，另为该书封面。

潘柳黛的《明星小传》一书二十二万字，写了香港颇具盛名的一大批明星，其中既有不少是她上海的老朋友，也有在香港认识的新朋友。潘柳黛以独特的视角、细微的观察、生动流畅的笔调，从不同的侧面，把他们介绍给读者，记录了那一段历史。既让你看到他们的欢乐与微笑，也让你看到他们的哀愁和叹息。在《前言》中她写道：

《明星小传》出版了，我似乎该说几句开场白。南来香港一年，毫无影响力，只不啻在茫茫人海中，又多认识了几个朋友而已。与人交，不如如新，不如如故。但是我不完全同意这句话，因为老朋友有老朋友的好处，新朋友有新朋友的好处，而且无论多久的老朋友，也是从新朋友演变而成的。因此借我的文笔，把朋友的事记载下来，无论对人对我，都总是值得欣慰的。

限于篇幅，有许多人竟还没有机会写到，真使我觉得非常遗憾。但愿有一天，能够也把她们（他）们写进我的文字。感谢薛志英兄为我设计封面，使这本书生色不少。我诚挚地等待着读者给我的批评和指正。

《明星小传》问世后，轰动了香港，影迷们抢购一空，可见该书的社会影响力。

潘柳黛的《明星小传》，共记录了二十三位（二十四篇，其中白光两篇）当时香港著名的电影明星们的影坛生涯和鲜为人知的休闲生活的精彩片断。潘柳黛用她清新、流畅、幽默的秀丽笔触，给她（他）们定性、定格、定位。她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我与白光》、《“女侠”于素秋》、《记怀春玉女——尤敏》、《活色生香话李湄》、《青云直上的利青云》、《男儿本色的王引》、《上帝的杰作——李丽华》、《豆蔻年华的李端》、《一朵半开了的玫瑰——林黛》、《少奶奶型的周曼华》、《一夜成名的陈云裳》、《中国的格兰福特——王豪》、《从影二十年的陈燕燕》、《东方美人——杨明》、《风情别具的上官清华》、《刘琦这个女人》、《香岛美人鱼蓝莺莺》、《鲁男子黄河》、《名女人韩菁清》、《娇滴滴的谢家华》、《多情湘女纪钟情》、《欧阳莎菲婚变内幕》、《从〈白光自传〉想起白光》、《小生里的大亨——严俊》。在白光的剧照上清晰地看到白光亲笔题字“赠给亲爱的柳黛纪念：永芬（白光原名）赠”。林黛写“柳黛姐留念：林黛赠”，韩菁清写“柳黛姐留念：韩菁清赠”等。潘柳黛还在每张照片下写出五十字左右的赞词和勉句。

潘柳黛首先写了与她交往颇深的白光，她们既是同乡，又同是满族人。白光是一位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白光原名史永芬，1920年出生于北平，曾赴日本女子



钱如命：

摄影场里的人说：白光吃香烟，而自己皮包里并不预备香烟，她只拿着一盒火柴，到处东问西问：“谁有‘好彩’？我要吃香烟了……”于是不愁没有人不来巴结这位大明星，立刻“好彩”烟像参加竞赛一样，都以能够一亲白小姐芳唇为荣的姿态，脱颖而出，争先恐后地陈列在白光面前了。

……

他们都说，白光一毛不拔，虽把这样的小钱，也很看在眼里。但白光究竟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呢？我与她是老朋友了，我想我应该先从她的家庭说起：

白光的家庭，只是小康而已，她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北平人，喜欢游手好闲。她的母亲虽是旧式妇人，但长得十分美貌。夫妻之间，感情极好，她是她们家的长女，因此她的多产的父母，在她之后，又生了七个弟妹。这七个弟妹，仿佛不是他们自己的儿女，而是替白光生的，因为白光小的时候，他（她）们有的还没有出世。白光能赚钱了，她就以长姊的资格，除了养育着父母不算，还替父母养育着七个弟妹。她把（他）们分别送进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或专门学校。现在有一个妹妹在上海医学院学牙医，两个弟弟已从大学毕业，现在正在北京工作。他们全然已经有了职业，但仍不能养家糊口，因此白光虽到今日，也就还是要挑着这副担子，每月给家里寄钱，替父亲和弟弟养着这一家人。

白光本来并不把钱看得很重的，是她吃过没有钱的苦头了，她才变得这样吝啬。

……

然则白光是真算盘奇精，一钱如命吗？其实并不，也要看情形来说。比方五年前她在上海用六根金条（大同公司全部拍戏的报酬）顶下了一幢公寓房子，现在每月还要付着高价的房租水电给她的女秘书毛立和妹妹住。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顶出去？她说：“顶也顶不出多少钱了，干脆等妹妹结婚，送给她算了。”其实妹妹既能结婚，已经有男人对她负责任了，做姊

啼的又何必送她这样厚礼？

又有一个朋友，多次来看她，这个朋友在荒时乱时帮过她很多忙，现在，并不十分得意，但他大了，白光还为他设酒接风，以报知遇。这一点，白光又何尝犹太？

至于与她的生活浪漫，玩弄男人，那实在前者应归罪于她的成分较少。若是应该谈，她正为被男人欺骗得太厉害了，有竟无意识的报复心使她如此而已。

比方从前她住在上海国际饭店时，房司里正在高明满座，她忽然跑到公司去雇了一客人，人们大笑，而她的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清脆的水声从门缝传出，那时还夹杂着别人的私语。那个时候，所有的前方，当时大家都算得上的，那时候，那些大老板都出来了，各个公司的角角落落，有的说：“白光真够，真是个大胆。”有的说：“真是个大胆，这要时，可着的。”——“怎么！白光才理你不理你？”想必你，爱情非同小可了？——传十，十传百，这样多人都知道白光洗衣的故事，白光大“胆”了。可是谁知道当时在座的情形，是许多班上，在座吃白饭，谁也非比他超越市地，能比这佩服呢？……

总之，说，白光，是个大胆的人，她跟白，白多，她不能睡她的不幸的往事，她也不管她自己的感情，她的独特的风格，使她自己成为一种典型。这典型造成了成千累万的人，以典型也使我们做了字友，《我与白光》她非是偶然的。

潘柳黛在另一篇《从〈白光自传〉想起白光》中写道：

在某晚报连续发表的《白光自传》出版了，朋友带来一本给我，有很多读者怀疑是我写的，在这里我要郑重声明一句，这是另外一个朋友的杰作，不是我的手笔。

我曾说过，以电影明星身份，而值得写传记的，在中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梅兰芳，一个是白光。梅兰芳的传记，是他能够代表整个的中国电影史。白

有一个时期，潘柳黛和白光一起住在半岛酒店，早晨起来，白光和潘柳黛商量，白光说：“柳黛！我们要个茶吃好吧？”潘柳黛说：“好的。”白光说：“要一个红茶，两个人吃吧？”潘柳黛笑着点点头，知道白光又是为省钱。白光看潘柳黛一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立刻搭讪着说：“哦，



桌上还有两瓶鲜奶，你吃一瓶，我吃一瓶。”摸摸哪一瓶是冻的，把那瓶冻的给了潘柳黛，自己正预备吃那瓶不冻的，而潘柳黛已经顺手把它抢了过去。因为白光给她的是，是今天才送来的，白光自己要吃的，是昨天剩下来的，虽然还没有开瓶，但半岛的房间里并没有冰箱，即使天气还不算十分热，隔夜的东西总是不大好吃了……“昨天的奶怎么能吃呢？都要发酵了。”“酸牛奶很好吃的。”“瞎说，发酵和酸不同，你要吃坏了的。”说着潘柳黛把那瓶冻牛奶分成了两份。

白光洗澡，是不避潘柳黛的。她们常常把房门锁上，把浴室的门开了。锁上房门，是怕外人进来；开着浴室门，是为两人便于谈话。有一天白光在浴缸里洗澡，潘柳黛在伏案写稿子，白光忽然说：“柳黛！你的名字起得真好，谁给你起的？”潘柳黛说：“是我自己。”白光说：“你怎会想到的这两个字呢？”潘柳黛又说：“我翻阅字典，找出两个最美的字眼儿。”白光说：“我的名字从放映间射在银幕上的那一道白光，我想起了武侠小说里的魔术，真使我像着了魔一样，也是我自己起的。那时我是个标准影迷，一天到晚就想看电影，我羡慕银幕生涯，所以后来电影公司招考演员，我报名时就用了‘白光’两个字。”潘柳黛说：“那么我是唯美派，你是幻想派了？”潘柳黛本来正在写稿，经白光这么一来，稿写不下去了，结果两人又指东画西，谈起山海经来……



潘柳黛在她的《明星小传》里,也难免不用她那尖刻的话语和调侃的笔调,字里行间把明星的缺点、弱点,毫不留情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也难免得罪了一些人。如果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上海得罪了张爱玲,到香港后在这本《明星小传》中少不了也会引起韩菁清的 not 悦了。

她在《名女人韩菁清》一文中有这样几段：



人地界韩菁清一出，所有的名女人相顾失色了，因为别的名女人花样没有她那样多。现在在电影圈韩菁清一出，电影圈里的人又要失色了，因为最“天才”的电影工作者所表现的，也不过是自编自导自演，能够加上自费制片，算是最了不得的了。而今韩菁清所表现的“自”字之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不得不觉得她后来居上，对她刮目相看。

有人说，韩菁清很骄傲，架子大，我想这话并不尽然，如果她有架子可搭时，她想到……“天人应带三分骄”，当然乐得把架子搭一搭。如果她知道当时环境，她搭架子这事情便对她不利时，她当然也会迁就现实环境。这事情我可以举一个例，比方说：有一次是丽池夜总会第几周年纪念，欢宴文艺界，并请沈秋雁兄代邀几位名女人到场，以资摄影留念。那天的前一晚，正好我和沈秋雁、韩菁清他们在一起吃晚饭，秋雁把接韩菁清的这件差事交给了我，他说：“反正你们是顺路的，劳驾你去一趟，省得我跑了。”我当时说：好的。约好韩菁清明午一点钟以前请她打扮好了等我，我去接她。韩菁清答应了，我们就此分手。但第二天一点前五分钟，到她家里去接她时，她没有在家，只由她的秘书招待我告诉我：“韩小姐到学校学画去了，要到一点半钟时才能回来。她特意关照我，要我先在家里等着你。”我说从这里到丽池，路上需要很多时间，要不我们到学校去找她好了。可是那位秘书说：不行的，因为她还没有化妆。——一个名女人的化妆，一条眉毛有时就要画上半个多钟头，我是个急脾气的人，哪儿有这么好性子？她如果从头到脚打扮起来的话，最快也需要两个钟头，所以我听这位秘书小姐一说，不禁立刻光起火来了，我想我又不是男人，想追求她，谁有这么好耐心？如此一想，于是我便要过一张纸来，在纸上说：“如果我是个小伙子，我被追求你的热情所支配，我当然会等你的。如果我是个老头子，我的热情虽然少了，但我的修养已经炉火纯青，我当然也会等你。只可惜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就没这么好性子了，好在失信的是你，不是我，我用不着抱歉的。我走了，你不去随你。”就这样我扬长而去了。我把这些事告诉秋雁，秋雁说：“没关系，都是我不好，我怎么忽略了你也是一位小姐。”我说：“小姐不小姐根本没有

潘柳黛最后写道：



3

妆能装霓虹灯，她一定身上脸上都装满了霓虹灯；如果拍电影能够只一个演员时，她一定愿意从头至尾由她自己一人演到底。”——我全文写了这么多字，想不到竟不及这位朋友对她的这两句批评来得中肯，你想这篇文章，我还会写下去吗？

韩菁菁还是很大度的，并不因为潘柳黛文章的辛辣、调侃而不往来，她们还是朋友。若干年后在名作家叶永烈《倾城之恋》一书中，韩菁菁已是一位成熟、完美的著名作家梁实秋的夫人了。

小生大亨，好评严俊

潘柳黛又一篇题为《小生里的大亨——严俊》，其中她写道：

（此处为潘柳黛原文内容，因图像模糊，文字无法准确转录，但可见为多段落的正文内容）



严俊



又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演员，这个人就是——李俊。李俊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他不仅长得帅，而且演技也很好。在《银屏上》中，他扮演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深受观众的喜爱。李俊在拍戏的时候，非常投入，他为了把角色演好，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不仅在外形上进行了大量的修饰，而且在演技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终于把一个完美的角色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李俊的成功，不仅让他自己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也为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成功，也证明了只要你有才华，有毅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接着潘柳黛用较多的文字,叙述了严俊是在叔父严华和周璇赴天津老家,举行结婚典礼后去了上海,因周璇的关系进了大同影片公司,成了挂名电影演员,后考进大夏大学苦读了三年,之后踏上了舞台。严俊当年机会不是太多,因为那时正是舞台戏的全盛时代,又是蓝兰、夏霞、石挥、黄河、舒适等大显身手的当儿,很难让严俊有机会担任重要角色。最后潘柳黛又写道:

1.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

此片子却也伤害了他的戏剧生命。因此在上海时，他的声望仿佛不及石挥和刘琼。但这些都不是他的错，错的是他忽略了“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的这句话。

尽管他手天才，演技好，但其他方面的因陋就简糟蹋了他。到香港以后，他拍片的态度严肃多了。成龙和周润发《花街》，他饰演一个说相声的；和李修贤的《说谎世界》，饰演一个冒充的特派员，这两个角色都使他得到了空前的成功，至于和白龙拍的《荡人心》里的少爷，《血染海棠红》里的小偷，《一代妖姬》里的恶霸，他更是演得淋漓尽致，精彩绝伦。而最近与李修贤的《七擒七纵》，与林德荣的《圣圣》在《圣圣》一片里，他不只自导自演，而且还同时饰演了一老一少两个年龄不同、个性不同的角色。

虽然时光已逝半个多世纪，今天翻阅潘柳黛笔下的《明星小传》，似乎那些当年从上海显赫到香港的明星们，又风度翩翩地重新映入了我们的视线。



潘柳黛到达香港时，正值而立之年，精力充沛，创作思维活跃，几本书问世后，更是名声大起。1954年，她受聘在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任编辑。1955年，香港亚洲影业公司向女作家潘柳黛发出邀请，请她为公司担任宣传工作，潘柳黛欣然同意。不久，该公司推出电影《半下流社会》，由刘琦主演。

刘琦是潘柳黛所赞赏的大明星之一，也是要好的朋友之一，是当年潘柳黛上海婚庆大典上，与白光、龚秋霞等大明星为了助兴合唱的成员之一。潘柳黛在她的《明星小传》一书中，曾以《刘琦这个女人》为题，较全面地把她介绍给读者，其中写道：

邵氏公司二老板说：刘琦是个优秀演员，给她任何角色，她没有不称职的时候。导演王引说：刘琦真会演戏，她能演正派，更能演反派，她能从少女演到老太婆。摄影家高领袖说：我没想到刘琦在银幕上竟有这么大力量，她饰演哪一个角色，哪一个角色就成为突出的。潘柳黛说：如果中国电影界也有金像奖，那么金像奖的颁发是公平的话，刘琦早应该得过了金像奖。我跟刘琪认识没有太长的历史，前后不及两年。但我知道刘琦这个人，是在胜利以后，我在《新夜报》任编辑，每日到报馆去，途经跑马厅的时候起，跑马厅的墙上，挂着一块



潘黛笔下的著名影星刘琦

《出卖影子的人》的路牌广告，严俊的旁边，有一个非常妖烧的、性感的女人。——这是谁呢？这个女人的脸这么陌生。直到影片上演了，各报的电影版一致批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叫刘琦，是重庆回来不久的电影女明星。

我对她开始注意了，我立刻就知道了她许多艳闻琐事。那时她住在高贵的百乐门饭店，挥金如土，汽车代步。她像交际花，但她不是交际花，因为交际花要迁就现实环境，不能那样自说自话。她是电影明星，但她不像电影明星，因为电影明星没有她那样豪华、奢侈，她是什么人呢？——直到一年前，我认识她以后，我才知道她不是交际花，也不是电影明星，如果说人生如戏的话，在人生的舞台上，原来她也竟是一个全材演员，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朋友——一个善良的女人！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她与白光拍《歌女红菱艳》的时候，《歌女红菱艳》是我写的剧本，刘琦在这戏里饰演罗维的太太、白光的弟媳、一个银行家的娇生惯养的女儿。戏里的对白并不十分多，但只一个镜头，我便已发现了刘琦演技的优秀。只一句话，我便已发现了她对白的有力。“她真会演戏啊！”我当时心里暗暗惊叹不止。

这以后，我看过她的《虎落平阳》，看过她的《海誓》，看过她的《孽缘》，看过她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但如果说我对她的认识是从银幕上来的，不如说我对她的认识是从镜头前来的。因为我后来与她做了朋友，我们私人相处的机会，以及我看她拍戏的机会，比看她上演的机会更多。刘琦的身材非常美好，她身高五尺五寸，体重一百二十磅，腰围二十四寸，胸围三十六寸，这标准是属于世界美人的标准。尤其是她的眉目、她的挺劲的睫毛与丰满的嘴唇，更是充满了不可抗拒的魅惑。有人也许不同意我的话，以为刘琦并没有像我所形容的这么美，我敢断定那一定是这人与刘琦的认识还不够的缘故。女人“三分人材，七分打扮”，但我常对刘琦惋惜，我说：“你是不受打扮的人，你不化妆的时候，你的美貌评七分，化过妆以后顶多加一分，所以你跟人家比，你就吃亏了。别的女人是‘三分人材，七分打扮’，你是‘七分人材，一分打扮’，比来比去，你仿佛比那些美人少着两分……”刘琦听我这

上映，登台和观众见面。”

一天，亚洲影业公司的总经理张国兴找潘柳黛，告诉她说，刘琦小姐将为她所主演的《半下流社会》的上映，要到南洋各埠去随片登台，此行大概要三个月左右，问潘柳黛可否愿意一同前往，潘柳黛满口答应。后来她在《南游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生活过得太紧张，我已经是个不大有时可读书的人了，如果能够利毛走路来多获得点见识，不是更快捷和省事？如今有此机会，我自然是毫无考虑，一口答应了。

潘柳黛是以亚洲影业公司的宣传员，电影女明星刘琦小姐的经理人、发言人、监护人的身份陪赴南洋的。有报刊披露：“东方玛丽莲·梦露”刘琦，由女作家潘柳黛任经理人……到南洋各地登台，第一站先到曼谷……

1956年4月的一天，刘琦穿着深色挂满“粮食”的花旗袍，色彩夺目。潘柳黛则身着白底黑花的瑞士布旗袍，她俩一高一矮，令人瞩目，在香港文化界、电影界众多欢送的人群中步入机场。乘坐的是PAA大型飞机，飞往泰国曼谷。到达曼谷时，她们受到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几串美丽的花环套在她俩的颈子上。他们一行十一人，下榻在京华酒店。房间除风扇外，还有冷气设备，原来泰国人喜欢风扇、冷气一齐使用，把房间冻得像冰窖一样，当晚他们接受华侨的盛情款待。吃潮州菜喝冰茶，潘柳黛是北方人，当然不会喜欢，她说：“潮州菜并不如想象的好吃，尤其颜色太白，不合北方人胃口。初吃的时候还勉强，吃多了，便觉得纵然是十个菜，仍然是一个味道。”她第一次品尝到冰茶，玻璃杯里倒满了中国茶，然后再放进冰块。潘柳黛说：“在北方喝茶要细细欣赏、细细品评的，如今一加冰，自然便鲸吞牛饮，一杯杯地灌下去了。”

潘柳黛在香港出发前，对南洋热带天气虽有思想准备，但到达后她就觉得样样不习惯了。她在《南游记》中又说：

曼谷的夜市，赶不上香港夜市的繁华。据说热带居民喜欢早睡早起，因为只有一早一晚的天气才不那么炎热逼人。每天中午十二点钟，人们都尽可能躲在屋子里，连三轮车夫都养成了午睡的习惯……这里没有浴缸，只用冷水冲凉，这对于我们坐惯澡盆的人，又是一个麻烦，我们不敢骤然用冷水，因为怕感冒伤风，同时冲莲蓬浴我们不知道该把头发怎样处理。记得行前有一个朋友曾热心地告诉我们说，南洋的天气热，每天至少要冲两三次凉才能减低体温。为了预防头昏，更非醍醐灌顶，把冷水从头上浇下来不可。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每天冲三次凉，洗三次头，无论如何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很难办到的事。

潘柳黛谈到泰国的风土人情时，又说：

第二天七点多钟就醒了。我凭窗眺望街景，看见有不少和尚三五成群在街上踟蹰。远远地看见他们披着黄色袈裟，使人不免凡心尽涤。然而为什么这么早就有和尚在街头出现呢？我觉得非常奇怪。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泰国的男人做和尚，就像英美的男人服兵役一样。这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利，任何一个男人，在他的一生中都必须经历的。他们在这段日子中，不做任何事情，生活就靠着“沿门托钵”来维持。

在曼谷，他们为《半下流社会》电影上映，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除刘琦外，潘柳黛是当然的主角。

在曼谷，刘琦先后表演唱歌和舞蹈约两个星期。他们一行人，由曼谷飞往新加坡，在新加坡有朋友及中西各报记者接机，并有献花等活动，接着是记者招待会。潘柳黛也致辞如仪，她说：“刘琦的戏路很宽，并不是梦露典型的演员，不过体裁和梦露相像而已。”寥寥几句倒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潘柳黛顿被这块赤道奇葩，这个由五十七个小岛组成，面积仅639平方公里的国家的独特的魅力所吸引。她曾两次瞻仰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并和刘琦等一行人在

纪念馆前留影。也参观徐悲鸿住过的黄曼士的“百扇斋”，还去过“牛车水”^①。

《半下流社会》本就是一部受欢迎的影片，加上刘琦的磁性歌喉、动人的舞姿，使新加坡奥迪安戏院一连几场满座。后转入新娱乐上演，同样卖座兴旺。

刘琦、潘柳黛住在国泰酒楼，常有影迷清晨即围进酒楼求见。两周后他们十一人分两路出发，潘柳黛和刘琦乘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其他人员则乘汽车，好在路近，几个小时就到了马来西亚的首府吉隆坡。吉隆坡是个盆地，四面靠山，天气十分闷热，潘柳黛说：“除了许多教堂式的回教建筑以外，没有什么风景可言。有一个黑风洞，高三百余石阶，但因为刘琦和我都是懒人，谁也没有去逛的兴趣。”在吉隆坡他们同样受到热烈欢迎，一方面为电影宣传召开记者会，一方面又受到当地华人的宴请。在吉隆坡潘柳黛认识了几位侨领朋友，他们都很好客，招待也周到。潘柳黛在《南游记》中写道：



图1-1-1 刘琦、潘柳黛等在吉隆坡合影



图1-1-2 潘柳黛在吉隆坡拍戏

①笔者：“牛车水”就是唐人街，是当年华人居民摆摊的集中地，实际是贫民窟，内人、口多，摊点多，街道肮脏不堪，每天上午后就用牛车拉水冲洗一次，否则臭气熏天，“牛车水”因此而得名。后来经过修整，如今已形成整齐、整洁、雅致优美的古街，和各具规模的中餐馆及游艺场和服装店的繁华大街了。

六天后，他们到了马来西亚的另一个城市怡保。由怡保的主人安排，潘柳黛一行下榻在火车头酒店。潘柳黛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建筑，无论是电梯、走廊、房间，都随时随地会使你感到它的浓厚的行旅味道。我们住在12A号房，门外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已经被辟为公共客厅，入还没亮，已经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而附近的火车汽笛长鸣，更令人想到生离死别的离情别绪。”

之后，潘柳黛和刘琦仍然乘飞机由怡保飞往檳城。檳城风景优美，是一个被南洋侨胞称为“东方花园”的好地方。潘柳黛说：“我们到了檳城，果然立刻觉得这地方花木茂盛，青绿如翡翠谷。而面临海，颇有一种悠闲的、官宦人家的样子。”

在朋友的陪同下他们逛了蛇庙，去植物园看了猴子。潘柳黛又写道：



饭钵大,吓的像气车脚踏那么粗,吓的像筷子那么细。它们都无拘无束地潜伏在那里,你不惹他们,他们也不惹你。据说每年正月初六是蛇诞,四面八方
的蛇,都会不远千里而来,聚集到这里,好像大家在互祝生日快乐。檳城的人喜欢“吃风”,山上有特为市民开辟的“吃风处”,富豪大贾特地自建“吃风楼”。所谓“吃风”,其实就是吹风乘凉的意思。

潘柳黛对马来西亚华侨赞赏尤佳,她曾写道:

他们诚实、安定、安分守己、勤俭耐劳。我们有机会认识了许多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和他们的太太,但除了高楼大厦、富丽的住宅以外,在他们身上看不出一点骄奢之气,甚至连最富有的华富家庭。华侨是智慧的,以整个的南洋来说,政治握在英人手里,经济握在华人手里,真正的马来人,只在人口上占优势。虽然特殊优秀的马来人也不少,但一般知识和智慧水准,是比不上华侨的。比方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穷苦的马来孩子,睡在戏院门外的石阶上,而这里正是戏院冷气出口的地方。里边享受着冷气,这孩子就正在享受热气,须知在气温三十度时,再享受热气,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呀!



1956年,潘柳黛(左一)在马来西亚与电影界朋友一起合影

在槟城一住九天。他们在华侨的陪同下，去了联邦区的各个小码头，看到了太平湖，尝到了巴生口海鲜和芙蓉街上的鲜虾云吞面，又参观了马六甲的名胜古迹及品尝了麻坡特产榴莲。

在马来西亚，刘琦表演及游玩计两个多月。又回到新加坡略休息了一段时间。他们一行去了马来西亚北婆罗洲的沙劳越，这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省，位于婆罗洲的西北部，北临南海，南与印尼接壤，东接文莱，属热带。面积 12.44 万平方公里，当年不足 100 万人口，华人占三分之一。据 1991 年统计，人口为 164.8 万人。沙劳越广播电台设在首府古晋。电台希望潘柳黛除介绍《半下流社会》影片及主角刘琦外，也谈点妇女的婚恋问题。潘柳黛欣然接受，那天她修饰了一番，穿着敞领连衣裙坐在沙劳越广播电台华语播音室的麦克风前侃侃而谈。她的悦耳的京片子，她的亲切、幽默的语言，得到沙劳越华人听众的喜爱和喝彩。

7 月间，刘琦、潘柳黛一行初入南洋群岛，领略了热带的万种风情，他们带回了东南亚文化界、电影业同人和广大华侨的青睐和祝福，凯旋回到香港。

潘柳黛在新加坡时遇上了她当年上海的老友，这位老朋友正服务于《南洋商报》。他曾向潘柳黛发出邀请，但潘柳黛因香港亚洲影业公司任务在身，又家务太忙而婉言谢绝了。1962 年，《南洋商报》再次向潘柳黛发出邀请，请她担任《妇女》版编辑。《妇女》版对她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这对她来说是驾轻就熟，是她的强项。她也看中新加坡基本上是个华人的世界，尤其待遇优厚，而她回香港的家亦很方便，再说报社给她的时间宽松，每周一版，甚至可以在家编好寄去。1962 年，潘柳黛满怀喜悦地二赴狮城就职。

《南洋商报》是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于 1923 年所创办，当时每周出版六天。1932 年成立南洋商报有限公司，发行量达一万份。1940 年，胡愈之任该报编辑主任，抗战期间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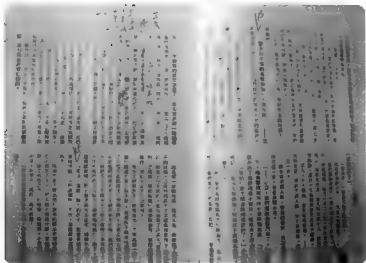
由于《南洋商报》当时是东南亚地区颇具影响的大报，潘柳黛主编的《妇女》版颇受好评。之后她回香港，仍为《妇女》版邮寄稿件。《南洋商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至今。



潘柳黛除在亚洲影业公司担任宣传工作外，仍勤奋笔耕，触及面又拓宽了，体裁呈现了多样化，其硕果串串。她的短篇小说频频问世，有《路柳墙花》、《如花美眷》、《风尘尤物》、《陌生新娘》、《儿女情》、《红尘泪》、《张三李四》、《红粉金刚》、《冤家喜相逢》、《亲情》、《冷暖人间》、《真假情人》、《女记者》、《芳邻》、《路灯下的女人》、《遭遇》等。其中《路柳墙花》评价最高。正如香港作家沈西城所说：“潘柳黛有一本小说，给我印象之深，远远超乎其他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路柳墙花》。但是潘姐却说那是游戏之作。”其中《女记者》（改名《无冕皇后》）、《冷暖人间》、《真假情人》先后搬上银幕。

潘柳黛小说的特色是以情爱为核心，强调爱情的价值观。她擅长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透视爱情的

悲欢离合、苦辣酸甜。特别重笔浓彩地描绘了那些挣扎在生活的最底层的被损害、被侮辱的女子，潘柳黛向她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以细腻的笔触去抚平她们心灵的创伤。她对女人投手举足的深刻理解



（冤家喜相逢）单行本出版后，潘柳黛仍在进行修改，图为修改真迹



独具特色，正如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永远站在女人这一边。”

同时期潘柳黛又热情地把精力投向电影剧本的创作之中，1953年她的处女作电影《歌女红菱艳》诞生。接着《无冕皇后》（又名《爱情与法律》、《女记者》）及《怨女情痴》电影上映。1959年《冷暖人间》、1961年《不了情》等多部国语片电影，

1974年《别了亲人》电影相继问世从此,潘柳黛不仅是写小说、写诗歌、写随笔、写杂文的作家,又成了香港知名的剧作家之一

潘柳黛编写的电影剧本,先后由香港新华影业公司、太平洋影业公司、邵氏电影制片公司和光影电影制片公司,及新加坡万里影业公司等拍成影片,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公映。现将其中部分影片,略作简介

《歌女红菱艳》是一部伦理悲情国语黑白故事片。它描绘了一位叫红菱艳的歌女,她为培养弟弟读



电影《歌女红菱艳》上映广告

书成才,瞒着家人,不惜在霓虹灯下出卖色相,在风尘中结识了一位有妇之夫,二人相恋,遭到其夫之父的百般阻挠和刁难,受尽磨难,不幸其夫病故,红菱艳潦倒不堪,而由红菱艳供养的弟弟已功成名就,却拒绝认其姐。该片由屠光启导演,潘柳黛编剧,由著名影星白光、鲍方、罗维、刘琦和洪波、吴家骧、红薇、陈又新等演出,由香港远东影业公司出品,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发行1953年1月首映。获较好票房

《怨女情痴》是一部爱情故事片,讲的是一位青年作家杨天伦,某夜在街头



短篇小說《紅菱艷》的封面

怨女情痴

王天林 羅丹庭 鄧世雄 編
劇 潘國靈

[illegible][illegible]

偶遇酩酊大醉的白敏芝，杨天伦搭救了她，当白敏芝酒醒后，她向杨倾诉了自己的凄酸往事。原来白敏芝是医院护士，父母双亡，工作努力，有一天，当白敏芝正在工作时，遇上病人朱老爷的非礼，白敏芝一怒将朱老爷推倒在地，慌忙逃去，从此无奈当上舞女。杨天伦颇为同情并决定帮助白敏芝摆脱伴舞生涯。慢慢地二人情愫互生，可是杨天伦已有妻室。而这时患上癌症的杨天伦的妻子，一天在医院突然中毒身亡，白敏芝为救杨天伦摆脱毒妻的嫌疑，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凶手。幸好杨天伦的妹妹交出嫂子因不堪癌症折磨

该片由屠光启、王天林导演，潘柳黛编剧，音乐梁乐音，著名影星欧阳莎菲、罗维、洪波和张翠英、吴景平、尤光照、吴家骧等演出。监制刘婉青，制片冯明远，摄影何鹿影。香港万里影业公司出品。香港港侨影业公司发行。1953年8月在新加坡首映。

《无冕皇后》(又名《女记者》)是一部写实文艺国语黑白片。潘柳黛原著,该片讴歌了一对新闻工作者敢于揭露其长辈罪行的故事。讲的是报馆采访主任曹耀远和记者沈曼云志趣相投,感情日增,已成情侣。但沈曼云的父亲沈楚材是个为富不仁的人,追求舞女莎莉被拒绝之后,沈楚材竟利用宴请客人的机会,将莎莉灌醉后而非礼。待莎莉酒醒发现身旁沈楚材正在纠缠,愤恨异常,遂纵身窗外,从高楼坠下,当即身亡。而曹耀远是莎莉的朋友,他一面追查莎莉的死因,一面不畏恐吓,揭露了沈楚材走私一事,遭到沈楚材爪牙的殴打并形成重伤。案情大白后,

[illegible]

其女友沈曼云继续撰文抨击父亲罪行,以尽记者职责。由唐煌导演,著名影星周曼华、罗维、刘琦和杨志卿、吴家骧、司马风(即郑岚)、苏珊、沈云演出。有趣的是世界乒乓球冠军薛绪初,傅其芳在片中客串表演乒乓球赛。该片由香港闽江影业公司出品,1953年6月在台湾首映,极获好评。

《冷暖人间》是一部彩色国语言情故事片,潘柳黛原著,高洪顺编剧,演员是夏厚华、金帝、麦玲、黎雯、李英、白菊、金人柱、杨易木、柳波、高尚飞。由太平洋电影制片公司出品。1961年6月在台湾首映,获一致好评。

《真假情人》是一部黑白粤语言情故事片。潘柳黛原著,薛后编剧,蔡昌导演。演员有周聪、嘉玲、王伟、姜中平、李月清、李亨、马笑英等。香港新艺制片公司出品。1965年9月香港首演。

《别了,亲人》是一部彩色国语片。潘柳黛编剧,谢贤导演。演员有谢贤、尤芷云、欧阳莎菲、邓光荣、金雷、陈浩、姜南、尹芳玲、关山、沈殿霞、葛小宝、杜平、罗飞雄、李香琴、谭炳文、陈鸿烈、杨佩莲、郑少秋等。香港邵氏兄弟公司出品。1974年6月香港首映,好评如潮。这是潘柳黛和2008年去世的香港著名笑星沈殿霞的一次合作。



电影《别了, 亲人》海报



潘柳黛在香港编了几部电影剧本并拍成影片公映了。1961年上映的影片《不了情》，则是潘柳黛所创作电影剧本中的代表作。该剧是一部国语黑白综艺体弧形宽银幕悲情故事片，由邵逸夫监制，陶秦导演。演员有林黛、关山、高宝树、洛奇、蒋光超、杨志卿、王冲、李允中等。

《不了情》叙述了少女李青青（林黛饰）父母双亡，到上海夜总会找任琴师的舅父，因歌喉美妙获富家子汤鹏南（关山饰）推荐为歌星，两人渐生情愫。汤父突患中风病逝，遗下巨债。李为助汤，找歌舞团老板王东海（蒋光超饰），正要李陪同出国游。李无奈，把所得三十万报酬为汤解困，为不伤害汤的自尊心，假借汤好友的名义借给他，使汤渡过难关。不料李的苦心却被汤误会移情别恋而绝交，还故意偕女友到夜总会与李冷言冷语。不久，以借钱名的那位好友病故，后当汤在还钱给好友的家人时方知借款真相，后悔莫及，复找李道歉，误会解开。两人正欲破镜重圆，而李晕倒，经查已患白血病。汤将李病情隐瞒着，继续忙于婚事。一天李偶然发现自己的病历上写着绝症，她为不拖累心爱的人，悄悄离去，住进孤岛小楼，以等候死神的召唤，留下一段不了情。从此，汤坠入不了情的深渊。

该片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出品。



时任邵氏影业公司编剧的潘柳黛

1961年10月香港首映,全港轰动。

香港《南国电影》杂志中有文写道:

“《不了情》自上映以来,观众反应极为热烈,全港轰动。女主角林黛因其演技特别出色动人,因而荣获‘最佳女主角’的‘西戎金禾’奖,从而蝉联上届并四度登上亚洲影后的宝座,同时主题歌《忘不了》的作曲王福龄亦荣获‘西戎金禾’奖。”

1962年5月12日至16日,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九届亚洲电影节上,《不了情》获得各国代表极高的艺术评价,而评选的结果,女主角林黛因其演技特别出色动人,因而荣获“最佳女主角”的“西戎金禾”奖,从而蝉联上届并四度登上亚洲影后的宝座,同时主题歌《忘不了》的作曲王福龄亦荣获“西戎金禾”奖。

主题歌《忘不了》的歌词系潘柳黛之作,另两首为陶秦之作。但后来却误传全部为陶秦之笔,虽有少数资料有所更正,但大部宣传仍为陶秦之名,对此潘柳黛亦不介意,她曾对友人及家人说过:“只要听众喜欢就行。”



《不了情》电影海报



邵氏兄弟影业公司《不了情》存档剧本一页

2001年11月，香港《东周刊》的《非常人物》栏目刊载，纪念潘柳黛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张爱玲和潘柳黛都曾南下香港，前者为香港留下了荡气回肠的《倾城之恋》，后者编撰出令人黯然销魂的《不了情》。尽管电影对她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她很快就能表现出超卓的创作天分，《不了情》更加是她的代表作，不但剧本出自她的手笔，连主题曲《不了情》的歌词也是她的杰作，只不过坊间一直误传为导演陶秦填词。”

又有潘柳黛在邵氏公司的同事、作家黄南翔，他在他的《记一位已故的文艺界前辈朱旭华、易文、潘柳黛》一文中说：“《不了情》不知叩动多少人的心，且至今一直都被视为香港爱情电影的经典之作。而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不了情》，也是由潘柳黛填的词。”

歌词委婉凄厉，扣人心弦，记录了人生路上的苦涩芬芳。题为《忘不了》：



它低诉我的衷曲，一声声，难了、难了。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尽，忘不了花已老，

忘不了离别的滋味，也忘不了相思的苦恼。

2003年，邵氏公司重新以数位制作经典佳片VCD/DVD光碟，《不了情》是其中的一部。2004年春，笔者在香港购得《不了情》光碟，看后深感故事虽已透过时光跨越近半个世纪，但仍然催人泪下。

2004年8月的一天，笔者在墨尔本的家中，收看香港凤凰卫视节目，当时正热播纪念伟人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节目，发现两台不同时间、不同内容的节目，而在节目结束时均播放了《不了情》的插曲《忘不了》，可见词曲完美结合的魅力。

潘柳黛不仅是摇笔杆的作家、剧作家，还是一个评价不错的演员，她偶尔参加电影的拍摄，作为重要客串演员。

1957年4月，潘柳黛参加了香港亚洲影业有限公司拍摄的喜剧片《满庭芳》，演员是著名的陈厚、杨明、钟情、王莱、刘恩甲、吴家骧等。海报上写着“女作家潘柳黛客串”几个醒目的方块字。潘柳黛在剧中饰演一个贪图享受、沉醉牌桌、涂脂抹粉、善于交际的主妇，也是溺爱女儿的陈太太。《电影资料》的评论中写道：

女作家潘柳黛虽然初次登上银幕，但她的趾高气扬、皮辣蛮横的表情，把这一群上病态的女人，描绘得既可恨又可可怜，成为《满庭芳》中突出的人物。

女作家潘柳黛虽然初次客串上镜，但因为她对银幕演技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也演得突出而成功。

1957年8月，潘柳黛参加了由香港海燕影业公司出品，香港中国联合影业公司发行的电影《春色无边》，由王豪导演，主要演员有王豪、钟情、蒋少麟、唐真、李允中、金铨（胡金铨）、蒋光超、王琳、吴家骧、刘仁杰、文石凌，潘柳黛客串演出。

影片内容是，一位电影导演李依萍为了写剧本，在郊外租了一屋，从而认识了房东女儿：美貌的阿翠，认

为阿翠具有演戏天分,因此力邀她主演新片。阿翠也喜爱演戏,其父张公道百般阻挠,阿翠只能偷偷拍戏。到影片快开拍时,原女主角马莉因交通事故负伤住院,阿翠因此有机会当上女主角。影片开拍当日,其父得知女儿到片场拍戏,与房客赵老板大闹片场,欲阻止女儿当演员。最后终被说服,阿翠继续拍片。

潘柳黛在该片中饰演金太太,金太太是位中年妇女,有钱、有产,也有个宝贝儿子,但丈夫死得太早,不甘寂寞,还想嫁人。她心目中的对象,就是那个开店的赵老板,她对赵百般殷勤,而赵老板却另有所属,正追求年轻貌美的阿翠,这使金太太颇为无奈。《春色无边》发行了个宣传册,介绍其主要演员时,同时说:“女作家潘柳黛,亦相助为理,在片中客串演出,足见该片演员阵容的不凡。”又在花絮中写道:“潘柳黛饰金太太,是第二次上银幕(三年以前她拍过一部《满庭芳》,戏比处女作演得更好了),可是人比三年前又不知胖了多少呢。”

潘柳黛除在影片《春色无边》中担任客串演员外,还为影片插曲作了两首歌词,歌词活泼、诙谐,又再现潘柳黛在“情”字上的洒脱。《有情意》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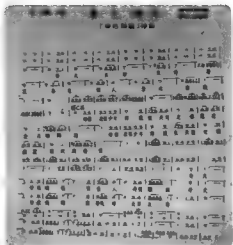


图1-1-1 《春色无边》海报及剧照



《有情意》作曲是香港著名电影作曲家王福龄的杰作。潘柳黛在另一首歌词《春光恼人》中是这样写的：

《春色恼人》是原上海著名流行歌曲名家李义之选曲。音乐是感情语言，歌词只有在优美的旋律中，才能传递给人以精神的升华。香港流行歌曲最早来自内



《有情意》和《春色撩人》简谱的影本

地,后来逐步发展,形成了港派的特色。

实际上,早在1952年,潘柳黛即为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碧血黄花》,创作了《你已改变》插曲歌词,由王福龄作曲。1953年,潘柳黛又为香港海燕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恋歌》的主题曲《到我梦中》作词,由梁乐音作曲。再为电影《百花齐放》的插曲《青春的爱》、《似水流年》作词等。

1958年7月,台北大茂影业公司出品的影片《风流冤家》(又名《男大当婚》),讲的是一个穷极无聊的汉子,和他的女友以征婚骗局所引发的喜剧故事,轻松风趣,极尽讽刺。由青年戏剧理论家汪榴照担任编导。在台湾、香港两地拍摄,台湾演员有张仲文、黄曼、黄宗迅、唐青等,港方演员有潘柳黛、尤光照等。

关于潘柳黛的演技,据目击者穆虹在《潘大姐演戏,怕熟人参观》一文中说:

记得,潘柳黛受大茂公司(德宜广告)参加《男大当婚》演出。那天,早上赶到片场,潘大姐打扮入时,男扮女角,都化了妆。“在难得你会演戏!”我说。“我也是老演员啦,我们演戏是——演戏——大概每隔一年,才演一次;《大闹天宫》片主之见,喊来要离得开,加强宣传。”不过,到现在她拍戏时,仍一脸“做戏”,不管人扮男角。事,得早演一搭戏啦,最难得天生



潘柳黛在《風流冤家》中，飾演一位多情女子，她的演技深受觀眾好評。在《一后三王》中，她飾演的角色更是讓人印象深刻。她的表演風格獨特，深受觀眾喜愛。

又一花絮也记载：

潘柳黛在《風流冤家》中，飾演一位多情女子，她的演技深受觀眾好評。在《一后三王》中，她飾演的角色更是讓人印象深刻。她的表演風格獨特，深受觀眾喜愛。

潘柳黛的演技一再受到导演肯定。1963年，她又应邀参加了香港仙鹤港联影业公司上映的电影《一后三王》的演出。

潘柳黛从编剧、填词到走上银幕，不难看出她已是一位多才多艺、成了众多目光注意的公众人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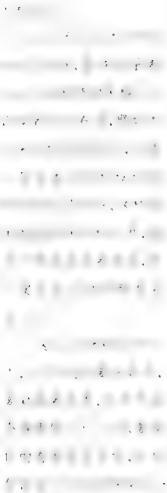
1. 笔者上意即影片所演的乡角

客串演出，招获好评

随着香港影业的逐步发展，各种电影画报、杂志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上大街小巷，在众多画报中有一本《环球电影》画报，成了广大市民的抢手货。

潘柳黛以其在电影界的声誉和从上海报刊任职的资历，蒙受青睐，1957年，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聘请潘柳黛担任该社出版的《环球电影》画刊的督印人（发行人）。1958年1月，创刊号问世，由于潘柳黛在香港影业界广结情缘，她的朋友有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场记等等，这些人物特别是影星都成了她这本《环球电影》画报的主人翁，所以这本画报办得极具特色。创刊号上潘柳黛有这样一段话：





1958年1月,第一期《環球電影》的目錄

《環球電影》畫報設有好幾個栏目,如《彩色之頁》、《銀色新聞》、《特稿》、《影人影事》、《電影小說》、《專欄文章》、《影迷俱樂部》及不定期的栏目《大明星、小故事》等。為這本畫刊潘柳黛操心不少,不僅是寫文章、編劇本,還別開生面地組織個影迷俱樂部,組織影迷參觀,舉辦聯歡會,受到了廣大影迷們的歡迎。

創刊號上,在《大明星小銀幕》栏目中,潘柳黛別具匠心地把一個個小故事,編成電影劇本,攝制成十幾張畫面,加上文字解說,又邀請一些著名影星參與拍攝,形成圖文并茂而標題又醒目的小銀幕。如潘柳黛親自編導的《伉儷情深》小電影,劇情簡單,描繪的是香港一對中產階級的青年夫婦恩愛的故事。潘柳黛把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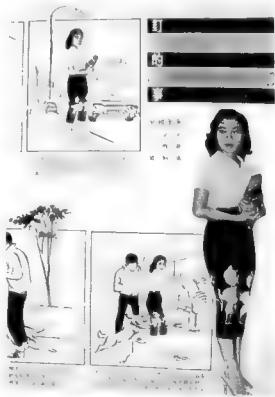
对夫妇相互的体贴入微,两人的情意绵绵描绘得入木三分。在她笔下勾画了一个乌托邦似的幸福家庭,令人羡慕,令人向往。

潘柳黛邀请了罗维和刘亮华演出。为什么找罗维和刘亮华呢?

罗维是江苏人,曾在北平念完中学后从事抗日戏剧活动。1948年移居香港,第二年进永华影业公司出演《清宫秘史》(饰袁世凯),1953年在邵氏父子公司与当红明星李丽华联手演《孽海情天》,后又与林黛搭档演《窈窕淑女》等片。于1957年组建四维公司,但未成气候,后来他又加盟电懋影片公司,执导过《无语问苍天》等片,1965年进邵氏兄弟公司,先后执导《鳄鱼河》、《金菩萨》、《铁观音》、《五虎屠龙》等片。1970年转入嘉禾影业公司。由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1971年10月30日在香港首演,引起全港的空前轰动,当年香港各报用“震惊”二字来形容,而《唐山大兄》的编剧兼导演正是罗维。接着又是一部《精武门》,这两部片横空出世,罗维成了著名导演。

当年潘柳黛邀请罗维和刘亮华演出,不仅因为他们是要好的朋友,还因为当年罗维正在组建四维影业公司,她更器重罗维演技的高超,似乎也窥测到罗维的未来,而刘亮华正是罗维宠爱的妻子,潘柳黛创作的《伉俪情深》这部小戏,又似乎是为他俩量身打造的。她邀请著名摄影师陈浩然拍摄。潘柳黛仅用了十四幅照片,加上她亲笔写的解说词,即完成了《伉俪情深》连环画式的平面演出。

潘柳黛还采用拍摄与漫画



《环球电影》刊载潘柳黛的微型电影《订梢的故事》

组合的形式，构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突出的故事情节也耐人寻味。如《有女怀春》、《君子好逑》、《牛仔与飞女》、《盯梢的故事》、《我和两个女明星同居》等，而这些作品大都出自潘柳黛的手笔，同时她又大显身手担任着这些小银幕的导演，又一次展示了潘柳黛在电影编导和编杂志的才华。这些小故事具有生活哲理，耐人寻味。

在《影人影事》栏目中，潘柳黛刻意让读者、影迷不只是看演员的辉煌，而是多理解他（她）成功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寓教育于娱乐中。她虽也请影星谈美容、谈服装、谈饮食等，但更多地请他（她）们谈演技、谈交友、谈学习，让读者、影迷从中获得一些教益。她请著名影星林黛写《谈读书》，就是一篇可使影迷能获教益的文章，其中林黛写道：

亲爱的影友：

当我决定把读书问题，也列为与各位要谈的课题之一时，我自己都不禁感到有点好笑……我以前最怕读理论性太重的书，简直看到就头痛。但自从我对电影工作发生兴趣，成为我的终身职业之后，一方面对此道的人趣更浓厚了，再一方面也感到自己对这门艺术的学识知道得太少了。所以对剧本的阅读与演技的表达，都往往有领悟不够深刻之感。后来，我把这种感想向一位戏院专家请教，他介绍了几本由浅而深的理论书给我，并指导我如何读法。这样，我才对电影艺术有进一步的了解，以前存在心中的一些难题，茅塞顿开，豁然为通了。此后，我才对理论书发生兴趣。但越对理论书钻研，越发现自己的无知，为了更充实自己对这门艺术的学识，所以在前两年我虽是很忙，也设法抽出几个月时间来，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去做旁听生。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的原因，一是想告诉各位，要学得真学问，非下苦功不可。别的事或可投机取巧，唯有求学问，则非脚踏实地不行；别的事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不能赶时髦，非下苦功不可……

潘柳黛曾举例说：

接着潘柳黛又说：

我常常问中国明星对我说：“我喜欢看电影。”如果问：看中国电影还是看外国电影？他们一定立刻嫉恶如仇地说：“看中国电影？我从来不看中国电影。”而且说不定表情上还会流露出不快之色，好像受了小看了也！亲爱的朋友，请了解一些，连电影明星自己对到了电影都不感兴趣，那么，中国明星所演出的片子，还是给谁看的呢？

在海外的华侨，不是背井离乡的，便是生长于异乡的，与在地人的国士，却又被作为中国人。所根据不是白纸黑字的国籍证明书，而是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中国文化被传到海外来，当然不必得在一切仪式上，在各种场合中，时时显示着最显著的地位。通过这部国产片，中国时人会特别对这个片子，特别的努力于认识一点；中国的传统，好的被推广，坏的被揭发。但也在生产中被揭露出来的，所以自是文化不中不西，东施效颦的东西，那些影星画家，诗魔，和诗人，又怎样自觉地说呢？在简中一句话，那就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总之，要问：谁代表中国文化？中国电影，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海外的侨胞能有什么益处呢？

潘柳黛批评当年香港有些粗制滥造国产片的倾向，借菲律宾一位华人的文章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她深信不仅香港人，即便海外华人华侨也喜欢好的国产片。

始写一点批评电影或报道电影及电影明星私生活的专栏文章，刊载在报章杂志上。我以这样的因缘去接近明星，探讨电影工作，本来并没有存在多大奢望的，但是谁知大出意外，我忽然发现我得到很多我想得到的了，我不但由一个陌生人变成了她（他）们的亲密朋友，而且甚至被电影圈公认为半个圈内人了。我几乎认识了所有的明星和电影工作人员，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高踞影后宝座的电影皇后，到每天拿三十元酬劳的特约演员，从制片家到工友，当我们见面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我们不点头招呼的。

我看着星海浮沉，我看着新的明星的诞生，我看着一部部片子的制作过程，我看着一个个成功的电影明星受人包围和拥护，到这时我才发现：电影艺术竟是多么迷人啊！它不但能抓住时间、空间，而且能够抓住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我们的回忆……

请告诉我：你是否也是个影迷呢？如果你还不是，那就算了。如果你已经是了，那么是否应该让我们握握手，庆祝一下我们的志同道合呢？……

亲爱的朋友，让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现在机会来了，因为我已经为诸位在这里创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影迷俱乐部”，我要为影迷和明星搭成一座友谊的桥梁，我要设法使明星和影迷，缩短那条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过去有许多人误会，以为明星们的架子很大，她（他）们都是高高在上，骄傲而不愿理人。其实这种情形，绝不是一般的。因为根据我个人所见所闻，我知道明星们十之八九是和蔼可亲 and 感情丰富的人。除非某一个人生性骄傲，或没有修养，她（他）们才会狂妄地不需要朋友的鼓励。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林黛在出发世界旅行的那天，香港启德机场忽然来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妹妹，她们是林黛的影迷，听说林黛要出远门了，特地凑钱买盒巧克力糖，赶来送给她。林黛收到这份礼物后，被感动得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或者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你总觉得影迷与明星之间，是这样生疏呢？老实说：完全是因为没有接近机会的缘故。

加入“影迷俱乐部”做会员是免费的，因为我希望我以“影迷过来人”的资格，能够给我们的会员们服务。凡是你个人所办不到的事，不仅是讨一张

球电影》，如何热烈希望加入“影迷俱乐部”时，我被你们真挚的话所感动，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因为当初在计划出版这本书，筹组“影迷俱乐部”时，我只想你们是电影艺术的爱好者，是电影明星的崇拜者，你们可能会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但我并没有想到，你们的反应竟是这样地热烈和迅速。我读着你们给我的信，一封、两封、三封……一封连一封地读下去，尽管信上的笔迹不同，位置不同，人名不同，但却有着一颗相同的心，那就是使我发现你们对于电影艺术的期望与热爱，对于电影事业的高明的分析与见解，非但远超过我对你们的估计，而且是有着令人吃惊的高深程度的……

亲爱的朋友，我幻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有机会聚首一堂，由陌生变成好友，互相谈论着、说笑着、唱着、跳着，听着最好听的唱片，看着最爱看的电影，跟自己所崇拜的明星握手言欢，无拘无束，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日，那真是多么神奇、美妙，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啊！

……

第一期加入我们“影迷俱乐部”做荣誉会员的电影明星，有林黛、林翠、葛兰、张仲文、陈厚、赵雷等六位。第二期起又有白光、李湄、丁莹、刘亮华、王豪、胡金铨等六位加入，做我们的荣誉会员了。现在我们开始赠送纪念照片，第一次就是这十二位大明星的签名照片。林黛的签名照，是她飞美以前，特地请她留给我们的。

张仲文的签名照，也是在她返台以前交我保存的，反正凡是加入“影迷俱乐部”为基本会员的，经过审查合格，准许入会后，都可以有权获得一张你心爱的明星是谁呢？请你告诉我们，我好把她或他的照片，如你所愿地寄给你。

本期我们做了一次简单的有奖猜谜游戏：“林黛和谁？”希望你们踊跃参加。第四期出版时，我们将有一个通告给大家，预备举办一次节目，你愿意参加什么节目？来信时告诉我们。

……

请你永远记住《环球电影》画报，是为迎合你们志趣而出版的电影画

“影迷俱乐部”还定期举办参观制片场、参观拍摄影片、与影星联欢等活动，有一次影星和影迷联欢会，还略备茶点招待，在香港总商会举行，出席的影星有二十多位，潘柳黛亲自主持会议。《环球电影》有一段记载：“联欢大会，真可说得上‘热闹’二字。大会开会是在下午四点，还不到一点钟，会员已经陆续而来了，仅仅半个钟头时间，人头攒动，五百多位会员和嘉宾们，已经站满了庭院，坐满了整个大礼堂。台上彩带飞舞，音乐悠扬，台下黑压压一片，无论任何一位来宾或会员，不管他是明星也好，是影迷也好，一迈进总商会的大门，便要签名留念，然后人手一纸，拿到一张卡片，那上面印着号码，可以抽奖，喝汽水，也无论是会员或是明星，个个都有人招待，明星们还没有走到礼堂，已经被人沿路追着，要求他们



图 潘柳黛在香港总商会举行的影迷联欢会上与影迷合影

在签名簿上签名。那天出席的影星中有享有“东方玛莉莲·梦露”之称的刘琦，有享有“人间的安琪儿”之称的丁宁（当日她的处女作《安琪儿》正在港九上映），有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四大名旦之一的周曼华，有多才多艺的李菲，有天才童星萧芳，有“亚洲之宝”麦玲、“星洲歌后”庄雪芳、青年艺术家严保罗，等等。令会员最兴奋的是看到了影星的歌舞表演。有会员说：“就是花上百元一张票，也难聚合她们在一起的演唱机会。”



联欢会获得好评。影迷俱乐部成员如滚雪球，越来越多，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更多的是青年学生，《环球电影》销量极好。但潘柳黛这时人在发胖，觉得办刊太累、太辛苦，深感疲惫，于是她功成身退了。



在潘柳黛主办的《环球电影》画报上，当年红遍港台又有“亚洲四届影后”之称的林黛是重要的主角之一。

林黛是已故中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的长女（原名程月如，林黛乃其英文名 LINDA 之译音）。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步入影坛，潘柳黛即看中她的演艺才华，在她的 1953 年出版的《明星小传》一书中，就以一篇《一朵半开的玫瑰——林黛》为题，来介绍这位初入电影界的新星。其中潘柳黛写道：

……或许会有人不相信，这几乎全部是好莱坞的传奇：两年前林黛在某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女孩子眉目端秀，穿着一身布质的旗袍，剪着短短的头发。照相馆主人看照片拍得不错，顺手放在橱窗里了，不想这一张照片，程月如小姐就变成了今天的林黛。

袁仰安¹发现林黛有上银幕的条件，于是四处托人寻觅，把她罗致到长城麾下。林黛是政治舞女，程思远的女儿，以他们的政治立场来说，他们的合作根本是不可能的，但袁仰安想利用林黛的才貌，林黛想把握做明星的机会，结果他们牺牲了个人成见，签了一年合同，在这一年里，林黛

¹笔者注：当时长城电影公司经理

又一段写道：



的名字,都用的是我本
我来了,也
上刊出

又一封信上她写道:

在万 的异乡客地,收到知己朋友的来信,真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尤其随着您 有一本《环球画报》,打开画报,上面都是熟识的朋友,我看看看,香港一样,好像是在我的家,东西,一块儿谈笑……那么亲,叫着、笑着……一直等我做了做神,我才记起原来这 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现在你们还在香港, 我却远在万里之外孤

另一封信上她告诉潘柳黛她买了汽车,自己驾驶开往尼加拉大瀑布,还告诉潘柳黛一些学习情况,每天补习三小时英文,还写道:“亲爱的潘姐,在香港您也时常劝我,希望我 有机会就多读一点书,我现在这样做您一定替我高兴吧!”

林黛在美国及欧洲旅游时,先后给潘柳黛写了八封信,翔实地叙述了她从香港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及赴欧洲旅游的全过程。潘柳黛把林黛的一封信来信刊登在《环球电影》上,让广大影



著名影星林黛赴美期间寄给潘柳黛的信



迷分享。林黛思路敏捷，文笔细腻流畅，她曾敞开心扉和影迷们谈她从影过程，写了不少谈演戏、谈交友、谈服装、谈家政、谈电影欣赏、谈读书等的文章，都能给予青年影迷一个正确的指引，所以潘柳黛特别喜爱她。

1961年由陶秦执导、林黛主演的《千娇百态》和1962年由潘柳黛编剧、陶秦执导、林黛主演的《不了情》，使林黛连续四届获得亚洲影后的殊荣。

1962年12月12日，林黛从少女走向美满婚姻的人生之路，她和龙绳勋在九龙玫瑰堂喜结良缘。潘柳黛自然是嘉宾之一。龙绳勋是原云南省长龙云之五公子，林黛赴美国进修，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包括龙绳勋在内，举办招待会欢迎林黛，在招待会上两人一见钟情，从此坠入爱河。婚后第二年他们拥有了爱情的结晶，后赴纽约歇尔医院生下一个漂亮儿子，取名龙宗瀚，从美返港，记者上前采访她时，林黛曾说：“我喜欢孩子，希望将来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充满温馨幸福的小家庭，引起无数影迷的仰慕。

正当林黛事业如日中天，她正在邵氏影片公司拍摄《宝莲灯》和《蓝与黑》上下集的时候，突然噩耗传开了：四届亚洲影后林黛服毒玉殒在她的香闺里，那是1964年7月17日。

据说那天她夫君龙绳勋中午回家，见林黛尚未起床，欲叫醒她一道吃饭，未见反应，顿时心如刀绞，随即送往医院，但因抢救无效而身亡。在房内梳妆台上发现林黛留下遗书，大意说，如死后希望他善待孩子，并将她本人财产交与儿子。这时儿子仅十四个月。当时有报刊披露林黛是服安眠药过量所致。又云，林黛在拍电影片场受人奚落，心情不好，回家后又因保姆事与丈夫不悦，而当晚丈夫未回，故而服药。其夫亦悲痛欲绝，含泪为妻子选择最精致的美国MBRIT公司制作的铜棺，灵堂设在湾仔道香港殡仪馆大堂。林黛遗像则由无数鲜花簇拥在灵堂中央，上方是一大绿草横匾，中间是由白花组成的“魂兮归来”，上款写“爱妻林黛魂归天国”，下款是“夫勋泣挽”。灵堂中央放置一大花圈，写着“亲爱的妈妈魂归天国，孝子龙宗瀚泣血”。大厅两侧柱上是享誉世界的香港影视大亨邵逸夫先生对联一副，上联是：“天何不幸艺海星发轫之年而香消玉殒”，下联是：“月岂难圆同宣共悼功成可待竟痛折良材”。

影坛名人邵逸夫、胡金铨、陶秦、蝴蝶、陈燕燕等几百人前往莫祭，千万影迷挥泪同她告别。送殡时香港万人空巷人们，自发地参加天主教葬礼。其夫龙绳勋选择了双人墓穴墓，他希望将来归天后与林黛合葬，可见一片痴情。墓志铭除写有林黛生平外，还写着：“因家室细故，戏走极端，弄假成真，遗恨千古，时享年仅30岁”。龙绳勋又责自己“一时疏忽，悲痛之情，惟月如在天之灵始能感悉”。由于林黛为人谦和，极受各方好评，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哀悼。

潘柳黛以悲凄的心情写了一篇《但愿林黛还活在我们心里》，洋洋洒洒写了近一万字。她以《谁都不相信的噩耗》、《永难忘的麻将游戏》、《〈翠翠〉的封面女郎》、《南洋片场的鬼故事》、《1955年踏上好运》、《林黛问我怎么演讲》、《周游世界她竟哭了》、《由一个少女看全世界》、《〈不了情〉与〈情天长恨〉》、《我第一次上渣甸山》、《我们彼此最后一面》各个小标题，写了她与林黛相识、相知的全过程，情真意切。开头她这样写：

整整一个今天，已经过去一个月了，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林黛”这个名字，是在7月17日下午，那是一个多雨、炎热的下午，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知道不知道？电影界‘爆’了一个大新闻，林黛死了！”

“林黛死了？”我重复着他的电话——只是重复而已，似乎并无意识在内，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工作，几天前在邵氏片厂看见她拍《姐己》，我们不但讲了话，还约了一个约会——约好等她拍完《姐己》以后，我将偕一位摄影家去拜访她，谈一谈她拍《姐己》的经验，为她的下一部片子《不了情》在耳，朋友忽然打断了我的思路，使我感到意外，我忙问：“……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是在开玩笑吧？”我重复着他的电话——只是重复而已，似乎并无意识在内，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工作，几天前在邵氏片厂看见她拍《姐己》，我们不但讲了话，还约了一个约会——约好等她拍完《姐己》以后，我将偕一位摄影家去拜访她，谈一谈她拍《姐己》的经验，为她的下一部片子《不了情》在耳，朋友忽然打断了我的思路，使我感到意外，我忙问：“……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是在开玩笑吧？”我重复着他的电话——只是重复而已，似乎并无意识在内，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工作，几天前在邵氏片厂看见她拍《姐己》，我们不但讲了话，还约了一个约会——约好等她拍完《姐己》以后，我将偕一位摄影家去拜访她，谈一谈她拍《姐己》的经验，为她的下一部片子《不了情》在耳，朋友忽然打断了我的思路，使我感到意外，我忙问：“……你是在开玩笑吧？”



图 11-1-1 柳絮传奇



象中，我还记得她家里有一扇门很窄，每次开关时，“支支吾吾”地叫半天，才能开开或关上。说来这些都已经1952年、1953年之间的事了。1954年，我在某出版社做编辑。当时编的是一本十六开本的综合性画报，每期的封面女郎都是电影明星，为了要得到一张好的封面，所以经常我们都要不断地邀请明星拍照。

再一段写道：

1957年，林黛第一次去周游世界。离开香港的那天，好像是12月1日，我特地赶到飞机场去送她。当时林黛的妈妈蒋秀华女士哭了，林黛也哭了，这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出门，难怪“太太”——林黛这样称呼她母亲，我们也跟着这样称呼——要哭，当然也难怪林黛要哭，不过我还是劝她道：“哭什么呢？别人周游世界，都是退休以后才有机会去，那时已经是老头子、老太太了，只有你，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好的福分，为什么还哭呢？”也许林黛认为我这几句话说得不无道理，所以她听我这么一说，这才破涕为笑。她走了以后，我有时偶然也会去看看“太太”。不久，她就从美国寄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她在美国读书，已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信里还附来几张照片给我。又嘱咐我最好寄两本蓝皮书给她看，我都一一照办了。

还有一段写道：

1961年，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卖给邵氏，那就是使林黛第四次当选亚洲影后的《不了情》。当我与邵氏签约时，这部戏本名《情天长恨》，而不叫《不了情》的，但后来给林黛主演，因为这是林黛婚后的第一部戏，她说：“我们结婚怎么就要我演《情天长恨》？太不吉利了，不如改个名字吧！”这样才把它改名《不了情》的。

林黛准确无误地向父亲反映了李宗仁先生的愿望，希望父亲帮助解决。后来李宗仁终于回中国了。

1964年7月，林黛逝世后，香港影坛为怀念林黛，8月各影院重播《不了情》。《明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不了情〉有情人同声一哭》，文中写道：

“林黛而逝，香港影坛为之震动。……
……
……”

林黛夫君龙绳勋由于痛失爱妻，一生未续娶，并保留了林黛服饰、化妆品、油画、剧本、书信、报刊等，居室亦保持当年林黛生前模样，表达了对林黛情感的忠贞不渝，也感动港岛无数的林黛影迷和青年男女。龙绳勋于2007年4月的一天，在睡梦中病逝，他仍躺在四十三年前林黛去世时的那张床上。儿子龙宗瀚计划重新装修位于渣甸山的旧宅，并拟将母亲遗物赠予香港电影资料馆。让遗物见证那一段影史。

潘柳黛是位极重情谊的人，保留了许多林黛送给她的照片及她们的合照和信件，当她在墨尔本的家中将林黛的照片展现给笔者及其他朋友们观看时，谈起林黛，她的眼圈就红了。



香港的电影工作者中，许多人都来自上海，有的来自抗日战争时期，有的来自解放战争时期，其中有些是组织安排撤离国统区前往香港的，也有部分是上海刚解放时南下香港的，香港、上海两地的电影工作者亦多有流动。新中国建立后，有不少人返回上海。如1951年12月，顾而已、顾也鲁不仅自己回上海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把他们在香港创建的大光明影片公司，连人带器材一道带回了上海。

1952年2月，齐闻韶、马国亮、舒适、刘琼、白沉、杨华、沈寂、狄梵、蒋伟等九位电影工作者也是从香港回到上海，加入上海电影厂的。他们是和司马文森一起遭香港英国当局非法驱逐出来的。

1951年至1956年之间，陆续从香港回上海电影厂的还有陶金、王丹凤、孙景璐、慕容婉儿、韩非、万籁天、万古蟾、时汉威等。

其原因是香港影坛早就形成左、右两派，1952年元月，左派电影人组织批斗香港影业最大的资本家——永华老板李祖永。也许言辞、行为有些过激，李祖永事后向港英当局求助，港英当局出面干预，形成了递解左派人士出境之事。香港左派影业人士受挫，但内地有关部门给予回应，对香港影片的进口严格政治审查，这就等于明确指出，只有香港左派公司的电影才可以进入内地市场。这又大大鼓舞了香港影坛的左派人士，当时代表左派的电影公司有长城（改组后的）、风

凰三公司,主拍国语片,之后又有加盟的新联、中联两公司,主拍粤语片,因广东人不习惯国语片,香港出品的粤语片颇受广东人欢迎。这样其他公司大都失去内地市场,而香港仅250多万人口,所以这部分影业公司竭力向南洋及台湾开拓市场,当时南洋约500万人口,但很分散,台湾人口约1000多万。这是内地以外的自由市场。而左派影片在这些地区也不受欢迎。

1956年,老影人王元龙牵头成立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次年更名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这标志着香港电影业从组织上正式分成左派、右派了。邵氏父子电影公司亦在其中。但邵氏父子公司是在邵氏兄弟老二邵屯人手中,他热衷地产,有放弃影业之意。这时远在新加坡的邵逸夫见之心急,只好从狮城和合作了三十年的三哥邵山客分手,来到香港。

邵逸夫1907年出生于上海市,在兄妹中排行第六,17岁(1924年)即与兄成立上海天一影院。19岁(1926年)时他和一哥在东南亚地区创办南洋影院(邵氏前身),历经战火毁坏,抗战后又奋斗近十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爪哇等地拥有一百二十多家电影院和十多座大型游乐场。其中在他27岁(1934年)时在香港推出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50岁(1957年)重振邵氏兄弟公司,建清水湾邵氏影城,67岁(1974年)获英女皇颁勋銜,70岁获爵士,73岁(1980年)成为香港无线电视董事局主席,83岁(1990年)时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84岁时(1991年)美国三藩市将每年9月8日定名为“邵逸夫日”,91岁时(1998年)香港特区颁发大紫荆勋章,95岁(2002年)时决定将邵



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创始人邵逸夫

氏经典电影重新数码化,在四年内将推出七百六十部电影DVD/VCD。同年他用他大部分家财五十亿港币成立了类似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目的是表扬在学术和科学上有杰出贡献的文明先驱者,并邀请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为评审会主席,每项奖金一百万美元,略高于诺贝尔奖。并于2004年8月亲临,为第一次获奖者颁奖。邵逸夫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2005年捐助祖国教育事业达三十亿港币,他就是采用这些方式回馈社会的。

1957年邵逸夫回到香港,

他意识到影坛竞争对手不是左派公司,因为当时他们受国内政治运动影响,清理队伍,制片要政治挂帅,效率已经不高。自由派中正在发展壮大的电懋^①影片公司才是可怕对手。于是他首先扩大拍片基地,更新设备,建立影城,1958年挂牌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公司的宗旨是振兴国语片,口号是:“邵氏出品,必属佳作”。这对当时国语片不振的香港,有很大影响。邵逸夫意识到必须加强宣传及建立影人队伍。于是他用重金聘请了聪慧能干的邹文怀担任公司的宣传,邹文怀多年后升任副总经理,地位仅次于邵逸夫。

邹文怀,广东大埔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1949年南下香港,在



Southern Screen



电影杂志第84期封底

①笔者注:1956年永华和国际合并

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任记者,1951年进入美国新闻处《美国之音》电台任节目主持人,后转美国新闻处工作。

邹文怀到邵氏公司后,为了把邵氏影片公司办成香港一流的影片公司,他首先分析了电懋电影公司的优势,由于有名人张爱玲等编剧,同时正在试行对演员的经纪人制度,积极性较高。

那时的香港影坛,导演和演员同电影制片公司的隶属关系有两种:一是签“长约”,即一签几年,像名导演李翰祥曾在邵氏父子公司一签就八年(最初他尚未成名),等于“卖身契”。签长约的大都是新入行的或名气小的演员,电影公司总把他们的待遇压得很低,并作许多限制,如规定他们不要过早恋爱结婚,保持“大众情人”的公众形象等。一是叫“部头约”,他们只是极少的大腕明星,他们不拿工资,但片酬很高,他们是圈内令人羡慕的富裕阶层。

邵逸夫坚持合同制,但他认同邹文怀的建议,网罗名演员,用比电懋高双倍的片酬首先从电懋挖来当家花旦林黛,接着是名演员林翠,台柱导演岳枫,陶秦,从长城挖来名角乐蒂等。之后又把名旦李丽华、严俊请在邵氏旗下,使邵氏有了一个庞大的演员队伍。

邵逸夫更明白要出品上乘电影,单有场地、人才还不够,一部电影的成败,剧本的好坏是关键。所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所以他发出以高价征求剧本的公告。《貂蝉》是经过研究的首选,由当时尚未出名,但极有潜力的李翰祥执导,由林黛主演。更有宣传奇才邹文怀把《貂蝉》作为邵氏兄弟公司创业的作品,并扬言《貂蝉》是香港有史以来里程碑式的国语片。果然《貂蝉》1957年5月28日上演,立即轰动全港,盛况空前,连演十五天,场场爆满。后荣获第五届亚洲影展五项大奖,李

翰祥获最佳导演奖,林黛获最佳女主角奖。从此邵氏公司名声大振。

邵逸夫获得新建公司后的第一桶金,也给他带来莫大荣誉。接着又是李翰祥导演、林黛主演的古装片《江山美人》,1959年6月29日上映,又

潘 柳 黛

香港九龍彌敦道720A號十三樓
13/F., 720A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3943452
傳真:862-3982600



一次轰动香港,再一次使邵氏获最高票房纪录,同时该片又获第六届亚洲影展中的最佳影片奖等十二个奖项。林黛第三次获亚洲影后称号。

再就是潘柳黛编剧的,由陶秦导演、林黛主演的《不了情》,于1961年10月12日上映,再次使邵氏影片轰动了香港,好评如潮,使邵逸夫再创最高票房收入。在第九届亚洲影展上,林黛连获四届亚洲影后称号。

潘柳黛自卸去《环球电影》督印人后,想轻松一点,1959年她接受邵氏旗下的《南国电影》杂志之邀任编辑(主编邹文怀)。潘柳黛在该杂志发表多篇明星访谈,如《林黛畅游黄金国归来》、《和李丽华一席谈》、《杜娟的一变再变》、《为什么杜娟会有一股魅力?》、《银幕大情人赵雷》、《从皇帝到大盗的赵雷》、《庐燕的客居生活》、《茉莉是女性中的女性》、《陈厚说我爱南洋》、《张仲文是怎样一个人?》、《丁红的肤色特别美》、《由凌波谈到方盈》、《范丽最迷人的地方》、《访“鲤鱼精”李菁》、《丁宁公开一项秘密》、《汪洋天真可爱》、《最会装扮的顾媚》、《顾媚是怎样一个人》、《我所认识的乐蒂》、《乐蒂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乐蒂满怀心事凭谁诉?》、《乐蒂在家里做些什么?》及《妇人之言》等。

潘柳黛还在该画刊上发表了一些谈影星美容秘诀及发型、服饰等新潮时尚短论,如《林黛告诉你:怎样保护眼睛和皮肤》、《庄雪芳谈发型》、《乐蒂自己设计新装》等,颇受读者的欢迎。

除外,潘柳黛创作了几篇女性主义的短篇小说,也刊载在香港《南国电影》杂志,主要有《路灯下的女人》、《芳邻》、《遭遇》、《归宿》、《女人的故事》及刊载在香港《国际电影》上的《相见不恨晚》等。《南国电影》杂志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向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宣传的重要喉舌。

这时期邵氏公司除获奖电影外,出品的其他影片也普遍获得好评,占据了当时香港及东南亚的主要市场,而电懋公司只能节节退出。邵逸夫在获得荣誉的同时也获得滚滚财源,但他仍不愿接纳邹文怀的改革方案,实行“分红制度”,即让演职人员分享部分经济收益,而坚持他的合约制,以致出现名导演李翰祥的离去,并带走不少邵氏公司的骨干。李翰祥走后,在邵氏挑大梁的导演是胡金铨和张彻。

1964年,凤凰公司首先推出了武侠动作片《金鹰》,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另一

左派公司长城推出武侠片《五虎将》，亦获好评。这使香港电影的格局开始发生了变化。1966年又出现了根据梁羽生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云海玉弓缘》，又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邵氏公司导演胡金铨和张彻他们借鉴外国动作片结合中国武术传统，于1966年、1967年推出两部功夫片《大醉侠》和《独臂刀》，一举成功。遂在香港、东南亚地区掀起武侠片的新热潮。

邵氏劲敌电懋公司老板陆运涛1964年空难，后虽经改组为国泰（香港）有限公司，几年间也出品过近百部国语片，但仍无法与原电懋公司相比。1971年国泰公司息影，邵氏影业公司自然成为香港影坛霸主。



青年演员和潘柳黛大姐（左三）一起合影

1971年，正当邵氏影业公司走红之际，潘柳黛受聘荣入邵氏兄弟公司任编剧，由于潘柳黛在五十年代已有多部剧本拍成电影上映，尤以《不了情》作为佼佼者，更使潘柳黛在香港成了受人敬重的剧作家之一。所以，邵氏公司向她发出邀请，她也很乐意前往合作。因为早在她为环球出版社出版《环球电影》画报时，及后在邵氏旗下《南国电影》任编辑时就常和邵氏公司员工打交道，她认为邵逸夫是一奇才，邵氏公司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群体。办公地点在清水湾，环境优美，每天上下班有班车接送。当时她住在九龙弥敦道720A13楼，她爽快地接受了。由于

邵氏公司无论是职员、导演和演员,和她很熟悉,又都是很好的朋友,也都尊崇她,他们都亲热地称她叫“潘姐”。她那种女性自然的亲和力,一直就吸引着众多影星向她倾诉自己的心思与苦恼,她也能诚恳地给他破解难题,排解心结,所以她成了大家的知心朋友,这是她后来给报社写生活专栏的缘故。来港后她在用自己的正名外,在影刊上也使用过笔名:柳秋娘、秋娘。

在邵氏公司同事中有两位是她原在上海的老朋友,一位是陈蝶衣;一位是易文(原名杨彦岐),江苏吴县人,也是报人、作家,曾是上海《和平日报》总编辑,1949年南下香港,曾任《香港时报》文学副刊主编。在邵氏,他俩因写作取材多系恋爱、婚姻、家庭为主线,常在一起切磋。易文曾赠送潘柳黛一些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笑与泪》、中篇小说《情天梦归》。潘柳黛很珍惜他的赠书,带往澳洲,曾借给朋友们传阅。潘柳黛非常赞赏这位和她同龄又同事的才子。

潘柳黛在邵氏公司还有两位导演朋友——张彻和胡金铨。

张彻原名张易扬,浙江青田人,1923年出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彻曾一度在张道藩主持的“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任秘书,但他不愿意从政,而愿致力于戏剧和电影的研究。1949年,他为台湾第一部国语片《阿里山风云》编写了剧本,他还和张英联合导演,由张彻撰写的主题歌歌词《高山青》至今仍在传唱,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1957年,张彻受邀来香港北斗影业公司编导《野火》未获成功,后几年专写影评。他对当时香港只热衷于吹捧女明星而忽略男明星的倾向给予严厉抨击,多少触动邵氏公司,而邵逸夫又是能接受新事物的人,因此对张彻的评论颇为赞赏,于是将张彻请进邵氏公司。他在邵氏并非一帆风顺,直至1967年《独臂刀》轰动后,又有了“一连串卖座影片,如《十三太保》、《大决斗》、《马永贞》、《少林五祖》等经典武侠片。1970年第十六届亚洲影展中,《报仇》一片使张彻荣获导演奖。1973年他离开邵氏。

张彻的《十三太保》是个大型武侠打斗片,是个大制作,还特别将拍摄过程拍成一辑纪录片,作为宣传之用。当时“张彻特别点名请潘柳黛为纪录片写解说词”,张彻很尊崇潘柳黛,他和大伙儿一样称呼她“潘姐”,潘柳黛对张彻武侠片的独树一帜,印象也不错。

若干年后，潘柳黛在墨尔本家中和笔者及几个来看望她的老朋友聊天，谈起武侠电影时，她讲了一些张彻的故事，她说：“张彻是一个具有艺术家风范的知识分子，知识渊博，为人坦荡，待人真诚，且有容人的雅量，当年在邵氏公司他曾受李翰祥的压制，但李翰祥离开邵氏公司后，他没有说过李翰祥的一句坏话。张彻平时话不多，他拍的电影宣扬的多是大仁大义，又能兼顾人之常情，有武有侠，看后令人心悦诚服。”

潘柳黛还讲了个笑话说：“记得当年张彻导演《十三太保》。他跑到新界搭了一个三百英尺的高台，来俯拍姜大卫被五马分尸的场面。正巧附近村里刚好死了几个人，香港人是很迷信的，村民认为煞气太重，集中了一百多号人举着钉耙、锄头、洋镐一齐拥上前来要赶走张彻，而这边正巧因拍戏，刀枪的道具多得是，一下子就把演职人员几百号人集中起来以此对付村民，差点闹出人命，幸好警方出动。我当时在场，吓得不轻。”又说，“张彻的武侠片好是好看，但太血腥，什么人头落地啦，肠子挑出来啦，有些惨不忍睹，所以，他的片子运到新加坡总是审查通不过，就是因为过于血腥和暴力。但是张彻改变了香港影坛长期以来阴盛阳衰的局面，使男影星地位大大提高了。”

当年，邵氏公司女职员中有最高、最矮、最胖、最瘦的四个人，大伙风趣地调侃她们，戏称“四怪”，而潘柳黛是其中之一，因为她是胖子。她知道是开玩笑，从不生气。

潘柳黛在邵氏公司颇受重视，邵逸夫知道潘柳黛有点酒量，聚会时少不了敬她一杯。但这时期武侠片盛行，潘柳黛不擅长，加上她总觉得在公司不自由，便辞职了。后来她在《东方日报》的《妇人之言》专栏以《自由万岁》为题，写道：

①笔者注：指离开台湾。

②笔者注：上海俚语，傻子之意。





1970年，曾为邵氏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副总经理邹文怀离开了，他又带走一批骨干，随即成立了自己的嘉禾电影有限公司。邹文怀对邵逸夫的“家长式”领导不以为然，他实行了股份式分红制，使参与者既是股东老板，又是职工，所以全公司职工能齐心协力，艰苦创业。

第一部《独臂刀大战盲侠》上映后，获空前好评。但因主角王羽原是邵氏公司《独臂刀》的主演者，又故事雷同，于是邵氏公司以侵权名义将嘉禾公司告上法庭，但因嘉禾公司外景在日本、台湾所拍，所以一审邵氏公司败诉。邵氏公司不服上诉，二审嘉禾公司被判败诉，嘉禾公司不服，再提出上诉，于是一场马拉松官司展开了。两家公司的矛盾也就越演越激烈了。

这时邹文怀正面临困难，他清楚要办好公司，除拍摄佳片外，还必须加强嘉禾公司的宣传工作，于是决定创办《嘉禾电影》杂志。他认为曾在邵氏公司同事的潘姐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打了个电话给潘柳黛，约她饮茶。香港人喜欢饮茶，这原是广东人的传统习惯，叫一盅两件，实际不是两件而是多件，有海鲜：鱼、虾、蟹、蚝和各色特殊风味的、咸的、甜的小点。饮茶时，谈工作，谈生意，谈家常。这次邹文怀请潘柳黛饮茶，目的是请她出任《嘉禾电影》杂志策划兼副总编辑。潘柳黛一向敬重邹文怀的才华，也看中邹文怀的人品，认为他是个实干家，目前正遇困境，潘柳黛不好推辞，决定再度出

山,为《嘉禾电影》杂志出力。

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嘉禾电影》杂志于1972年4月问世,潘柳黛以一篇《四海一家》为题代表编辑室,既谈创办嘉禾杂志的目的、宗旨,又把杂志内容提纲挈领地作了介绍。其中她写道:

《嘉禾电影》杂志问世,这是我们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我不利用此庸俗的字眼向我们的读者说你好,我好。但是我们既然相识了,我就希望我们越交越久,越交越深,希望我们的交情越深,更造成我们的进步与成功。同时,更希望《嘉禾电影》杂志在出版过程中,变成最畅销,最权威的电影杂志时,那不是我们的功劳,那是读者给我们的力量。《嘉禾电影》不是一份娱乐报,当然更不是份宣传站,而是一本趣味性,报道翔实的电影杂志。报道当时的电影界新闻和影人消息,不仅是香港或台湾出品的电影,还有西欧片,日本片,韩国片,以及东南亚各国拍摄的电影,只要不缺乏价值,只要是读者喜欢知道的,我们都愿意优先刊载。我们的园地是公开的,因为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为读者服务……

1970年,是香港影坛最不景气的一年,邵氏公司也不例外,直到1971年10月李小龙的出现才扭转了整个局面,香港影业顿时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李小龙,原名李振藩,是粤剧名伶李海泉的儿子,1940年11月27日出生于美国三藩市唐人街的中华医院,出生后医院在登记时给他取了个英文名字叫布鲁斯·李(Bruce Lee),稍大随家人来香港。他在粤语片中做童星时,漫画家袁步云为他取了个艺名李小龙。他从小酷爱武术。1958年李小龙回到美国读书,就读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系,课余他创办武馆,并与美国姑娘琳达相识相恋,并共筑爱巢。1964年他带着新婚妻子迁往洛杉矶,他曾在多部电视剧中表演中国功夫,但无法得到美国影坛的认可,更因为当年华人处于被排挤的状态。因此,李小龙自然想问到香港发展,回港当然首选是影坛老大邵氏公司,没想到邵逸夫竟以李小龙要求价码太高而拒之门外。这时嘉禾公司得到这一资讯,邹文怀立即委托



了正在美国的罗维导演的夫人刘亮华,请她去好莱坞邀请李小龙来嘉禾公司。刘亮华是一位很出色的演员,又很会说话,她到好莱坞见到李小龙,首先说是代表嘉禾公司老板邹文怀来看他,并向他发出邀请,李小龙是位很讲义气的人,很爽快就答应了,尽管出价也只是好莱坞最低片酬七千五百美元一部。李小龙答应为嘉禾公司拍两部片,但剧本必须要得到他的同意方可。

这时由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编写、由罗维以电影手法完成的《唐山大兄》剧本出炉,李小龙看到这个剧本,很满意,因为他曾读过倪匡的许多武侠小说,很崇拜倪匡。

《唐山大兄》影片由罗维导演,由李小龙、田俊、衣依、苗可秀主演。

按照李小龙的要求,六十天拍摄完成了这部影片。李小龙扮演一个在曼谷制冰厂里工作的华人青年,在经过多年的冤冤相报之后,他已经发誓不再和别人交手,因此忍下了多次羞辱。但是当发现这个制冰厂实际上是个掩护坏人进行非法勾当的场所,并且自己又被坏人羞辱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他施展了自己的拳脚,徒手迎战十几个手持棍棒和刀剑的歹徒,最后大获全胜。

1971年10月30日,李小龙和夫人琳达参加了《唐山大兄》在香港举行的首映式。香港各媒体用“震惊”来形容这部功夫片在香港的轰动,李小龙顿成倾倒香港的武打巨星,首轮票房三百五十多万元,使嘉禾公司也一下子跃居为具有实力的电影公司了。

《唐山大兄》一片在台湾、澳门、新加坡上映的轰动也是空前的。中国功夫热甚至热到了罗马和澳大利亚的悉尼。

有人说是罗维导演成就了李小龙,也有说是李小龙成就了导演罗维。

潘柳黛在主编的《嘉禾电影》创刊号上,刊载李小龙的巨幅照片,她又写了《李小龙是何方神圣?》,向读者介绍李小龙。她写道:

潘柳黛接着生动而又详细地介绍李小龙的家庭及在美国的身世。谈到李小龙拍电影并不是自《唐山大兄》，早在幼年就拍过好几部粤语片，那时拍完《雷雨》和《人海孤鸿》后，更使他熠熠发光，变成了一颗极有前途的童星。当他长大已不合适再拍童星戏时，李小龙就定定心心地在学校里念书了。直到1959年，离开香港飞回他的出生地——美国，考进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心理学和哲学，成为该校的高才生。尽管他父亲在粤剧界名成利就，但小龙在美国却并不靠父亲接济。他半工半读，先在报馆做折报纸的小工。后来他发现在美国教拳也是一种谋生的方法。由于他曾学过许多种武功，什么咏春拳、空手道等，小龙把它们融会贯通，并创出自己独特的拳术截拳道，从此他就决定以教拳为生……潘柳黛再后又写道：

小龙说了一句：“空手道起源于中国的”，那位名家不服，向小龙挑战。小龙以十一秒的时间，把那日本人打倒，结果那日本人被送到医院去缝了七针。不意小龙这次参加美国空手道竞赛，获得胜利，大出风头之后，又惹了麻烦。那是一名空手道冠军和柔道冠军联袂去拜访他，表面虽然很有礼貌，骨子里却带着挑战意味。小龙深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不动声色，请他们一起聊天，互相切磋，研究武术。谁知经过几小时的长谈，那几位冠军不但改变初衷，不和他打了，而且反而要拜小龙为师，跟他学武功了。

这些还都是闲篇，小龙怎样又回到电影圈的？虽说和他的武功高强有关，但也不可承认和他小时拍过电影有关。如果他不是出身戏园世家，如果没有做过童星，拍过那么好几部戏，可能这次霍士请他拍《陈查礼之子》及改拍电视片集的《青蜂侠》，他就因怯场而没有胆子去拍了。李小龙拍电视片集《青蜂侠》由于种族关系，虽然在片中屈居第二主角，但他的英俊的外形、他的敏捷的身手，不但使华侨们为他而感骄傲，就是欧美人士也为他所倾倒，以致男主角温威廉丝的光芒，几乎被小龙一个人抢尽了。

潘柳黛在谈到李小龙为何回香港为嘉禾公司拍《唐山大兄》后，又说：

写到这里，我想我还应该声明一声，我和李小龙并不算太熟，就是在《唐山大兄》的庆功宴上，我们第一次认识，在一块儿吃过一顿饭。不过我看过两次《唐山大兄》这部戏。一次是和我的大儿子，一次是和小儿子。在《唐山大兄》庆功会宴上，记者们邀请李小龙拍照，他靠墙站在那里，我忽然发现李小龙的腰看起来很软，那当然不是杨柳细腰，但那是一条很性感的腰……

接着，潘柳黛在《四海一家》的又一个编者按中写道：

一部《唐山大兄》，拳打脚踢，打垮了多少部同期上演的巨片？踢倒了多少同期上演的大明星？相信读者记忆犹新。如今《精武门》又上演了，又是这

样使观众如醉如痴地拥进戏院……

由罗维导演、李小龙主演的第二部功夫片《精武门》上映了，它比《唐山大兄》更卖座。李小龙在这部影片中，扮演天津名武师霍元甲的高徒陈真，他在西便被害后回到天津，向日本武馆挑战：“试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招牌，他以身孤胆深入武道馆巢穴，以高超的“中国功夫”击败了俄国拳师和日本敌手，既为霍元甲报了仇，也推翻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最后，他面对武馆和巡捕房的围困，他又孤身而出，在搏杀中英勇牺牲，舍生取义。影片结尾陈真以一跃凌空的上空姿势镇场，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悲壮气势，是当年香港电影中的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画面。

它使香港影迷疯狂了，仅两个星期票房突破四百万元。在菲律宾连续上映六个月，仍旧大火，打破了菲律宾放映记录。在新加坡上映时，影院门口常挂出“客满”牌子。在美国，《唐山大兄》和《精武门》两片公映，也卖出六百多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这在当时美国影院也是属于不多的。《精武门》是一部和日本人数量的影片，在日本上映同样受到欢迎。主演李小龙出名了，导演罗维出名了……

接着，李小龙又为美国华纳公司拍摄了一部《龙争虎斗》及李小龙的突然过世而未拍完的《死亡游戏》。在几部功夫片中，李小龙一方面通过他那高超的武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功夫”，另一方面又在影片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具有崇高民族气节、要求平等尊严而不受歧视凌辱又疾恶如仇的“伟大的中国人”的英雄形象，正如当年李小龙在回答外国杂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七亿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这正是李小龙的功夫片的意义，也是能获得人们喜爱的根本。有人说李小龙的功夫为“中国人争了光”。

在《嘉禾电影》杂志上，潘柳黛又写了一篇《“猛龙”如何“过江”？》，把李小龙到意大利罗马拍外景的情形，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不仅让你对拍片有了一番了解，同时还能让你领略到异域的人情、风光，仿佛是一篇轻松有趣的游记。

潘柳黛又在《嘉禾电影》另一期上，以《电影圈的奇迹》为题，再谈李小龙，她

这样写道：

李小龙在完成与嘉禾公司两部片的合约后，自己在香港创办了协和影业公司，并同嘉禾公司合作。由李小龙自导自演的《猛龙过江》于1972年底在香港上映，观众像过节日一样地欢腾，票房最终达到五百三十万之多。

李小龙不仅是华人圈中的“功夫皇帝”，在好莱坞也掀起了李小龙热和中国功夫热。好莱坞华纳兄弟公司和嘉禾、协和联合制作了影片《龙争虎斗》，可惜该片尚未拍完，年仅32岁的李小龙却不幸逝世，一颗国际巨星陨落了。这是令世人惋惜不已的。

2007年9月，笔者去香港拜访潘柳黛的女儿李茉莉时，在她家的书房里见到一个大镜框，里面镶嵌着一张约14寸的李小龙与潘柳黛的黑白合照。潘柳黛穿着华丽的服饰端坐着，卷曲的烫发，自然舒展，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佩戴着一副大眼镜，笑容可掬，更显示她那不凡的文人气质。而李小龙带着微笑，穿着便服，亲热地稍侧站在她身后，仍然是一副英姿焕发的神态。笔者惊异地问潘柳黛女儿茉莉何时拍摄，茉莉说：“就是拍电影《唐山大兄》时拍的，这是我们家最最珍贵的纪念品了。”这的确是件珍品，一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四大才女之一，也是香港的知名作家和剧作家，时任《嘉禾电影》的主编，一个是世界顶级拳手，这二人在香港的合影，怎不弥足珍贵？

著名导演胡金铨是潘柳黛同乡，同为北京人，他比潘柳黛小12岁。他们相识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较多接触那是在1957年香港海燕影业公司拍摄电影《春色无边》时，胡金铨是主演之一，而潘柳黛既是该片主题歌词的作者，又应邀任客串演员，从此，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潘柳黛在环球出版公司任编辑时，经常去邵氏公司采访，那时胡金铨正入邵氏公司不久，为签约演员兼编剧、助理导演，他是大导演李翰祥的挚友。他和众人一样称潘柳黛为“潘姐”，他敬重潘柳黛的豪爽和写情之动人的本领。他对潘柳黛的《不了情》评价极高，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后来他们一度同是《翡翠周刊》的专栏作家。潘柳黛赞赏胡金铨的钻研精神和才气，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潘柳黛就同朋友说过：“胡金铨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将来一定会成为著名的大导演。”

胡金铨，1932年4月29日出生于书香门第。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肄业。1949年去香港，初为广告师及画电影广告，后与李翰祥相识，1958年进入邵氏公司任演员兼编剧、助导及副导演。

1966年，胡金铨导演的《大醉侠》由郑佩佩主演，导演、主演两人



胡金铨（左）与潘柳黛（右）在邵氏公司工作时合影



同时成名。1967年,张彻的一部《独臂刀》由王羽主演,公映后好评如潮。因此《大醉侠》和《独臂刀》被认为开创了香港武侠片的新纪元,更有影评人评价是划时代的武侠经典中的“双璧”,胡金铨与张彻被尊称为国语武侠片开山立派的“绝代双骄”。

邵逸夫毕竟是商人,他认为《大醉侠》评价虽高,但票房不够理想。胡金铨立即绞尽脑汁写出一部初稿《龙门客栈》剧本送邵逸夫审阅,想以此作为弥补,谁知邵逸夫粗粗地翻了一下,向桌上一扔,要他好好修改,显然是对导演的不尊重,胡金铨不久即离开邵氏公司赴台湾求发展了。

胡金铨这部未被邵逸夫看中的《龙门客栈》,1967年在台湾制成电影公映,结果大破票房纪录,单卖拷贝就得了个满堂红,接着又破在韩国、菲律宾的票房纪录。这使邵逸夫后悔莫及。但邵逸夫灵机一动,想到胡金铨是合约未满离开的,属于违约,于是一张状纸将胡金铨告上了法庭。这样,胡金铨无可奈何地将《龙门客栈》的香港发行权一次性地以十六万元廉价卖给邵氏公司,而邵氏公司凭借发行权在香港公映,竟突破四百万元的票房,创造了邵氏公司最卖座影片纪录。

潘柳黛在邵氏公司被同事们亲热地呼为潘姐,小弟弟胡金铨也是其中的一位。1971年,胡金铨从台湾重返香港,并成立金铨影业公司,开展他的老舍研究,并出席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1972年,胡金铨与嘉禾公司合作拍摄由他执导的《迎春阁之风波》,他得知潘柳黛正在主持《嘉禾电影》杂志时,立即赶到编辑室看望久别的大姐潘柳黛,两人交谈甚欢。潘柳黛当然不忘抓住机会向他约稿,那时胡金铨已经是个大忙人,实在挤不出多少时间来写稿了,但胡金铨清楚潘姐的要求岂能违拗,所以他只好将自己的工作笔记两则交给了潘柳黛,想听取潘柳黛的意见时,朋友为他们拍下了珍贵的一瞬间。之后,潘柳黛将《胡金铨工作笔记两则》安排在《嘉禾电影》第二期上,并加上她写的编者按。她写道:

胡金铨导演,个子不高,面貌平平,为人温和,平易近人,在《唐山大兄》、《精武门》等片,一直担任主要角色,胡导演读书最多,学识渊博,而为人处事,则更令人佩服。胡导演为人谦逊,始惠

睛一亮，原来给我开门的，就是胡燕妮本人。似乎胡燕妮并没有化妆，不然就是她的化妆术太高明了，那纤秀的眉，那大大的眼睛，那淡红色的口唇，那婴儿似的晶莹细致的皮肤，掩映在蓬松的秀发里，洁净、自然，使人找不出粉底影子，也找不出胭脂的影子……胡燕妮真是一个天生美女……

“这次你在台湾住了多久？”

“一共七天。”胡燕妮说，“三天为《轻烟》拍外景，其余的四天，就探望一下住在台湾的亲戚朋友。”

“为什么不多住几天呢？”

“不行，一则要赶回来拍戏，二则留康威和小儿子在家，我一个人在外面玩儿也不好意思。”

“你倒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对儿子又好，对老公又好。”我笑说道。

“贤妻良母谈不上，但是我觉得做人应该公道。”胡燕妮也笑说道。

……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康威在从尹建平为名时，在台湾也是属于中影公司计划中力推的小生，但后来他进了邵氏，再后来他娶了胡燕妮为妻，以致使邵氏一怒而炒他鱿鱼，使他事业上大受打击，一蹶不起。之后，胡燕妮一天比一天红了，康威就变成了“胡燕妮先生”，作为一个大明星的丈夫，康威对于这种称呼的感受如何呢？

我冒昧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问康威。

康威没有答复我，却忍不住先做了一个苦笑，他说：“当年我和燕妮结婚时，燕妮还不是大明星，只在邵氏赚四百元一个月，以后为了抚育我们的孩子。”胡燕妮说：“这也就是我们想自己能够拍片的最大原因，因为我了解康威的抱负与才能，我希望他有机会展露才华。”

康威说：“我不生气，也不怪别人，因为我想作为‘胡燕妮先生’的感受，也许正是对我将来事业的最好的磨炼——我懂得怎样忍耐，我也尝到了被诬蔑的滋味。”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抱歉地说，“也许我不应该提出这问题。”

“父子关系。”胡蝶说，“尹子在我的世界里，我爱我的丈夫和儿子，在我的家庭里，尹子洋是传家之宝，康威是一家之主。……”

“康威，你真的娶到了一个好妻子！”我力劝胡蝶收手，尹子洋跟康威说

康威说：“尹子洋太乖太好，所以除了宁宁，尽量不去招惹她，她发展她的事业，我也尽量留她做事。”人人皆知胡蝶影后，没功利心，甚至也有这样的夫妻，难逢难遇，演的苦情戏，要感动众观众……”

当年他俩堪称影坛模范夫妻，潘柳黛十分看中这对夫妻正确的家庭价值观。

潘柳黛主持《嘉禾》杂志不足一年，她嫌工作太紧张，于是又辞职了。正如香港作家白云天在《潘柳黛此生最尴尬的事》一文中说道：

潘柳黛辞职之时，官厅人物，莫不叹息，如果她幸福，她至少多久便辞职了，享受惯自由的人，怎可能过那种刻板的生活？

潘柳黛离开《嘉禾电影》杂志后，她和康威、胡燕妮夫妇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时康威和胡燕妮决定重新创业，经过一番筹备，终于成立了自己的尹氏电影公司。他俩诚恳地邀请潘柳黛帮忙，潘柳黛也因朋友之情，而接受了《迷惑》的改编任务。1973年初，由潘柳黛、李敬祖（编剧家）编剧，由康威导演，胡燕妮、谢贤、关山及康威小儿子尹子洋主演，尹氏公司的首部影片《迷惑》，在香港、新加坡同时上映。

原来，康威看《迷你》杂志，看到一篇名为《白太太自述》的短篇小说，认为很合适拍成电影，便把故事告诉了太太——胡燕妮。胡燕妮也认为很好，于是立刻请李敬祖根据原著改编，加枝添叶，使更适合于电影情节，而且使原来外国化的背景，变成中国化。后来还请女作家潘柳黛参与编剧工作，使剧本更为完美。

《迷惑》主要叙述了一位谢船长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一天宾客盈门前来庆贺谢家小孩子生日，谢太太正焦急地等待船长回家时，忽然接得医院通知其夫谢船长，为救一位船员，不幸被重货柜压成重伤，正在医院抢救。后经抢救虽保住性命，但下肢瘫痪，从此丧失性功能。妻子对丈夫百般体贴，照顾周到。但这时候曾为她丈夫治病的年轻医生，狂热地追求她，于是她就徘徊在情和欲的边缘上，一面为对不起自己丈夫的背叛行为而自责，一面又为情欲所至不愿放弃英俊的医生。反映了那无性婚姻的矛盾心态。

《迷惑》上映后颇获好评。香港《星岛日报》有鲁风所写题为《〈迷惑〉导演态度认真》一文,其中他写道:“以‘并非色情电影,却是床上故事’为题材的影片《迷惑》是前邵氏男演员康威执导的作品,以初执导筒的尺度来衡量,《迷惑》可算得是一部超水准之作。没有一般文艺片所共有的‘婆婆妈妈’的通病,这是值得赞许的。《迷惑》这部影片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片名。片中主要人物的心理状态,确是与片名非常贴切。”

1974年6月,由邵氏兄弟影业公司出品的《别了,亲人》,是潘柳黛编剧的封笔之作。

多少个春秋消失了,潘柳黛和胡燕妮夫妇也失去了联系……

笔者阅读2006年1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海外星踪》专栏,发表卢威所写《“封面女郎”胡燕妮》,笔者发现此胡燕妮正是三十四年前潘柳黛笔下的活跃人物。作者对这对明星夫妇写道:



潘柳黛与胡燕妮

胡燕妮是香港著名女演员，曾主演多部经典电影。她与潘柳黛的婚姻是当时娱乐圈的一段佳话。胡燕妮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多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深受观众喜爱。潘柳黛作为编剧，为她的多部作品提供了精彩的剧本支持。两人的合作被认为是当时影坛的黄金搭档之一。

1973年至1986年期间，潘柳黛先后接受香港的《新报》、《港九日报》、《快报》、《东方日报》等报纸之邀，开辟了语丝性的专栏，《新报》是《花花世界》；《快报》是《妇人之言》；《港九日报》是娱乐版；《东方日报》是《你、我、他》和《南宫夫人信箱》（为君解情结）等专栏，开创了微型专栏的历史先河，受到香港广大读者的喜爱，一时各报纷纷效仿。因此，潘柳黛又成了饮誉香港的专栏作家及恋爱、婚姻、家庭的生活顾问。每天她都收到许许多多的来信或电话，向她询问或求助。她也乐意为他们作解答。

在《花花世界》专栏以《忌你三分》为题，潘柳黛写道：“一位太太常疑心她丈夫在外边搞七拈三。我说一个有信心的人，决不会动不动就对自己丈夫吃醋。因为吃醋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与其瞎吃醋，乱吃醋，何不如把那份吃醋的心，充实自己？你如真有一两手拿得住他，男人不是傻瓜，也会忌你三分。”

她以《时代青年》为题，写道：



表示无功不受禄，谦退回若干元（即相当于三日之工资），请予查收为荷……”老板收信后，以寄主一场戏，区区数千元，囑咐孰同事退还他算了。谁知昨日又收到少年一信曰：“谢谢你把我退还你的钱又给了我，我既不要，你又不收，现在我用你的名字，把这笔钱捐给公益金了。附上收据一纸……”老板见信，为之哑笑啼非，说乃“小事公办”，“急则不济”，虽不通人情，但已经是“时代青年”中“最佳少年”了。

她以《试片自说自话》，写道：

：多！看过一部部电影的人，就对别人说，唔，我也会编剧。或者说，唔，我也会导演。但重要的是尔唔，尔导演出来的电影，是否有人看？有人赞？如果自编自导自看，那么全世界上的人，个个都可以做编剧，做导演了。

她以《一身是胆》为题，写道：

美在整形术，愈变愈方世，电影女明星乃趋之若鹜，纷纷以谁高和谁低，改头换面为羊。暴力片与暴露片反其道，男明星以主演“一身是胆”为时尚，不知女明星中，可有人够胆以“一身是胆”来示人否？

她以《喇叭花歌后》为题，写道：

翻开报纸一看，夜总会歌后多多。场场以一首《苹果花》成名，于是便被称为“苹果花歌后”。或有人问如果杨燕霞不“换喇叭”呢？潘柳黛曰：“那当然就是喇叭花歌后了。”

她以《自封为后》为题，写道：

古人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传，或取其故。曰：毕竟是老奸巨猾时人了，与哈姆·雷特看，那还了得？早在少年飞燕的当口，还让他看《水浒传》，岂不是“如虎”正如今之打一虎死，打一虎，美人、艳姬，又怎能说与看暴力电影无关？

她以《大战回忆录》为题，写道：

雄偉家場馬津，忽盟友夾攻，叫我叫誰何書？我說：丘吉爾《大戰回忆录》。友乃武俠小說迷，則之，出口而回：兩人誰輸誰贏？

她在《你、我、他》专栏中，潘柳黛以《出洋相》为题写道：

女朋友看完时装表演，回来和我说：“番呀，你未发现，现在的设计出来的时装，总是把女人打扮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说：“我早已发现了，而设计师，不像机器人，太字人不像太字人。”女朋友问：“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打扮女人呢？”答：那些不伦不类的衣服，连走路也不会走了，还要伸手伸脚，真一搞的。”我说：“你不知道那些设计家是男人，他们故意要女人出洋相吗！”

她在《临嫁赠言》一文中说：

自认你女将要结婚，办嫁妆了，我对她说：“不要对丈夫话太多，他会觉得你太烦。不要对丈夫要求太多，因为要求太多，他会打你回票，使你感到失望与不快。不要窥探丈夫的秘密，他肯讲的必然会讲给你听，不然，讲给你听的也是假话。而且一个男人，如果对妻子毫无秘密，那么也便不成其为男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妄图改造丈夫。因为婚姻只是一种关系，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教养方法之下长大的两个人，谁也

潘柳黛用幽默、辛辣的笔触,窥测着人们的心灵,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事无巨细道出真谛,指点迷津,启迪人生。

潘柳黛的《南宫夫人信箱》是在《东方日报》上又一专栏，主要为青年解答婚恋中的各种问题，颇得青睐，每天潘柳黛都会接到许多求助的信。2007年9月笔者赴香港，会见潘柳黛的女儿李茉莉，谈及《南宫夫人信箱》时，李茉莉告诉笔者她曾帮助母亲整理这些信件，并说：“当年一部电视剧的台词中讲道：‘你去请教请教《东方日报》的‘南宫夫人’吧！’从此以后，报纸销量特好。”《你、我、他》专栏同样引起广泛注意，甚至当时有一家新开的服装店也取店名为“你、我、他”了。

1986年,《东方日报》又开辟了《潘柳黛看世界》的新专栏,给这位女作家增添了一个叙述国内外风情、掌故、趣闻和时事的阵地,这个新专栏里的袖珍作品,仍然博得群众的喜爱。如以《齐斋老翁》为题,写道:

1989年，在89名工人中，有1名患白血病，1名患淋巴瘤，1名患肝癌，后被发现患白血病、淋巴瘤、肝癌的3名工人，原来在1984年，在厂内饮用过这种凉水，这样看来，

她在一篇《特别部队》里写道：

“我：‘腎’，全一書起點，即大要領，又簡，又
“我：‘腎’，全一書起點，即大要領，又簡，又

她在一篇《按本子办事》里写道：

……注，寄希望于他们来日制订
的……

在《显赫囚徒》一文中，潘柳黛说：

……因藏有海洛因，被判入狱三
……，现在已成为罪犯。纵然有
……

笔者有幸获得潘柳黛赠送的她保存了三十多年已经发黄变脆的专栏小剪报，上面还有她亲自用红色笔、绿色笔、黑色笔注明发表的报刊及日期，大都在专栏文章上画了叉叉作了记号。潘柳黛的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富于哲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①笔者注：指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



潘柳黛在几家报纸写专栏时，由于身体进一步发福，她把写稿量也就压了又压，长篇都不写了，因为她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太辛苦。

有一次香港作家沈西城对潘柳黛进行采访，交谈中，潘柳黛说她已不写小说了，只写几个专栏，她对沈西城说：“回答读者的信，趣味无穷，记得有一趟，竟有个男妓写信给我说遭遇到恋爱问题，问我如何解决，过程的曲折，真可以写成一部小说，同时也是上佳拍电影的题材。”她刚讲完，沈西城立即想起了她编过不少剧本，问她为何不写剧本了。潘柳黛带着笑说：“在邵氏这么多年，还编得不够吗？我编剧，有我的主意，最怕那些夹缠不清的导演，啰啰唆唆的一大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屠光启便给我骂过。”一席对白，又不难看出潘柳黛的耿直、豪爽，不怕得罪人。

其实屠光启是位老资格导演，也是潘柳黛早年在上海时相识的多年的老朋友之一，且他们关系不错，潘柳黛编剧的电影《歌女红菱艳》，就是由屠光启导演的。可她照样不客气，因此潘柳黛在香港也得罪了一些人，其中包括当年她的顶头上司——南京《京报》的采编主任、上海《平报》社长和《海报》的总编辑，三度同事的金雄白。

金雄白抗日胜利后因是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因汉奸罪判刑三年，1948年释放。1949年赴香港，著有《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1973年他受朋友姚立夫（资深报人，香港《春秋》杂志创办人）夫妇之邀，在开办不久的

金雄白在十五年后出版这本书时，其所以没有直接点潘柳黛的名字，他顾忌到他们是从南京、上海到香港多年朋友的面子，因为当时发生的毕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反映出潘柳黛生性好强，尽管当年金雄白和她是上下级关系，平时相处也不错，金雄白还曾是潘柳黛第一次结婚的证婚人，而潘柳黛全然不在乎多年朋友的情谊，不给半点面子。也可看出她那不小的脾气。

1982年10月，香港《翡翠周刊》问世，这是一部文艺性的综合周刊。创办人是作家沈西城，他邀请了一批香港名家胡金铨、李洛霞等撰稿，潘柳黛也是其中之一。《翡翠周刊》的《翡翠园》版内，设有《有情世界》、《独角戏》、《书窗闲话》、《俏妙集》、《笔缘》、《小东西》等栏目。潘柳黛负责的栏目是《有情世界》，她写了《典型家庭》、《值得赞美》、《你怎样安排自己》、《何必愁容相对》、《男人的烟酒味》、《丈夫何故变心》、《旗袍颂》、《且谈接吻》等。每篇八百字左右，潘柳黛用轻松、犀利而优美的散文，深入浅出地阐述家庭日常生活琐事，指导读者如何做人，如何造就和谐美好的家庭，真可谓美文如花。

如其中一篇以《丈夫何故变心》为题，写道：

（此处为原文内容，因图像模糊，文字无法准确识别，故用占位符表示）

“……恶太太，不想和太太在一块儿，或者不想回家，
……在太烦了，她们固执、刻板、好洁、俭省……
……殊不知就是这些美德，把丈夫赶到老
……
……之寒”，别以为这都是鸡毛蒜皮
的小事，或是这些小事，往往会导致丈夫对太太变心。

潘柳黛这时期为《翡翠周刊》固定供稿,和《东方日报》、《新报》等报刊是同时进行的,她所获得的稿酬也是很高的。作家沈西城曾写《为君解情结的潘柳黛》一文中说:

潘姐现在只为两家报纸写稿……以潘姐的才华,大可以多写两三百字。潘姐提出这,司答得很妙:“写这么多干吗,不是把稿费提上去,就是提高稿费,少写稿子。”潘姐说,10月,我搞《翡翠周刊》请潘柳黛写杂文,平均每段两百五十元,香港女作家中,大

香港作家白云天在她的《潘柳黛此生最尴尬的事》中也说,“潘柳黛在香港是讲稿费的,不是以字数计,而是以篇计,算得上是香港作家中,稿酬最高的作家之一”。白云天还写了潘柳黛的一节趣闻:“潘姐虽在文坛和娱乐界负有盛名,但对

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常主动和人打招呼。由于她的热情,有一回碰到了一桩令她毕生难忘的尴尬事。那一天,她和工作行外朋友在酒家吃饭,埋单离开时,看到电视红星吕有慧小姐亦在座。她和吕有慧小姐有过数面之缘,于是上前打招呼。不料吕小姐贵人善忘,竟把潘姐当影迷,令潘姐在好朋友面前,大大地丢了一次脸。经过那次之后,潘姐发誓说:‘以后我再碰到艺人,若不是对方先和我招呼,打死我也不敢主动和对方招呼了。’话虽然这样说,以潘姐随和豁达的性格,她无论如何做不到‘眼高于额’的地步。”

白云天的笔下勾画了潘柳黛随和、友善的一面



由于在香港有许多中国作家，大家很乐意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群众团体，以便有机会相互切磋，因此香港中国笔会诞生了，它成立于1956年，得到国际笔会的承认，并在香港政府注册。参加者是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的作者和报刊的编者。

香港中国笔会遵照国际笔会会章，其中提及，“应有不受拘束的思想交流。笔会拥护出版自由，并反对平时的专横的检查制度。笔会相信如要使世界进入更高度组织的政治经济秩序，必须对政府、执政者及各种制度有自由批评权。然而，自由之含义既包括自制，笔会会员保证反对出版自由之恶弊，例如虚谎之出版物、有意作伪，及为政治的与个人的目的而歪曲事实”等。

香港中国笔会会员有丁望、丁森、于肇怡、王世昭、王光逵、王韶生、朱志泰、沙千梦、朱振声、朱梦县、李琰、李影、李璜、何敬群、宋淇、林友兰、招鸿钧、易君左、姚立夫、徐东滨、唐碧川、熊式一、郑郁郎、潘柳黛、潘重规、胡欣平、马义、陈子俊、陈凤子、陈蝶衣、黄也白、费子彬、贾讷夫、刘海澄、赵聪、简又文、饶宗颐、罗香林，等等。这些成员中有些是潘柳黛当年在上海的文友，如陈蝶衣、黄也白等，也有新文友沙千梦、费子彬等。会长罗香林（1906～1978）是著名学者，著作等身，1926年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后为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是潘柳黛在港有往来的朋友之一。

潘柳黛是1963年应邀参加香港笔会，1965年填



写表时,她正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妇女版》任编辑,家仍住香港九龙柯士甸路21A号。当时《香港中国笔会通讯录》记载潘柳黛当时自己填写的部分作品是:

《潘柳黛日记》	1948年	新奇出版社
《心声》	1952年	新奇出版社
《心声》	1957年	环球图书杂志公司
《陌生的新娘》	1958年	虹霓出版社
《儿女情》	1959年	虹霓出版社
《如花美眷》	1959年	环球图书杂志公司
《红尘泪》	1962年	环球图书杂志公司
《张三李四》	1962年	环球图书杂志公司
《歌女红菱艳》 ¹ (电影剧本)	1950年	新华影业公司
《爱情与法律》(电影剧本)	1951年	新华影业公司
《冷暖人间》(电影剧本)	1959年	太平洋影业公司
《不了情》(电影剧本)	1961年	邵氏制片公司
《真假情人》(电影剧本)	1963年	光艺制片公司

由于潘柳黛喜欢饮酒,并有一定的酒量,有一次因胃痛难熬,她便到笔会文友、名中医费子彬诊所求救。此时已是下班时间,但费医师一见是文友,热情地接待了她,为她搭脉后,和颜悦色地安慰潘柳黛要她不要紧张,吃两服中药就行。当时潘柳黛似不太相信,但两服中药吃后,果真胃不再痛了。于是潘柳黛挥笔写了一篇《胃痛遇仙记》,刊登在香港《快报》上,表示感谢。

费子彬五代名中医,是清末江南名医费伯雄的曾孙,除医术享有盛誉之外,他的诗词歌赋亦为精湛。

香港中国笔会曾出版《文学世界》季刊,后改为日报副刊型的《文学天地》,汇

¹笔者注:潘柳黛填写作品《歌女红菱艳》是1950年,新华影业公司出品。而据香港电影资料馆记载为1953年,香港远东影业公司出品。

编《香港当代文选》。曾每月有一次文艺座谈会，后改为学术讲座。每年新年、春、秋三次举办茶室或郊外的笔会雅聚，潘柳黛大都参加。

香港笔会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会长、秘书、理事等，连选连任。1966年第十二届会员大会上，选举罗香林先生任会长，并选出于肇怡、王世昭、左舜生、李秋生、李璜、李辉英、沙千梦、何家骅、易君左、冒季美、徐东滨、焦毅夫、裴有明、卢干之、胡菊人、张赣萍、寅思骋、郑郁郎、潘柳黛等，为理事及候补理事。理事会分工潘柳黛负责康乐组。她主持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香港中国笔会春游演唱联欢会。在会上，潘柳黛唱了一首由她填词的电影《不了情》主题歌《忘不了》，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1978年11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报纸和这些国家的华文报刊及电视台均报道了一条在加拿大发生的震惊世人的凶杀案，当时香港各报及电视台也迅速把这起凶杀案转达给市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凶杀案的无辜受害者，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香港留学生冯文禧。当冯文禧在加拿大正值学术上大有作为的时刻，他为帮助别人，却无端惨遭杀害，结果凶犯只被判误杀，仅以判监禁八年抵罪，亦可服刑三年即办假释出狱，这显然暴露了一个文明国家司法的不公正。对这起惨案，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及全香港同胞愤慨万分，为什么在一个法制的国家竟会包庇凶犯？这不是种族歧视又是什么呢？也使大批香港有留学生在外的家人感到忧心忡忡。

潘柳黛见报上披露了这位香港优秀学生在加拿大遇害的报道后，她对受害者冯文禧的母亲林马惠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原本她因身体发福，行动已不很利索，加之胃部常有不适之感，把写稿的任务已压缩到只写几个专栏，千字散文而已。见到这则报道后，潘柳黛挺身而出，根据受害人母亲林马惠贤之口述，以满腔的热情，用严谨而流畅的笔法，系统、完整地记录整理成一部十八万字的名曰《我要控诉》的书，也是一部优美的纪实文学作品，并于1982年12月由香港天声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是林马惠贤由于爱儿冯文禧遭受无辜杀害

后的血泪控诉。此书记述从1951年1月28日爱儿在香港诞生后尚不足周岁时，丈夫离婚而去，她放弃了金钱补偿，争取到一女一儿的抚养权。从此她含辛茹苦，从早到晚兼两份工作，终于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那份辛劳是难以想象的，儿子似也懂得心疼妈妈，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心地善良的儿子，曾把妈妈给他上学时遇下雨天搭车用的车费全部给了乞丐。一次他生病到免费的香港贝夫人健康院就诊，在那医院他见到许许多多很穷很穷的人排着长队候诊，回家对妈妈说：“将来我最好能做医生，专替穷人看病，实在贫苦的不收费。”后来他去加拿大留学攻读了医科，除第一年学费靠母亲资助外，之后，学费、生活费全靠自己半工半读，完成了细菌学和免疫学硕士学位，后进入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附属的大学医院肾脏移植所工作，这是加拿大最权威的研究中心。他工作努力，研究论文深得学者好评。

他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经常和同住的朋友去一家名叫“玉宫”的中国餐馆用餐。他发现该饭店一位女侍应生常遭丈夫毒打，遍体鳞伤，面临离婚，向他求援找房搬家时，冯文禧出于怜悯和同情，他和同屋的同学商量后，就答应她搬进他们的空屋居住。谁知女应侍生的丈夫知道后，便带着猎枪不问青红皂白，无端地将其妻枪杀，同时又连放数枪使冯文禧倒于血泊之中，形成一桩令人发指的凶杀案。

凶手是黎巴嫩人，无业游民，但由于凶手背后站着一个有势力的大家族，有恃无恐，从而获得法庭偏袒将这起蓄意谋杀案判为误杀，量刑仅为入狱八年，被告可于服刑期三年之后申请假释，即两年多即可假释，显然这个判决是极不公正的，这里包含着种族歧视。这件无端惨案曾轰动一时，使华人华侨社会大为悲愤！报刊、电台也连连谴责、声援，冯文禧的母亲用撕裂心肺的哭声，提出控诉：“法理何在？天道何存？……”

潘柳黛带着病躯为受害人的母亲因痛失爱子的全部过程而记录、整理出版的《我要控诉》一书，反映了一个女作家的良知和同情的高尚情愫，同时向全世界揭露了一个民主国家司法中的阴暗面。



潘柳黛在香港是文坛瞩目的现代作家，她的散文被多位作家编选出版成书。如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于逢春、胡跃华选编的《港澳台散文精品》，计选有林语堂、梁实秋、席慕蓉、柏杨、余光中、林海音、张爱玲、潘柳黛等二十六位作家的散文作品，张爱玲是《谈音乐》，潘柳黛则是《淑女典型》。

1982年，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由钟文娟策划的《捕蝶·香港名家散文集（一）》，选入潘柳黛的作品有：《女人的谎言》、《男女不同》、《变化多端》、《大情人》、《明星与总统》、《岁月不居》、《到时方知》、《货真价实》、《长寿之道》、《母与子》、《时装》等。

《捕蝶·香港名家散文集（二）》选入潘柳黛的作品有：《不妨一试》、《理由多多》、《狗仔》、《有何不对》、《夫妇之道》、《先进经验》、《作孽》、《淑女典型》、《当心后悔》、《千面巨星》等。

1989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由喻大翔选编的《台湾散文选粹》，选入潘柳黛的散文是：《男女不同》、《变化多端》、《大情人》、《不妨一试》、《淑女典型》等。

2000年，由赵洪林策划、珠海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海外华文女作家小语》一书，选入潘柳黛的作品有：《有何不对》、《夫妇之道》、《先进经验》、《作孽》、《淑女典型》、《当心后悔》等。现摘几篇如下。

在《有何不对》里她写道：

一日，我有两个女朋友问我：

潘姐，有人说你孤寒^①，你承认不承认？

我说：我承认。

女朋友又问：既然承认孤寒，你一定很爱钱了？

我说：是，但是我只爱我自己的钱，并不爱别人的钱。所以我量入为出，量入为出。知道自己每个月必需品多少开销，就去赚够多少钱。知道自己赚多少钱，就尽量以那个范围之内的钱去开销。不想卖命去多赚，也不想拼命去乱花，这样的人生观，有什么不对？

在《夫妇之道》里她写道：

有人问我：夫妇之道难不难？

我说：说易就易，说难就难。

或曰：愿闻其详。

我说：如果丈夫在婚后，还肯对老婆像对情人一样，又接又送，又惜又爱；情人节送卡，生日时送礼，结婚纪念日带她去旅游，逢年过节，所有的约会都回传，专心诚意在家陪老婆，老婆还有什么话好说？

如果妻子在婚后，肯把老公当波士看待，只点头，不摇头，只说 Yes，不说 No，老公不是乐死了？还会嫌妻子不贤惠吗？

在《作孽》里她写道：

照旧武成的导演，拼命要戏里的男主角打、打、打，男配角打、打、打，龙虎武师打、打、打，打得人仰马翻、手折脚断。

因为导演要求一句话：要打得逼真。

①笔者注：广东俚语为“小气”。

潘柳黛在话剧里，必扮演戏中的女主角脱、脱、脱，女配角脱、脱、脱，女特约脱、脱、脱，脱得寸缕不留、毫毛必现

因为导演也要求一句话：要脱得精光

后来有一天，她要演话剧里的女主角打，要潘导演叫她太太脱，那时就不知他们心里的滋味如何了

她的《淑女典型》被四本书选中，她这样写：

一个少女问我：怎样才能算是淑女？

我说：“别人帮了她的忙，她必会说：‘谢谢’”

我说：“别人帮了她的忙，她必会说：‘谢谢’”

我说：“别人帮了她的忙，她必会说：‘谢谢’”

我说：“别人帮了她的忙，她必会说：‘谢谢’”

潘柳黛用真心写和写真心的特色，用直接的叙述、直接的抒怀，在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字里，让人们从中获得启迪，够得上是潘柳黛散文中的佳篇。



潘柳黛自1945年1月在上海结婚，不足一年便离婚，之后，她将女儿寄养在南京妹妹家中，自己则孤身一人埋头写作，为时长达七年之久，直至1952年才在香港重组幸福家庭。她的第二任夫君叫蒋孝忠，是蒋经国先生的侄辈。蒋孝忠和潘柳黛早年在上海相识，多年后在香港相逢，其时蒋孝忠在港经商，从事茶叶生意。由于他夫人病逝，而潘柳黛已离异多年，他们便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潘柳黛像所有离异的女人一样，一方面渴望有位男士走近她，给予她一丝温暖、给予她一丝慰藉，最好是一种不变的爱，可以依靠，可以沉醉，彼此许诺，永不分离，白头不负；一方面她又无法摆脱那失败婚姻的隐隐阴影，宁可忍受寂寞的煎熬。尽管她经常出入社交场合，尽管也常获得一些男士的青睐，而她却不敢也不愿意去跨越这道曾受过心灵创伤的门槛。可蒋孝忠一副男子潇洒的气派、善解人意的等待和对女人细致入微的体贴，加上不断殷勤地送上潘柳黛所喜爱的玫瑰花，终于让这位女作家接纳了他，1952年，他俩终于在香​​港步入婚姻殿堂。

随后潘柳黛曾多次陪同夫君去台湾看望蒋孝忠的哥哥——一位退役军官，她也受到蒋氏家族的热情接待。在蒋经



35 潘柳黛夫妇
与子女合影



国先生官邸,她曾品尝了一次家宴,她曾说:“蒋先生和你交谈既没有官架子,也没有长辈的架子。”潘柳黛对宝岛的风光和小吃更是赞不绝口。

蒋孝忠是位正派,责任心很强的男子,是位善于呵护妻子的好丈夫。他们时常出双入对参加社交活动,他们的恩爱引来无数人的仰慕目光。幸福在时光中流淌,正当潘柳黛的创作进入高峰期的1962年,她正应新加坡《南洋商报》之邀,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编《妇女版》时,突闻夫君患病,急急匆匆赶回香港照料,不料,1963年蒋孝忠因患脑炎不治而逝。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晴空霹雳,潘柳黛深感被抛进了痛苦的深渊。她曾说过:“很长一个时期,我就变得像入蛰的冬虫一样,哪儿也没有心思走动,后来直到我又能执笔恢复我的写作生涯时,才开始又和许多朋友见面。”潘柳黛清醒地意识到她不能被命运所捉弄,她要勇敢地挑起家庭重担,因为她和蒋孝忠已育有两个可爱的儿子蒋友威、蒋友文,当时大儿子10岁,小儿子才8岁。她还不时惦念着留在大陆由她妹妹抚养的女儿茉莉。

1978年,她将女儿李茉莉接到香港,同母异父的姐弟相处极好,引来不少朋友的羡慕。茉莉小时在南京姨妈身边长大,后一度在祖母身边生活,10岁起便回到父亲身边读书。其父李延龄正在湖北华中工学院任教授。李茉莉继承了父亲理工学科的抽象思维一面,喜爱理工学科,所以,大学选择了湖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从事中学数学教学多年,但她又具有母亲形象思维的一面,又极爱文学艺术。来香港后母女重逢,分外喜悦,那时,正是潘柳黛给几家报纸写专栏和信箱,因此,每天总有大批读者来信,有赞扬感谢的,有肯求帮助解决情感纠纷的,有请求帮助就业的……茉莉自然成了妈妈的助手,她帮助妈妈整理信件,并按妈妈的意见给读者一一解答,并陪伴妈妈参加社交活动。之后,茉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直至退休。



潘柳黛、女、李茉莉、李友文、李友威

李茉莉如今已拥有一儿一女，儿子谢航是理工硕士、文学学士、工商管理学士，现任香港海关督察。谢航又极敬孝道，曾陪母亲去欧洲各地旅游，余业喜写文章，并在网上用中文介绍外国饮食文化，用英文介绍中国饮食文化，而妈妈茉莉则是他写作的导师和参谋。谢航对外祖母潘柳黛也十分敬爱。由于谢航喜欢看功夫影片，崇拜李小龙，外婆潘柳黛就把自己和李小龙合影的照片赠送给他。真是一番祖孙情！

茉莉的女儿谢婷婷学工商管理，现正随夫经商。1997年谢婷婷结婚时，潘柳黛特从澳洲赶回香港参加外孙女在半岛酒店举行的婚礼。当时潘柳黛身着入时的服装，颇引人注目，当然，最主要是因为她在香港的知名度。当今这位跨进花甲之年的茉莉，已经是两个在小学读书的小外孙女最最喜爱的外婆了。

潘柳黛长子蒋友威，1953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现在李嘉诚长实集团服务，妻陈安妮。他俩育有一子一女，长子蒋德俊和女儿蒋德美均在澳洲墨尔本大学读书。

次子蒋友文，1955年生于香港。七八岁登台演出即获好评，成了一颗耀眼的童星，后入无线电影业训练班学习，艺名蒋金。后进入邵氏等影片公司，七十年代在电影《下流社会》、《林世荣》、《扮猪吃老虎》、《南北狮王》、《双辣》、《卒



潘柳黛长子蒋友威



当年叱咤香港小童星蒋金

——潘柳黛次子蒋友文



仔抽车》、《花心大少》、《撞到正》、《满天神佛》、《神经大侠》、《六指琴魔》、《蛇蝎鹤混形拳》等近三十部影片中,担任主要演员,其中有喜剧片、故事片、武打片。

1976年,由罗维导演并出品的《新精武门》,蒋金是著名演员成龙的主要搭档之一,在《师弟出马》影片中,成龙饰演阿龙,元彪饰四哥……蒋金饰仆人。这是嘉禾公司十周年纪念作第一百部片,是1980年卖座冠军。在明威影业公司出品的《帅爸》中,周润发饰阿杰……蒋金饰老鼠。在新艺城影业公司出品的《倩女幽魂》中,演员有张国荣等,蒋金也是主要演员。除外,在嘉禾公司发行的《老村当旺》及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出品的《广东靓仔玉》两片,蒋金也担纲主角。在邵氏出品的《梁上君子》影片中,蒋金和董骠等担任主演,已由洲立影视有限公司制成DVD/VCD数码影碟。

笔者购得《梁上君子》影碟,全片幽默、诙谐,对贪官的讽刺达到极限,令人捧腹。而蒋金活龙活现的演技让人佩服。难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香港没有人不知道演员蒋金这个名字。也难怪在2001年潘柳黛去世后,11月7日香港《明报》、《太阳报》等报道潘柳黛逝世消息的大标题,也写着《蒋金母亲潘柳黛澳洲病逝》,可见蒋金的名气了。

蒋金移民澳洲后息影,与妻吴美珠住悉尼,曾从事旅游业,不幸一次车祸腿部严重负伤,潘柳黛特前往悉尼探视、照料。潘柳黛曾对笔者坦言:“过去工作忙,对孩子照顾不够,大儿子听话,比较偏爱,小儿子调皮,却缺乏耐心,对他批评指责多于鼓励,今天想来是不应该的。”这是一个老年母亲对子女教育中的偏爱引发的愧疚之情。作为小儿子的蒋友文虽对母亲的严苛仍记忆犹新,但养育之恩他不会淡忘,他还是很尽孝道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潘柳黛回乡探亲,去北京看望了离别多年的哥哥潘树仁,他是位已退休的著名甲状腺专家,现已离世;在上海看望了姐姐潘碧涛,现已离世。在南京她看望了妹妹潘琼英,后患老年痴呆;在武汉又会见前夫李延龄,彼此友好相待。李延龄后是华中工学院教授、力学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延龄曾先后两次赴香港大学讲学,潘柳黛亦热情接待。他们的恩怨已随时光而消失,姻缘虽尽但友谊长存。1996年李延龄教授在武汉病故。

1988年2月，潘柳黛在两个儿子的陪同下，离开了繁华喧嚣的香港，离开了她工作、生活三十多年的“东方明珠”，尤其离开了她的一大批难以割舍的朋友。她曾依依不舍，但当飞机穿过云层，把她带到了——一个世界公认的最适宜居住的花园城市——澳大利亚墨尔本时，她很快也就爱上了这个异乡。因为这是一块如今地球上少有的没有经过战争蹂躏的土地，这块土地，既带有浓浓的原始韵味，又是西方先进的缩影。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小的洲、最大的岛。建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有英国人、德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印度人、中国人、越南人等。华人移民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据2006年8月人口普查，全澳有华人移民近67万人，大多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而墨尔本约有17万华人。

由于澳大利亚近年来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对中国友好，华人已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上届墨尔本市市长苏震西就是第三代华人，2006年他荣获全世界市长殊荣，2007年又获影响世界华人的



1997年潘柳黛在香江半岛酒店前留影，77岁的她仍雍容华贵风采依旧

杰出代表人物的殊荣。

墨尔本是从十八世纪中叶,在淘金热潮中建立起来的澳洲第二大都市,是维多利亚州首府,人口 374 万(2006 年人口普查统计),城市规模仅次于悉尼,有人比喻悉尼是南太平洋上的纽约,而墨尔本则是伦敦。这是一座带有浓浓欧洲风情的城市,城内有多处公园,秀丽的亚拉河从市中心穿过。由于墨尔本地处澳洲南部海滨,所以空气清新、城市宁静、环境出雅,具有一派田园风光。

潘柳黛很快就爱上了这块土地,她在离市中心不算远的华人集中的 BOX HILL 区(博士山)购买了一小套公寓房(JOHN STREET 7/1)。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楼房,第一层为各户用的停车场,二、三楼为住户,计八户人家。潘柳黛住二楼一室,居房为二室一厅。

潘柳黛家客厅约 20 平方米,陈设简单,两张沙发、一张餐桌、四把椅子、一台 18 寸彩色电视机,墙上有两幅油画。记得那年笔者和朋友一道拜访她,她见笔者凝视油画,便风趣地笑说:“别看了,那是赝品。”大厅朝南有一排大窗,窗外绿色盎然,常青树似也构成一幅优美的画面。大厅的两侧左侧的前半是潘柳黛卧室,内有卫生间,她的住房简单,除一张小号大床之外,一张床头柜,还有一张小书桌和两把椅子,墙角堆放了不少书籍,她的住房后面即客厅左侧的后半间为厨房。客厅右侧的前半是另一住房,也有一张小床,那是准备接待远道来客备用的,后成了她堆放什物的房间,这间房的后身,即客厅右侧的后半间为洗衣房。整个房屋布局合理。潘柳黛在这座公寓里单身整整度过了十二个春秋。

潘柳黛的住宅临近 BOX HILL 购物中心,火车站、汽车站都在购物中心里面,电车站也不过半公里的距离(电车站系 2003 年建)。她出门不远处即有各色餐馆,西式、中式、日式、韩式、越式、泰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中餐馆还有粤菜、川菜、上海菜、台湾小吃及各色面点小吃铺、茶室,为数也不少。还有理发店、中药铺。中国的南北货商铺就更多了,大小有十多家,真可谓应有尽有,假如不是店铺招牌上夹着一些外文,真就像身处于母邦之中。

潘柳黛公寓巷口有一家新联发食品中心,就是潘柳黛每天必去买《星岛日

报》^①的商店。笔者曾拜访过店主,店主是位中年妇女,操一口广东话,她告诉笔者:“潘老是个绝顶的好人,她每天都来,有时也在我店里坐坐,因为她订了《星岛日报》”潘柳黛曾说:“《星岛》^②既可见到澳洲资讯,亦可了解到香港的动态。”新联发老板一家人都很尊重她,视她为老客户,老板娘曾告诉笔者:“潘老有时同我们聊聊天,记得几年前有一次下雨,天又黑了,她忘了带钥匙急匆匆找我,是我送她回家,找人开门换锁的。”

附近太阳城餐厅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她喜欢吃该餐厅的越南鸡牛粉。还有一家新新食品店是她每周购买食品的老店,名匠发廊也是她固定理发、烫发和修指甲的场所。她虽已高龄,仍注意适当修饰自己,她认为这属礼仪,同时也能焕发精神和活力。



潘柳黛(左)與香港星島報業集團

^①该报属香港星岛报业集团,是澳洲最大的华文报之一。



澳洲(澳大利亚)是个很重视福利的国家,每年3月有一个星期为老人周,所有老人均凭老年卡获免费乘火车、汽车、电车的优待(平时凭老年卡亦有优惠),动物园等也免费优待。近几年每星期日老人也凭卡免费乘车。

失去劳动力或失业的澳籍公民、永久居民均可获得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每两周发给的一定津贴(按每周计算) 潘柳黛当然也不例外,由于她属高龄,又是单身,除补贴略高于其他老人外,经审核批准还享受政府委托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给予的适当照顾,如每周由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派人为她打扫房屋,吸尘、拖地、洗衣服等家务劳动,政府补贴服务费用的50%,她自己负担50%。

笔者曾走访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潘女士,她谈及对潘柳黛的印象是:“潘老是一位极和善的老人,尊重清洁工,我们每次为她打扫时,她总会客气地说,这点留我自己做吧!你们休息吧!”

华人社区服务中心还派护理人员定期上门服务,为她测量体温,督促她按时服药,因为她患有糖尿病。其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 除外,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每周四上午九时派车接她前往维多利亚州高龄老人活动中心参加保健、康乐、用餐等活动,潘柳黛在活动中心,喜欢踩踩那固定的自行车,练练腿下工夫。因为当年在上海她是骑车好手。活动中心下午四时结束,再由

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派车送她回家(大车一路接送参加活动的高龄老人)。

高龄老人活动中心是地方政府创办的福利机构,符合条件,经过审核批准享受特殊照顾的老人方可参加,较多的是西人,潘柳黛和他们相处亦好。由于他们后来知道她曾是上海、香港作家,又热心公益,关怀他人,所以,她被选做维多利亚州老人福利中心出版的《维多利亚州老人福利指南》一本宣传刊物的封面人物,不仅如此,她和朋友的合照还被选做每页书角插花。

潘柳黛一生不想做公众人物,早年她在香港名气很大,有



1999年潘柳黛(右)在维多利亚州老人福利指南封面成为封面人物

一次香港电视台邀请她出境采访,她婉言谢绝了,记者还在继续劝说她接受采访时,她幽默地笑问记者:“我不是什么大明星、大歌星,何苦一定也要我去亮相?”可记者是有使命来的,继续在央求她,这时潘柳黛却直率地说:“如果你换我,你会怎样做?去出境一显尊容吗?”记者只好退却。她曾对一家报社要采访她的记者说过:“我不喜欢被传媒机构采访,因为我不想做公众人物,怕在街上被人家指指点点;哎,那就是女作家潘柳黛啦。”所以她一贯低调。但潘柳黛在澳洲,近八十高龄时还是成了澳洲的公众人物。

潘柳黛除参加高龄老人活动中心外,还参加 BOX HILL 老人会(今改为 BOX HILL 耆英会)。这是维多利亚州 BOX HILL 区政府认可的群众团体,政府资助少量经费供老人活动之用,如每周三上午在固定活动地点的场地租金及活动所需



● 希柳黛偶尔交友 在入墨尔本皇冠(CROWN)赌场消遣,图为皇冠赌场



● 在闲游墨尔本 在墨尔本皇冠(CROWN)赌场消遣,图为皇冠赌场

的图书、棋类、扑克、麻将、球类等器材用费，还有每次活动中中餐的部分补贴等。

老人会会长及理事等由民主选举产生，两年一次，热心公益者可连选连任。现任会长陈宁先生即是一位连任了几届的会长，二十多年前他来自新加坡，2007年荣获联邦政府颁授的OAM勋衔。

老人会设有英语辅导、不定期的健康讲座、医药咨询、文娱活动、生日聚会等。世界上著名赌场之一的皇冠赌场，定期驱车至各区老人会，来接老人去参观游玩，并以免费自助餐招待（近年已改为简单餐）。老人们也乐意结伴前往，一面参观那豪华的、琳琅满目的游戏场面，一面也想试试自己的运气。高档次的豪赌是没有他们份的，他们大都坐在一分、两分、五分的游戏机前，敲打敲打那些花样百出的游戏机，运气好的个别老人也能赢上几十上百澳元，绝大多数皆是空手而归，但大伙儿也属心甘情愿。毕竟是一次小小的娱乐活动。

1999年春，有一次老人会组织去皇冠赌场，潘柳黛也高兴地打打游戏机，一下输了几十澳币。朋友李正然是个能手，帮助潘柳黛几下敲捞回了九十五澳元，潘柳黛笑说：“还是你手气好，今晚我请客，吃鸡牛粉。”李正然是个顽皮老头，不屑一顾地说：“一碗鸡牛粉可不行。”潘柳黛笑说：“那就十碗呗，让你撑个够。”把在场的老人都逗乐了，在老人会她也喜欢搓搓麻将，她虽是老手，但牌艺并不算精通，故输多赢少。凡老人会组织的活动，她都参加。

潘柳黛还略懂一点《易经》，常常为会友看看面相、手相，她采用报喜不报忧的方法，幽默的语言常把老人逗得乐呵呵的。所以大伙儿都喜欢她，相处都很好。

老人会还在春、秋两季，组织老人赴外地旅游，所以，老人会是老年华人、华侨喜爱的群众组织。每星期三大伙儿聚一聚，聊聊天，分外高兴，正如有位老华人说得好：“BOX HILL 老人会不是家，胜似家。”

潘柳黛喜欢与朋友聊天，新加坡来的刘先生尤喜爱听她讲文艺作品。有一次她和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在谈李清照的词时，潘柳黛脱口背诵了李清照的《孤雁儿》，并讲述了这词是李清照将《咏梅》与悼念亡夫糅合在一起，真挚地寄托了她对亡夫的一片哀思，词人运用通俗的语言、凄婉的音调，通过艺术手法一点点地勾画了一个寡妇悲苦的内心世界，缠绵悱恻。当时在座的人无不因她的良好记忆



而惊异，无不为她对李清照的词之深刻理解而折服。

她本是一颗明珠，可来澳洲后，却用“泥土”把自己的才华掩埋，以至于多年来很多人并不知道她曾是上海文坛赫赫有名的女作家，是香港名作家、剧作家、专栏作家，此番词解，终使大家刮目相看。

在墨尔本，潘柳黛除参加老人会的活动外，也经常相约几个朋友在她家小聚，笔者是其中之一，偶搓麻将，她会提前准备好茶和咖啡，也会准备点西瓜子、南瓜子或葵花子、花生米，还会准备不含糖分的薄荷糖，如是夏天她会准备可乐等饮料，每周又一起在馆餐饮茶，多采用AA制。潘柳黛有糖尿病，所以她不能多吃，有时她会自我调侃：“都怪我年轻时贪嘴好吃，现在不能吃了，只能看你们吃呗。”逗得大伙一乐，偶尔也会几个人约好各自带点面包、水果去公园、海边坐坐聊聊天，用面包喂喂鸽子和海鸥。

澳洲街道两旁多种植 JACARANDA 树，中文叫兰花楹，这是澳洲特有的树种，树姿舒展优美，每年8月中下旬南半球开春，粗细相间的黑线条枝桠上开满了淡紫色的小花，除市中心外，街道两旁顿时形成紫色长廊，不需绿叶陪衬，花儿开了又落，落后又开，花期长达一个多月。这种兰花楹在山坡上、公园里，甚至家庭前后院，到处可见一排排、一丛丛，像紫雾萦绕，像紫色银幕，令人陶醉在这独特的自然景观中。潘柳黛和五六位较好的老人对这景致似有共同的偏爱，常在紫蓝楹盛开时相约乘车赏花。

一次，潘柳黛和笔者等六人去公园欣赏兰花楹，等车时，她讲述了电影明星蝴蝶的故事，她说：“蝴蝶晚年很悲惨，她没有孩子，带着在香港领的养子、媳妇迁居温哥华后，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有一天，一位从日本移居温哥华的老华侨找她，她不认识，老华人讲了又讲，原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蝴蝶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的一个晚上，老华人当时是负责拉幕的小工，不知是什么原因，幕布拉不起来，弄得演员在台上僵场，台下观众起哄。事后老板发火训斥拉幕小工，蝴蝶看不惯地挺身而出，责问老板：‘为什么那样凶！他还是个孩子！’老板见大明星发话，也就不说什么了，这件小事蝴蝶早忘了，可这位小青工已暗下决心：‘等将来我发达了一定要报答蝴蝶’之后，这名小青工到了日本，从打工、开餐馆做起，后成了富

翁，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移居温哥华终于找到蝴蝶。当他知道蝴蝶的生活状况，知道送钱她是不会收的，于是在离蝴蝶的住处不远的地方，以蝴蝶的名义购了一套高级公寓赠送她。老华人了却心愿后不久离世。蝴蝶的养子嗜赌，把蝴蝶的一点积蓄全赌光了，最后要卖公寓，这时蝴蝶已重病，不久即离开人世，葬入公墓，连碑也没有立，后来由朋友出资才立了一块碑。”潘柳黛又说，“我曾经说过中国明星可以写传的人一是蝴蝶，一是白光。”潘柳黛讲这故事时已近八十高龄，讲得绘声绘色，令人佩服。

潘柳黛移民澳洲时已是一位临近古稀之老人，基本上不再写稿，不是健康不佳，也不是文思枯竭，而是因为澳洲华文报刊一向不付稿酬。澳洲华文媒体除SBS设有中文广播电台外，也有十多家华文日报或周报，其中《星岛日报》、《澳洲新报》每日出版销售外，大都系免费周报，其中也有少数周报是销售的，不过这些报纸多以广告为主，良莠不齐，偶有报刊派点稿酬，也只是一点点慰问费而已。这对来自香港拿最高稿酬的潘柳黛来说，当然是难以接受的，她曾风趣地说：“没稿酬的事我是不干的。”

[illegible]

个“老”字，一碰，就一碰就碰个半天，又有人陷阱。我这两本书，正是为

女“做”的，女“做”，“做”做我们姊妹，出于女“母爱”的天性，因而我关心她们的成长，更关心她们在家庭，社会，而下的种种问题，所以我叫：《女性和男性》，以及我个人的心得，头题“做”，提醒她“我”呢！月是她的“做”呢！做，做她的方法，各各一“做”个是你需要的，只要手懂，书一读，就能明白，同，便不再解决，多问女做，说书问题。这就是我出版此书的目的所在。

潘柳黛这两本书是姊妹篇，洋洋洒洒计三十六万字。她真诚地希望天下少女都能选上如意郎君，她殷切地企盼所有夫妇之间都能相互包容、谅解。她把包容、谅解视为一种修养、一种美德、一种境界，就像人类需要阳光、空气一样，有了包容、谅解，家庭就能和平、安宁、幸福。潘柳黛的封笔力作，正是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正确家庭价值观。

与此同时，潘柳黛又整理出《解情结》（署名“南宫夫人”）三个单行本，于1992年夏，由香港环球出版社出版，在香港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发行，颇受读者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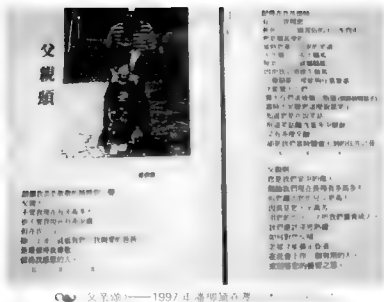


图 5-15 5分钟女性择友指南、5分钟两情相悦要诀和《解情结》的封面

潘柳黛受朋友的影响，不久便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星期日总是由 BOX HILL 老人会会长陈宁夫妇驱车接她去 Brixwood 区华人长老会生命堂做礼拜。她曾为华人长老会生命堂写了《父亲颂》诗一首：



有一日我问您
 爸爸，在中国习俗的十二生肖中
 您是属什么的
 当时您毫不思索地笑道
 牛年属牛，马年属马
 除此之外，就属骆驼
 因而我必须做牛做马
 又像骆驼一样能够任重道远
 才能养大你们
 养大你们这几个小猢猻（沪语谑称猴子）
 当时大家听您这么说都笑了
 知道您在说笑话
 但这笑话隐含着多少眼泪
 又有多少辛酸
 却是我们当时体会不到的弦外之音
 父亲啊
 您是我们家中的伟人
 无论我们现在长得有多高多大
 但您总比您的儿女更高大
 因为是您千辛万苦
 用您的血汗，才把我们养育成人
 我应该深思熟虑
 如何对您反哺
 怎样才能展定昏省
 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
 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父亲颂——1997年潘柳黛作品

这是 77 岁的潘柳黛 1997 年在诗歌领域的封笔之作。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潘柳黛的抒情诗《无题》、《在我心上》、《低诉》、《流云》等就频频发表于南京的《作家》季刊和上海的《平报》与《海报》的副刊上。那些诗篇表达了对爱的渴望与忠贞，缠绵悱恻，读之令人有亲切之感。四十多年后她的《父亲颂》写在父亲节，既表达了她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又表达了她对上帝的感恩。

潘柳黛是一个极重情谊的人，来澳后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去香港探亲、访友兼旅游。而每次从香港回来，总要找几个朋友一道聚聚，然后她会喋喋不休地赞扬香港的变化，谈她的孙辈，流露出的天伦之乐，也令听者仰慕。

2001 年 10 月是旅游的黄金季节，潘柳黛就在这个月下旬的一天和 BOX HILL 老人会会长陈宁夫妇一道，乘飞机去了香港。也许是她旅途疲劳，也许是她旧地重游所引发的感慨太多，她到达香港后，糖尿病发作，住进医院。小儿子蒋友文从澳洲悉尼赶往香港，姐弟研究决定将母亲接回澳洲治疗，后住悉尼利物浦医院，10 月 30 日终因抢救无效而谢世，享年 81 岁。

11 月 6 日，潘柳黛逝世的噩耗，由澳洲《星岛日报》刊登的讣告传开，现将其讣告全文刊列于下：

泣告

先慈潘氏卿夫人，誕生於公元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備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月卅日早上十一時半，在雪梨利佛浦醫院逝世。經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在 Rookwood Anglican Cemetery 舉行火葬儀式，並由浸信會李國輝牧師舉行安息禮儀，及後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四日由墨市 Burwood 華人長老會生命堂陳明仁牧師舉行追悼禮拜。

一切之安排及儀式，皆遵從先慈生前之意願，切從簡。各方親友，尚祈原宥，謹此報端，哀此敬告。

孝子 周友國 媳 陳安紀
 孝女 周友文 媳 吳美蓮
 孝女 周友蘭 媳 謝明
 全泣告

泣告

先慈潘氏卿夫人，誕生於公元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備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月卅日早上十一時半，在雪梨利佛浦醫院逝世。經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在 Rookwood Anglican Cemetery 舉行火葬儀式，並由浸信會李國輝牧師舉行安息禮儀，及後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四日由墨市 Burwood 華人長老會生命堂陳明仁牧師舉行追悼禮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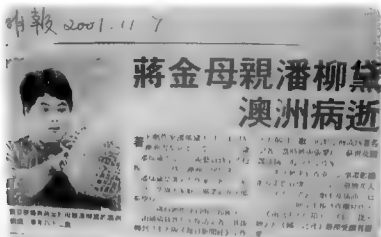
泣告

先慈潘氏卿夫人，誕生於公元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備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月卅日早上十一時半，在雪梨利佛浦醫院逝世。經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在 Rookwood Anglican Cemetery 舉行火葬儀式，並由浸信會李國輝牧師舉行安息禮儀，及後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四日由墨市 Burwood 華人長老會生命堂陳明仁牧師舉行追悼禮拜。

随后,香港《东周刊》、《明报》和《太阳报》等报,也发布了潘柳黛逝世的消息,并刊有悼念文章。

2001年11月7日,香港《东周刊》在《非常人物》专栏内,发表悼念她的文章,从上海四大才女之一,谈到在香港文坛和电影界的贡献

澳大利亚悉尼《星岛日报》专栏作家红姑,在《星岛周刊》撰文《一代才女》,回顾与潘柳黛在香港相识的过程,赞扬潘柳黛是开辟超短专栏之先河



凡熟悉潘柳黛的人，包括墨尔本 BOX HILL 老人会会友，无不为她仓促离去而惋惜，笔者尤为悲恸！好多老人带着惋惜的口吻异口同声地说：“如果她不去香港，就不会那么快离去”、“没想到她走得那么快”……

浮华已褪，音容宛在；佳作缕缕慰芳魂，绝唱追念潘柳黛



2011年11月11日



笔者怀着对潘柳黛的崇敬和思念之情，曾向她在悉尼的幼子蒋友文进行了多次电话采访，之后又对在香港的女儿李茉莉及长子蒋友威进行了电话采访，他们都非常友好地与笔者进行了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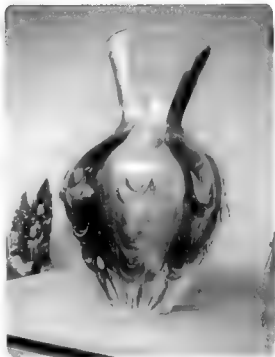
2007年秋，笔者专程去香港访问了潘柳黛的女儿李茉莉。她住在香港东涌的一所雅致的公寓里，笔者按约好的时间前往，一按门铃，只见已是花甲之年的李茉莉前来开门。她给笔者的第一个印象，长相与她母亲潘柳黛一模一样，胖胖的身材，只是个头比母亲高了不少，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炯炯有神，笑容可掬，她的热情好客、她那爽朗的笑声也和母亲完全相似。

在她的西式客厅里，却陈列着许多古玩，有彩色福禄寿星搪瓷塑像，有四幅嵌罗甸挂屏，橱内还陈列着小巧玲珑的各式古玩，琳琅满目，使客厅具有古色古香的韵味。她见笔者好奇，便兴奋地告诉笔者，她喜好玩，并指着这些古董详细地叙述着她一次次淘宝的经过，尽管大都是赝品，但她喜爱它们的造型或者是独特的艺术魅力。她更爱读书、藏书，她的书橱内摆满了古今中外的书籍，有精装《古文观止》、《红楼梦》等，有辞典等工具书，还有不少音乐书籍，也藏有母亲少量的作品，如《明星小传》、《红粉金刚》、《张三李四》、《冤家喜相逢》、《解情结》、《5分钟女性择友指引》、《5分钟两情相悦》等。

更吸引笔者眼球的，是书橱里放着的一张约30×

20 公分的潘柳黛与李小龙的合照，她告诉笔者：“这是我们家最珍贵的纪念品了，是当年李小龙拍《唐山大兄》时拍的。”

接着李某莉把母亲留给她的纪念品，也一一搬了出来，其中有几本照相簿，及一只只有盖子的小口径腰鼓形的白色小瓷罐，比一只茶杯略大一点，精致可爱，上面是彩釉童戏图。她告诉笔者这是她母亲珍藏多年的清代文物。还有彩色水晶花瓶一只，造型优美，色彩艳丽，茉莉兴奋地问我：“你知道潘迪华吗？”我一时愣住了，因为我对香港影视、歌坛明星，实



彩釉小瓷罐，在母亲生前潘迪华赠以潘柳黛女士。

在是知之甚少，接着她说，“那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香港歌星嘛，潘迪华和妈妈很要好，这是她临走时送给我妈妈的。”接着她热情慷慨地将她母亲的部分照片提供给我拍照，因为这些照片和她收藏的物品都很珍贵，所以，我非常高兴。

李某莉又非常热情地将她珍藏多年的父母亲的私章给我拍照，这两枚图章，一直珍藏在黑色牛角的盒子里。她告诉笔者：“这是当年爸爸妈妈在上海结婚时，钱瘦铁为他们刻的，是一对，作为赠送爸爸妈妈的结婚礼品。他们分手后，各人保留一枚。后来爸爸就把他的一枚给了我。”我顿感一惊，因为钱瘦铁可是中国篆刻大名家呀！图章是上等石材，一枚为小篆阴文，“潘柳黛”三个字清晰可见，侧面刻有“瘦铁刻赠”五个小字，也清清楚楚。另一枚是小篆阴文“李延龄”，同样清晰。这时茉莉找来了印泥，因为这也属几十年前的旧货，印泥也已十硬。茉莉见在普通纸上印得不清楚，她又翻箱倒柜找来了已很陈旧的一张宣纸，这样使我获得了极其珍贵的印鉴资料。



钱瘦铁(1897~1967),江苏无锡人,字苑崖,别署华香室主、天地龙泓研斋主、老铁,斋号为天池泓斋、数青峰馆、翦松图,中国画会创始人之一,参加上海题襟馆金石书画会,27岁即赴日本举办个人画展,曾执教上海美专,后为上海中国书画篆刻研究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出版有《钱瘦铁画集》、《钱瘦铁印谱》等。

茉莉谈及父母离异是很公正的,她怀着深深的敬意说:“我爸爸妈妈都是极具有才华的人,他们也彼此欣赏、赞扬对方的才华,爸爸曾说妈妈聪明,是看一本书能写出两本书的人,而妈妈也说爸爸博学。我爸爸是力学家,八十年代他两次到香港大学讲学,一口流利的英语,人家说他是没出过国的洋人,到底是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嘛。我爸兴趣广泛,爱好西洋音乐,能弹一手好钢琴。我自幼受他熏陶,至今只要听到播放西洋音乐,马上即能说出是贝多芬第几交响曲,或是莫扎特还是萧伯纳的第几乐章,连我儿子听我说出乐曲名字,都感到惊异。我爸又爱京剧,他唱老生如《空城计》等。他喜爱文学,是红学的爱好者,当年在武汉家中的饭桌上总是谈《红楼梦》,全家都讨论,我也就是在那时爱上《红楼梦》的,我到香港后还给我爸寄过一套精装本《红楼梦》。”接着她不无感慨地说,“两个有才华的人是搞不到一起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分手那是我爸不对,连我奶奶也说过是爸不对。你知道吗?妈妈在《不了情》中写的《忘不了》主题歌歌词其中有一句‘忘不了,忘不了雨中的散步……’就是写的我爸,因为我爸爸真的喜欢在雨中散步,我小时也曾陪他在雨中散过步。”

2001年10月,潘柳黛去香港时,她的长子蒋友威因为长期驻广州南方航空公司,无法分身回香港照料母亲,而女儿李茉莉恰巧随旅游团去了上海等地,茉莉为未能在香港很好地接待母亲而内疚,谈时眼圈湿润了。李茉莉还告诉我,她母亲过去从墨尔本来香港时就住在这房子里,她随即引导我们参观了潘柳黛曾住过的卧室,立刻,一代才女的形象浮现在眼前,真想不到,潘柳黛离开我们却已经是长长的六个年头了。

李茉莉对我和老伴这对来自墨尔本的她母亲的老友,分外热情,她特意做了维扬口味的八道大菜款待我们,未料她还是一位厨艺不错的能手。从过去多次电

话及这次面谈，我发现她是一位很健谈的人，尤其谈起她的儿女，那种做母亲的骄傲全流露在笑容上。她儿子曾陪她去欧洲旅游，女儿、女婿也极尽孝道，谈起两个小外孙女更是喜上眉梢。显然她现在正陶醉在天伦之乐中。我们近四个小时的交谈，似乎我们已成了很好的朋友。

笔者曾在深圳见到从悉尼回国的潘柳黛幼子蒋友文，尽管我们几年来在电话里曾有过多次交谈，知道他也是一位豪爽、坦诚、极易亲近的人，他小时候喜爱绘画并曾获奖，而母亲未予重视，仍记忆犹新，多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结，但他毕竟也是很敬孝道的儿子，尤其对母亲生病及后事的操办都很周到。由于笔者要匆匆赶回墨尔本，因而未能与潘柳黛长子蒋友威进行面谈，是很大的遗憾，我们只在电话中进行了交谈，他曾一往情深地说：“母亲这一生是很不容易的。”这使笔者想起了一段往事，记得有一年潘柳黛欣喜地告诉笔者，说她大儿友威回墨尔本看望她，并给了她一笔钱，这是儿子的心意，也是对老人的安慰。在我们的交谈中，我深感他也是一位彬彬有礼的中年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老伴移民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记得那是1996年秋天，我们同去BOX HILL老人会，上海老乡李正然在一位老人座位前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潘柳黛女士。”当时我惊奇地问他：“就是当年上海知名的女作家？”老李说：“正是呀！她就是当年名扬上海的四大才女之一！”这时，潘柳黛一面热情地和我们握手打招呼，一面又笑嘻嘻地阻止老李：“别扯远了。”

那时潘柳黛是位个头不高、体态胖胖的古稀老人，满头卷曲的白发，圆圆的脸蛋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清亮透人，鼻梁上架着一副造型别致的老花眼镜（当时她正在看材料），略施淡粉，衣着整齐，紫红小花衬衫外罩一件米色合体的、式样别致的外套，黑色长裤，素雅大方，半时尚的黑色背包搭配得体，却另有格调，仪容端庄，谈吐幽默，温文尔雅，一口正宗京腔，悦耳动听，一个内心从容、外表仪态不凡的潘柳黛依旧光彩照人，第一次见面笔者心中平添了由衷的敬意。

但由于我曾读过一些张爱玲传记，其中有的作家在著作中提及潘柳黛妒忌张爱玲，我无法排除这些作家给予我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尽管我初次和潘柳黛见面时，她的亲和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仍然不愿意多接近她，更何况我本身有个毛病，从来不喜欢攀名人呢！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她虽同在一个老人会，但接触并不多。再由于老人会内广东人居多，有时我也难



得去参加活动。

后来在一次无意的闲谈中慢慢地知道潘柳黛曾在南京工作、生活过，她是离开北京先到南京工作，然后赴日本再去上海的，而我又恰恰是家在上海，然后到南京读书直到在南京工作、成家的，一种浓浓的乡情和同为移居海外的炎黄子孙的情结，和她对祖国深深的眷恋把我们慢慢拉近了。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她曾回国探亲，目睹几十年来国内的变化，她感慨万千。她怀念那些她熟悉且热爱的地方，谈起南京的中山陵、明孝陵、夫子庙、新街口、鼓楼滔滔不绝，甚至不让你插话；谈起在南京初步社会的艰辛和步入新闻媒体时的欢乐，她对自己的初战告捷、成果斐然也充满自豪。当谈起上海的城隍庙、里弄、风情、小吃和上海俚语，她似能把你带回那一片园地；谈在《平报》等小报的记者生涯和创作的甘苦，她津津乐道，使笔者感同身受。用京片子谈她的见解、喜爱，也能让你引起遐思、共鸣。她告诉笔者在南京的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住在鼓楼，而笔者的南京住地则靠近鼓楼；她说她在上海曾住在威海卫路的成都路口，恰巧我家也曾住在成都路，后迁往极司菲尔路（现名万航渡路）中行别业的。她从老李那里知道我曾在南京的中学工作三十多年，她也会和我攀谈她当年在师范的教书心得。就这样我和她越谈越亲近了，最终成了好友。

她给人的感觉像北方的秋天，透着一种清爽、明亮，说话的语气和笑声都没有一般女人的矫情。我这才发现她是一位随和、豪爽、坦诚、健谈且具高深阅历、知识渊博的老人，她长我10岁，我视她为前辈、大姐，一位令人敬重的女作家。我这时深深感到自己心底里对她那种误解的愧疚。这才发现那些作者，在写张爱玲的书中对潘柳黛的贬义，是不公正的。

后来我们常常小聚，有时饮茶^①轮流请客，实为AA制，有时相约在她公寓，有时去海边，借此机会聊聊天。天南地北谈山海经，有时谈电影，曾断断续续听她谈过北京的老家，她小时的调皮及读书、教书、在南京谋生及不幸的婚姻，甚至谈到在墨尔本有个朋友曾向她借钱，多年未归还，这使她很伤心等。

①笔者注：中餐，一壶茶，加上广式的各色小点心。



在她家里我阅读过她的少量散文、剧本，又阅读过她女儿从香港寄来的她的作品的影印本，《如花美眷》、《红尘泪》等多篇小说，及她向我推荐的她的朋友易文及陈蝶衣等的作品。我还获得潘柳黛赠送的一些专栏剪报，《妇人之言》、《花花世界》等，上面有她亲笔用黑色笔、绿色笔、红色笔画的叉叉，及写着“东”、“新”、“真”的字样，显然是指发表的那一家报纸，同时还注明年、月、日，说明了她的细心，那些发黄变脆的、保留了三十多年的剪报，如今成了我思念她的唯一的纪念品了。

每当我出于好奇，询问她辉煌过去及作品时，她又总是谦和地淡淡一笑，说：“没啥成就。”后来经过我多次要求，她允诺与我聊聊她过去的故事，但必须等她从香港探亲回来。记得那次约定，是2001年8月底的一个下午，在她的公寓里。

10月是澳洲旅游的黄金季节，潘柳黛同BOX HILL老人会会长陈宁夫妇一同乘飞机去了香港。我企盼她早日归来，等待她能细说她的创作生涯和 life 故事，重现历史回流的时刻。

不幸的是，2001年11月6日，潘柳黛逝世的噩耗刊登在澳洲《星岛日报》上，摊在我们面前，我顿感惊愕，呆呆地站在报纸前，曾怀疑是不是同名同姓？曾怀疑是否在梦中？……然而白纸黑字，每个字都那么清晰，潘柳黛确实走了，永远地走了……我久久浸沉在悲恸之中。不仅因为从此失去了一位老友，也使我失去了聆听她详细叙述家世和更多故事的良机。更遗憾的是多年交往竟连相机也没带上，否则也会留下许多我们会面、聚餐、游玩的宝贵的画面，究其根源是我的疏忽，几乎忘却她是位不寻常的著名的上海四大才女之一，还因为我们是一群老人，对拍照等事已无多大兴趣，所以，当年那么多活动谁也没带相机，如今想来真感到莫大的遗憾了。

之后，每当我路过潘柳黛曾住过的那所公寓，似又想起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出现在公寓门前送别我们的情景，难忘她在这所公寓聊天时那爽朗的笑声和幽默的京片子，难忘她搓麻将每每输后那沮丧的表情……

每当我去BOX HILL购物中心购物时，只见一切景物依旧，却永远地消失了

潘柳黛的踪影，在这购物中心留下了她十二个春秋的无数足迹。她给朋友留下的思念真是绵绵无绝期呀！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竟然也曾幻想有个天国，有个极乐世界。我虔诚地希望潘柳黛能在她的基督教的那个极乐世界里享受那份欢乐！

回顾往事，缅怀故人，深深地感到潘柳黛留给人们的最后印象是：亲切、随和、率真、超脱。她是当年上海四大才女中最长寿的一位，也是最幸福的一位。

生平著作年表

1920 年	12 月 2 日出生于北平市(今北京市)东城区一个殷实的旗人后商家庭。
1934 年 14 岁	随父去上海,在某女子中学读书。
1935 年 15 岁	考取河北省高级女子师范学校
1936 年 16 岁	处女作小小说《中秋》刊于北平《北京新报》
1938 年 7 月 18 岁	河北省高级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9 月	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
1939 年 19 岁	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肄业
7 月	后任河北宝坻县立小学教员
1940 年 2 月 20 岁	河北顺德简易师范任国文教员;同年秋赴南京谋职。
11 月	南京《京报》见习记者、记者。
11 月 25 日	《年轻的妾》载《京报》。
30 日	《电车》载《京报》副刊。
12 月 15 日	《桃花江在南京,长毛大衣染坡肩》载《京报》副刊
18 日	《九十年来了鲍颂生之趣味》载《京报》
19 日	《杂碎》载南京《京报》副刊
1941 年 21 岁	南京《京报》记者、编辑
2 月 4 日	《徘徊在庙前的报章们》载《京报》副刊。
5 日	《舞女生活——一篇总账》载《京报》副刊。
7 日	《简》载《京报》副刊
10 日	《创设在一百前的南京的一家老菜馆》载《京报》副刊。
15 日	《老太太的哲学》载《京报》副刊
18 日	《菜市杂写》载《京报》副刊。
3 月 2 日	《你走后》载《京报》副刊。
8 日	《小赵》载《京报》。
12 日	《娶个乡下姑娘》载《京报》。

18日	《年轻人不能太荒唐》载《京报》。
19日	《痛改前非跪在父母面前》载《京报》。
20日	《一个年轻的女人薄命花与顾兰君》载《京报》副刊。
26日	《充实自己,只当一场春梦》载《京报》。
4月9日	《向陌生男子一笑,绝不是良家妇女》载《京报》。
10日	《生活高压下小学徒的悲哀》载《京报》。
25日	《一颗暗淡了的明星,夏佩珍来京献艺》载《京报》副刊。
30日	《不满足于现实生活》载《京报》。
5月4日	《写给一般父母》载《京报》。
7日	《为了受不妨入赘》载《京报》。
9日	《铜琶铁板大江东,北平书场玩意多》载《京报》副刊。
14日	《朝秦暮楚,是最大的错误》载《京报》。
15日	《夫妻间不是权利义务问题》载《京报》。
1942年22岁	东渡日本,任大阪《每日新闻》的《华文每日报》文艺副刊助理编辑 年末任上海《华文每日报》记者,短暂时间,停刊离去,之后失业。
1943年23岁	上海《平报》记者、编辑
1月	《我家》载南京《人间味》杂志创刊号。
2月1日	《前年》载《人间味》杂志2月号。
3月1日	《海风》载《人间味》杂志3月号。
21日	《穷》载上海《海报》。
4月4日	《我与白玉薇》在《平报》连载两天。
16日	《流云》(诗)载《平报》。
17日	《文化人的镜子》,《平报》连载两天。 《黑瞳》载上海《杂志》第10卷第1期。
29日	《天堂里的紫色绘卷、“风化区”漫步》在《平报》连载两天
30日	《在我心上》(诗)载《平报·新入地》副刊。
5月17日	《一朵褪了色的牡丹!访“半老佳人”荀慧生》载《平报》。
21日	《低诉》(诗)载《平报》
30日	《木、是、草》载《平报》
6月2日	《杂谈顾兰君的演技》载《平报》。
3日	《梦见母亲》载《平报》。

6月14日	《“吴苑”风光》载《海报》。
15日	《坐车子的烦恼》载《海报》。
18日	《认错了苏州的秋海棠》载《海报》。
28日	《救灾恤难,漫画家当仁不让》载上海《平报》。
7月4日	《无弦、琴》载《平报》。
10日	《闲话一句》载《平报》。
16日	《黯然篇:怀念北归的白玉薇》,《海报》连载三天。
24日	《夏夜风》载《平报》。
27日	《生活压迫下的哀号,江栋良卖画!》载《平报》。
9月30日	《搜肠集》一书,载《平报》广告。
1943年	上海《文友》半月刊记者、编辑,后转《海报》任编辑。
8月	《写在清乡两周年》载《文友》。
1944年24岁	上海《海报》记者、编辑。
1月	《离恋之歌》载上海《春秋》杂志第1卷第5期。
3月16日	参加上海新中国报社举办的女作家座谈会。
4月	《无题》(诗)载南京《作家》季刊。 《昨日之恋》载上海《大众》杂志第6号。 《站在街头》(长诗)载上海《语林》第1卷第4期。
7月4日	《风言风语》专栏《海报》连载四十五天。
9月21日	《家书》载《海报》。
10月9日	《醉酒》载《海报》。
20日	《魅恋》在上海《力报》连载四十六天。
11月	《秋兴集》载《大众》杂志第9号。
12月24日	《从上海到蚌埠》在《海报》连载八天。
1945年25岁	继任《海报》编辑。
1月	在上海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李延龄结婚,育一女李茉莉,后离异。 《我结婚了》载上海《语林》第1卷第2期。 《洞房私语》、《雨》、《酒》载《语林》第1卷第3期。
4月	参加新中国报社在华懋饭店举办的上海女作家为欢迎朝鲜女舞蹈家崔承喜的会酌,参加者除潘柳黛外尚有张爱玲和关露等。
5月15日	《春从我家起》在上海《海报》连载四天。
5月	《站在街头》(长诗)载《语林》第1卷第4期。

6月30日	《何以报》载《海报》。
7月4日	《需要着友情的抚慰》载《海报》。
1946年26岁	上海《新夜报》的《夜明珠》副刊主编;她曾向苏青约稿。 苏青的《月下独白》及小说《九重锦》在《夜明珠》连载;同时期她和苏青同时受聘于汪尹蔚恢复的抗战前的《女声》杂志,为特约记者。
5月12日	《恋》载《新夜报》的《夜明珠》副刊,连载十六天(未完)
1947年27岁	继续在上海《新夜报》的《夜明珠》副刊任主编。
1948年28岁	上海《上海月报》编辑
5月	《退職夫人自传》(十五万字的代表作),上海新奇出版社出版,与被誉为“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经典”的苏青名作《结婚十年》堪称“双璧”。
12月	《小姨》载《上海月刊》创刊号。
1949年29岁	继任《上海月刊》编辑。
1950年30岁	孤身赴香港
1952年32岁	在香港与蒋孝忠结婚 后育二子:蒋友威、蒋友文(艺名蒋金)。曾与夫群赴台湾探亲并游览 《明星小传》由香港新奇出版社出版 《妇人之言》由香港时代出版社出版 《一个女人的遭遇》由澳门园园出版社出版。
1953年1月 33岁	《歌女红菱艳》(电影剧本)由香港新华影业公司、邵氏影业公司及新加坡万里影业公司制片出品上映。 《明星小传》由香港时代出版社再版 《退職夫人自传》由新奇出版社再版
6月	《无冕皇后》(原著:《女记者》,别名:《生死恋》)由香港闽江影业公司制片出品,分别在台湾和香港上映。
8月	《怨女情痴》(电影剧本)由香港万里影业公司出品,分别在新加坡和香港上映。 为电影《恋歌》的主题歌《到我梦中》作词(梁乐音作曲,张伊雯主唱)。 为电影《碧血黄花》的插曲《你已改变》作词(王福龄作曲,刘琦主唱)。 为电影《百花齐放》的主题歌《青春的爱》作词(莫然作曲,张伊雯主唱)。 以及为插曲《似水流年》作词(莫然作曲,柔云主唱)。
1954年34岁	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出版公司编辑
1955年35岁	在香港亚洲影业公司做宣传工作。
1956年36岁	以亚洲影业公司发言人、经理人的身份,同影星刘琦赴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宣传由刘琦主演的电影《半下流社会》及歌舞演出,长达三个月。在沙劳越电台演讲妇女问题

2月	《刘琦这一个女人》载香港《亚洲画报》第34期。
6月	《刘琦轰动马来亚》载《亚洲画报》第38期。
11月	《南游记》载香港《亚洲电影》第43期,连载4期。
12月	《记上海几位女作家》载香港《上海日报》12月12日至27日,连载。 后《太太月报》第3,4期刊登《记上海几位女作家·记张爱玲》,1957年香港《南北极》第58期再转载。
1957年37岁	《路柳墙花》(中篇小说),由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公司出版。
4月	在电影《满庭芳》中做客串演员。
8月	在电影《春色无边》中做客串演员,并为插曲《有情意》作词(丁福龄作曲),以及为《春色恼人》作词(李义之选曲)。
1958年38岁	香港《环球电影》画报督印人。 《陌生的新娘》(中篇小说)由香港虹霓出版社出版。 在电影《风流冤家》中做客串演员。
1月	《剔银灯》载香港《环球电影》第1期。
4月	《君子好逑》(大明星小银幕)编导。
5月	《学贯中西的银坛才女——秦羽》载第5期。 《伉俪情深》(大明星小银幕)编导。
6月	《林黛在美国》、《麦玲来去匆匆》:为《钉梢的故事》编文,丁冈图,载第6期。
7月	《朱纓红离星动》:为《牛仔与飞女》编文,丁冈图;为《工兼的家庭生活》编文,陈浩然图,载第7期。
8月	《香港捧红了张仲文》载第8期。
10月	《黄曼这个人》载第10期。
1959年39岁	香港《南国电影》杂志编辑(属邵氏兄弟影业公司)。 《儿女情》(中篇小说)由香港虹霓出版社出版。 《冷暖人间》(电影剧本)由香港太平洋影业公司制片出品上映。
10月	《庄雪芳谈发型》、《我所认识的乐蒂》、《乐蒂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载《南国电影》第20期。
12月	《林黛畅游黄金国归来》载第22期。
1960年4月40岁	《路灯下的女人》(短篇小说)载《南国电影》第26期。
5月	《张仲文是怎样一个人?》载第27期。

10月	《从皇帝到大盗的赵雷》载第33期。
1961年1月 41岁	《芳邻》(短篇小说)载《南国电影》第35期。
2月	《陈厚说:我爱南洋》载第36期。
5月	《杜娟的一变再变》载第39期。
9月	《和李丽华一席谈》,《顾媚是怎样一个人》载第43期。
10月	《遭遇》(短篇小说)载第44期。
11月	《访问天王巨星李丽华》载第45期。
12月	《为什么杜娟有一股魅力?》载第46期 《如花美眷》(中篇小说(丁冈插画),原载香港《小说报》第149期,后由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公司出版
1962年42岁	新加坡《南洋商报·妇女》版编辑。
1月	《林黛怎样保护眼睛和皮肤》、《银幕大情人赵雷》,载《南国电影》第47期。
2月	《李香君的中国式美容术》载第48期。
3月	《乐蒂的美容新论》载第49期。
4月	《丁红的肤色特别美》载第50期。
5月	《最会装扮的顾媚》载第51期。
6月	《范丽最迷人的地方》载第52期。
8月	《女人的故事》(短篇小说)载第54期。
9月	《丁宁公开一项秘密》载第55期。 《冤家喜相逢》(中篇小说)原载香港《小说报》第152期,后由虹霓出版社出版。
11月	《红粉金刚》(中篇小说)载《小说报》第158期,后由虹霓出版社出版。
1963年43岁	加入香港中国笔会(会长系著名史学家罗香林)。 丈夫蒋孝忠在香港病故。
9月	《张三李四》(中篇小说,董培新插画)由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出版。
10月	《红半泪》(中篇小说,董培新插画)由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出版。 《真假情人》(电影剧本)由香港环球电影公司出品上映 《一后三王》电影主角之一。
1964年44岁	
6月	《你喜欢凌波吗?》载《南国电影》第76期。
9月	《由凌波谈到方盈》载第79期。

10月	《访“鲤鱼精”李菁》载第80期。 《但愿林黛还活在我们心里》载香港《银河画报》第79期。 《相见不恨晚》(短篇小说)载香港《国际电影》第109期。
1965年45岁	新加坡《南洋商报·妇女》版编辑
2月	《归宿》(短篇小说)载《南国电影》第84期。
4月	《顾媚是怎样一个人》载第86期。
5月	《亚洲影后凌波》载第87期。
1966年46岁	新加坡《南洋商报·妇女》版编辑 当选香港中国笔会理事并任康乐组负责人。
1969年49岁	《胃痛遇仙记》原载香港《快报》，后收入《费子彬文集》。
1970年50岁	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编剧
9月	《焦姣喜欢那一类角色?》载《南国电影》第151期。
11月	《舒佩佩报“大内高手”》载第153期。
12月	《玉女陈依龄》载第154期。
1971年51岁	
2月	《凌波扮什么似什么》载《南国电影》第156期。
3月	《施思潜力惊人》载第157期。
4月	《庐燕的客居生活》、《井莉是女性中的女性》，载第158期。
5月	《妇人之言》专栏，《汪洋天真可爱》载第159期。
1972年52岁	在香港嘉禾影业公司所属《嘉禾电影》杂志做策划兼副总编辑。
4月	《李小龙是何方神圣》、《四海一家》，载《嘉禾电影》创刊号。
5月	《胡金铨：两则笔记》(按语)、《秦萍会复出吗?》，载第2期。
6月	《嘉禾三路大军启行》、《各人头上，一方天，这就是：胡燕妮》、《我爱夏日长》，载第3期。
7月	《徐枫具有魔术感》、《苗可秀的新姿》、《迷人的季节》、《且看猛龙如何过江》，载第4期。
8月	《衣依像雾里的花》、《谁说李行变了?》，载第5期。
9月	《影圈奇迹》、《柯俊雄冷落「李湘」》、《孩子的心情》，载第6期。
10月	《迎春阁：访徐枫》载第7期。
11月	《汪洋最得男人喜欢》载第8期。
12月	《我所认识的乐蒂》载第9期。

1973 年 53 岁	为香港《新报》开辟《花花世界》专栏。 为香港《快报》开辟《妇人之言》专栏。 为香港《东方日报》开辟《你、我、他》专栏及《南宫夫人信箱》 为《港九日报》主编娱乐版。
1 月	《甄珍心事谁晓得》、《茅瑛好事近?》，载《嘉禾电影》特大号。
2 月	《谁说李行变了》载第 8 期。
3 月	《恬妮和她的恋爱》载第 9 期；《迷惑》（电影剧本，与李敬祖合作）由香港尹氏影业公司出品上映。
1974 年 54 岁	继续为《新报》、《快报》、《东方日报》专栏撰稿
6 月	《别了亲人》（电影剧本）由邵氏兄弟影业公司出品上映
1975 年 55 岁	继续为《新报》、《快报》、《东方日报》专栏撰稿
1976 年 56 岁	同上。
1977 年 57 岁	同上。
1978 年 58 岁	同上。
1979 年 59 岁	继续为《东方日报》专栏撰稿。
1980 年 60 岁	《东方日报》设《青春圈》，开辟两个栏目：《你、我、他》和《为君解情结》 （仍以“南宫夫人”署名）。
1981 年 61 岁	同上。
1982 年 62 岁	同上；曾回故里——北京和上海、南京、武汉探亲兼游览数月
2 月	《我要控诉》，香港林马惠贤口述，潘柳黛笔录整理（十万字），香港天声出版社出版
10 月	香港《翡翠周刊》设《翡翠园》，内置潘柳黛负责的《有情世界》专栏 《典型家庭》载《翡翠周刊》创刊号。 《母子夜话》载第 2 期；《何不上床》载第 3 期；《值得赞美》载第 4 期
11 月	《你怎样安排自己》载第 5 期；《爱是独占的》载第 7 期；《何必愁容相对》 载第 8 期；《丈夫何故变心》载第 9 期；《太太是别人的好》载第 10 期。
12 月	《旗袍颂》载第 11 期；《且谈接吻》载第 12 期；《男人的烟酒味》载第 13 期；《为何怕老婆》载第 14 期。
1983 年 63 岁	继续为《东方日报》和《翡翠周刊》专栏供稿
1 月	《谁打来的电话》载第 15 期；《太太八喊》载第 16 期；《看午夜场》载第 17 期；《丈夫的烟酒味》载第 18 期；《大麦的年龄》载第 19 期

2月	《我喜欢散步》载第20期;《女人的魅力》载第21期;《一家之主》载第22期;《代沟》载第23期。
3月	《多说不如少说》载第24期;《谁嫁给他?》载第25期;《吃醋》载第26期;《太太为何不乐》载第27期;《女人与数目字》载第28期
4月	《你是妒妇吗?》载第29期;《别和丈夫吵架》载第30期;《你有时哭吗?》载第31期;《爱美》载第32期
5月	《珍珠》载第33期;《女人与笑》载第35期;《被男人追求时》载第36期;《日谈老太少妻》载第37期;《太太们闲谈》载第38期。
6月	《一手好菜》载第39期;《药补不如食补》载第40期
12月	《替男人想想》载第63期;《太太的生日》载第64期
1984年64岁	继续为《东方日报》、《翡翠周刊》专栏撰稿;一月后《翡翠周刊》停刊。
1月	《是谁骗了谁了》载第65期;《噩梦》载第67期;《自私的动物》载第68期
1985年65岁	继续为《东方日报》专栏撰稿
1986年66岁	《东方日报》改版,设《潘柳黛看世界》专栏
1987年67岁	同上。
1988年68岁	在儿子蒋友威、蒋友文的陪同下,移民澳大利亚墨尔本。
1989年69岁	开始整理修改过去部分作品并潜心编撰新著作。
1990年70岁	同上。
1991年71岁	同上。
1992年72岁	在墨尔本完成《5分钟女性择友指引》和《5分钟两情相悦要诀》(均十八万字,插图:野人)。
4月	以上两书由香港万里机构、得利书局出版,在香港发行
7月	《解情结》由香港环球出版社出版,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发行
1997年77岁	《父亲颂》(诗)载墨尔本 Bvrwood 区华人长老会生命堂刊物
1999年79岁	成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老人福利指南》封面人物。
2001年81岁	10月3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利物浦医院谢世

参 考 书 目

【报刊】

南京《京报》:1940年~1941年。

南京《人间味》杂志:1943年。

南京《作家》季刊:1944年。

上海《平报》:1943年。

上海《海报》:1944年~1945年。

上海《力报》:1944年~1945年。

上海《新夜报》:1946年。

上海《铁报》:1945年5月。

上海《东方日报》:1944年。

上海《杂志》杂志:1944年~1945年。

上海《语林》杂志:1944年~1945年。

香港《华侨日报》:1973年。

香港《东方日报》:1973年~1986年。

香港《快报》:1973年~1978年。

香港《新报》:1973年~1978年。

香港《翡翠周刊》:1982年~1984年。

香港《大成杂志》:1987年。

香港《东周刊》:2001年11月。

香港《南北极》杂志:1975年2月。

香港《亚洲画报》:1956年~1957年。

香港《南国电影》杂志:1961年~1962年。

香港《环球电影》杂志:1958年。

香港《嘉禾电影》杂志:1971年~1974年。

香港《银河画报》:1958年~1964年。

香港《国际电影》:1962年。

澳大利亚《星岛日报》:2001年。

【书籍】

潘柳黛:《退職夫人自传》,2003年,新世纪出版社。

潘柳黛:《明星小传》,1953年,香港时代出版社。

潘柳黛:《妇人之言》,1953年。

潘柳黛:《5分钟女性择友指引》,1992年,香港万里机构、得利书局。

潘柳黛:《5分钟两情相悦要诀》,同上。

祝春亭、祝敏娟:《邵逸夫传》,200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艾以:《电影大王——张善琨》,2007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1988年,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杨嘉右:《上海老房子的故事》,2006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卓影:《民国上海妇女之生活》,2004年1月,古吴轩出版社。

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2005年10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200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唐文标:《张爱玲研究》,台北远景出版社。

郑逸梅:《文苑花絮》,2005年7月,中华书局。

郑逸梅:《近代名人丛话》,2005年7月,中华书局。

程思远:《李宗仁晚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钟文娟:《捕蝶·香港名家散文集》,1982年,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

宋小荷:《香港女作家风采》,1986年1月,香港奔马出版社。

喻大翔:《台港散文选真》,1989年3月,武汉出版社。

于逢春、胡跃华:《港澳台散文精品》,春风出版社。



后 记

我满怀着对潘柳黛的敬意,饱含着对这位大姐的思念之情,根据平时了解的点点滴滴写了多篇追思她的文章,先后发表在澳大利亚的《星岛日报》、《华人日报》及《汉声杂志》上,另在大陆的《新文学史料》和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均简略地介绍过她。2005年1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坛四才女——关露、潘柳黛、苏青、张爱玲的凄美人生》,以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历史的履痕》(与郭存孝合著),在这两本书中都简要地介绍了潘柳黛的生平和成就,以寄托哀思。但是又深深地感到我的作品只是冰山一角,尚不能概括她长达六十年的多姿多彩的创作生涯的全貌。

由于时空跨越了七十个年头,有些资料已经散失,有些仍在尘封中,因此我决定利用余热,沿着潘柳黛生前的主要足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在中国南京、上海、香港等地寻觅她散落在人间的作品。终于使尘封已久的她当年任记者时的采访报道,及其创作的小说、散文、新诗和歌词以及电影剧作等资料被发掘出来,有幸地得以让一个真实的新文艺作家和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家潘柳黛回归社会,从而填补了一段历史的空白。

潘柳黛从1936年16岁在北京上中学时,为世人留下她的获奖处女作《赏月》为起点,到1997年77岁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留下她的宗教诗《父亲颂》的封笔之作,在这漫长的六十一个春秋里,她笔耕不辍,在新闻媒体、新文学和电影事业及社会学领域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为此,我在书中引用了不少潘柳黛在不同时期各种体裁的佳作,旨在让读者从原汁原味中了解她的人生观、婚恋观及其女性主义的本质。

最后要说的话,我首先要感谢潘柳黛的女儿李茉莉,儿子蒋友威、蒋友文的支持和帮助,承蒙他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照片;感谢我的侄女吕邦慧为我寻觅

了许多尘封的资料；感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英语学院侯敏跃教授在百忙中为我查找资料；同时感谢我的老伴郭存孝研究员的支持和帮助。

限于水准、限于时间，尚有一些已知的潘柳黛作品，如1944年在上海时所写杂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1945年所著之《搜肠集》，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时的已刊作《路柳墙花》等，均未能寻到，我当须继续努力。本书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周文傑

2009年3月于墨尔本

